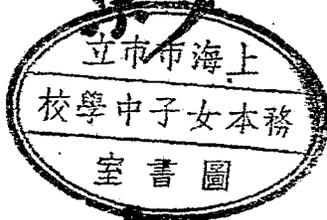


范興榮編著

啖

影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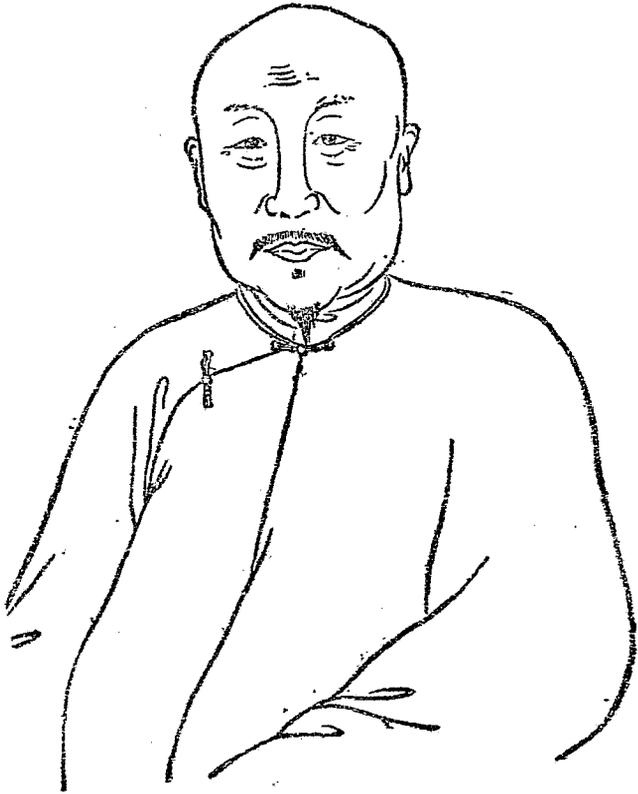
正中書局印行



817.27

538.5

2



盤縣范先生像



3 1761 2154 3

稗官小說，防自虞初，張平子曾言之，在兩漢祇資譚柄，蔡中郎之嘗論衡是也。六朝新語，特取雋妙。唐代叢書，間存諷誡，卽纖豔處亦不入側媚，以去東京未遠耳。後惟坡仙志林脫去，叮咛加以恢張，於此道大開生面。蒲留仙出世逸才，積平生蘊蘊，一於志異發之，歎觀止矣。啖影四卷，兼坡仙留仙之長，蘊藉處復不讓六朝唐人。余於鄂渚旅次，得觀全豹，可與濟諧述異諸書，後先輝映。特是天地雖大，不能莽空中之核，集名啖影何也。江文通曰：娥媚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故有形卽有影。日月不能離影而爲升恆，山河不能離影而爲流峙；鳥獸不能離影而爲飛走，草木不能離影而爲榮枯。天地一影也，古今一影也，人物一影也，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一而二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二而一也。有啖之者，而虛者實；微者彰，炳炳烺烺，轉得不朽。然則是集也，卽以影傳可也。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上浣，江右賞音子拜題。

啖影自誌

或曰，影可啖乎？夫影烏得而啖之耶？立竿乃見，在忽離忽合之間，引鏡而窺，超忘象忘言之表，三李白，百東坡，是一是二，春海雲，秋月，孰昂孰低，蟻蝨橫空，五色隨日光遠近，琉璃拍岸，千帆共雪浪沈浮，皆非託陰而求，要難走衢而避也。乃爾力不量，列子託夸父之追，汝行無端，蒙莊設罔兩之間，厥脈乎梅魂無倚，栩栩然蝶夢欲仙。三界本來空，空又空者，鏡中西子，大千皆是幻，幻之幻者，燈外如來。水閣朝開，天上舟行一一，松牕夜敞，花時徑踏三三。雖索隱者半類捕風，豈療飢者真同書餅。賤子有心鑑古，無術逃空。鴻爪寄竹樓，恍亦壁飛來眼底。馬蹄經蓬島，覺陳海猶在袖中。辭賦歸來，三一溪深漸翠里，書成委巷，齊東語妄擬虞初。談塗狐之禪，焚狐曾噬九尾。續無鬼之論，載鬼仍盈一車。燈火映樓臺，顧虎頭神傳阿堵。雲霞蒸寶蓋，吳道子力注圓光。見見聞聞，蒼龍飛墨池之雨。虛虛實實，丹鳳啄管城之花。然則形固不能滅也，影又奚不可啖哉？嗟乎！杯隱蛇而疑團孰破，屏舞鶴而幻相誰憐。瞻海氣兮百重，仰天光兮一線。學若食雞兮，必食其跖，識同相馬兮，詎相其皮。獨狗泥龍，覬茲小道。塗羹塵飯，具有文章。案撫瑤琴，未必絃中無切響，盤留諫果，敢云味外有餘甘。道光丙午冬日，三一溪漁人題。

重刻啖影集序

余弱而好弄，居鄉里時，搜集前人小說，讀之殆徧。及得三一溪漁人著啖影集，認爲宦仙聊齋以外，當以此爲巨擘。今歲七月，自渝歸省，詢及是集，家大人乃出所藏見示。復讀一過，並訪悉其生平，益嘆其人與書殊有不可減磨者在也。著者姓范氏，諱興榮，號仲華；三一溪漁人，其別字也。生而聰慧，十五游庠，十九領鄉薦。歷宰劇邑，以循良著稱。歸田後，肆力鉛槧，著有環溪詩集、僻字便覽等，均未刊，刊者僅是彙耳。其甄采大旨，見蔣梅篴先生序，不贅。余獨喜其紀述處，時出以妥貼排纂之筆，繪影繪聲，呼之欲出。卽以文字論，已屬能品。況以卅年從政，深知撫字之難，所謂有心見功，適足致過，小說也，而通於治理矣。其他卽事寓言，尤多見道語，非學養兼到者不辦，未可僅以才人之作目之也。余維盤邑僻在西陲，人文不逮中原遠甚，而是集之著，殊無愧於作者之林。夫搜羅撰著，藉以闡揚文化，固不必以現代作品爲限，但使有裨風教者，卽遠之數十年可也。且亦不必以鴻編巨帙爲限，但使無悖宏旨者，卽下而齊諧楚些，亦無不可也。是集命意取材，雖尙不脫前人小說窠臼，然思想隨時代進展，固

不能以現代思潮，遠望諸數十年前之人物。故余以爲是集既自有其真價值，而流傳至今，在吾鄉已僅有存者，恐久將散佚以盡也，因爲之校閱一過，再付剞劂，藉以彰鄉先正之手迹。家大人亦笑頷之。因述其顛末如此。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蘇縣張道藩謹序

張子道藩檢得其家藏舊本張氏影集者以示梅。俾校閱一過並抒其意見。卷首自題曰宛溫三一溪漁人著。宛溫者盤縣之古名。張子之鄉國也。漁人之自隱其名。蓋我國舊習。以小說爲非雅言。作者多不欲示真姓名。故今亦不復詳考也。書凡四卷。皆誌異聞軼事。屬筆記小說之部。古書之今猶存者。唯干寶搜神。任昉述異。至唐而後。冠裳玉帛。盛極一時。宋元明清。踵武不一。其尤膾炙人口者。莫若蒲留仙之聊齋誌異。所記雖多狐鬼不軌於正。然其文詞雅贍。駸駸乎由班馬以上。窺左國。時時神似焉。今漁人之書。大體仿蒲。而其甄采之旨。蓋有二端。一則實有其事。且足以勸善懲惡者。則濛濛事書之。以佐教化。一則寓言無實。則揚芬摘藻。極逞其文筆之妍。如是已矣。至於文體。蓋駢優於散。得宋人四六之長。格雖不高。而無害其爲才人能事也。鑒見如是。未審張子以爲然乎。舊版不存。張子擬斥資重印。以廣其傳。表章鄉先正之盛心。雅足尙也。又書中每篇綴有賞音子之短評。簡而有味。當仍存之。

民國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宣興蔣梅笙識

蔣丈梅笙。蜚聲文壇。歷任各大學任教。一時能文之士。多從之遊。所爲詩文。清微淡遠。一如其人。今年且七十有二矣。以衰病。故不常握管。本年九月。余自盤返滬。攜鄉先正三一溪漁人著張氏影集。擬

爲重梓，乞丈爲之，以張之。丈既嘉其書爲可傳，又重遠余請，因勉爲之序。脫稿未久，乃於日遠歸道山，此篇竟成絕筆。既付梓，謹書數語以誌哀感。

張道藩敬誌

盤縣范先生傳

張家鳳

先生諱興榮，字仲華，一號向村，別署三一溪漁人，貴州盤縣人也。先世務農，實有明德。父美基，以敦厚聞於鄉黨。母羅太夫人，處士羅公燦雲之女，弼成家道，以作母儀。先生誕於清乾隆五十一年，有兄弟四人，俱讀書為儒。先生少而穎悟，年十五與兄伯腕同遊泮水。越四年，領鄉薦。年裁弱冠，才華秀發，州里榮異，播為美談。既而屢上公車，慳於一第，遂以大挑謁選，除山東文登縣令。旋丁父艱，歸里服闋。復以縣令銓分湖北省，歷宰黃梅、通城、黃岡數縣，循績懋著，民間有神明之頌。大吏登為上考，薦升武昌同知，兼權江夏縣事。江夏為省會首邑，夙稱繁難，境內江隄數百里，並由邑令任責。其後竟以隄工罪誤去職，遂賦歸田。時羅太夫人康強在堂，兄弟無恙，一門之內，惟孝惟友，雍雍焉，怡怡焉。先生頤而樂之，至是無意出仕。惟以邑中文風未振，因主講鳳山書院，提命後生，不厭不倦。且設文會，定時校課，集多士饗盛饌，試以經藝詩文，錄其佳作刊版傳布，題曰望益文課。士之有志進修者，靡不奮發勵學，以與選為榮。成材甚衆，書院盛譽，恆為遠近稱道。盤縣以邊徼之遠，處叢山之中，庠序孔與，悅學慕

化，實先生有以啓導之。邑中故有孔廟，殿宇頽敗，有司緇於公帑，延未興修。先生之兄伯璣，慨然集資，躬任改建。比先生歸里，益力助其成，且移私宅之鳳眼石照壁，石桌，石甕以充觀飾。復捐穀數十石，歲濟祀典之費。他如文昌宮，南台山考棚，迎恩石橋，太平石橋，皆曾捐資修葺。其嘉惠遺澤之在鄉里者，盤縣父老尙有能傳述者焉。先生仕宦多年，僅載書數百種以歸，構小樓貯之，顏曰「今是樓」。晨夕披覽，益肆力爲詩古文辭。舊著環溪草堂時文，爲治帖括者津逮針度。又有環溪草堂詩集及僻字便覽未梓。僅刊映影集及環溪草堂文集。先生以道光二十八年卒，春秋六十二歲。子孫世濟其美，書香未替。今距先生之歿時已九十五年，盤之人士緬惟鄉里之文化，廼所謂先民之清芬，焉可無述。傳稱「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先生者，其庶足當之也。至其在官政績，弗可得詳，故不備論云。

贊曰：盤山鬱紆，篤毓人文。正風勸學，導夫先民。爵祿匪悅，孝友是敦。良史有作，德音猶存。

目次

卷一

跳神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相思國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月宮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劉小黑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歌館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大石榴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石三官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黃耀采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客鬼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目

次

一

狗咬雷 一八

邵二姑 二〇

白先生 二三

秃尾龍 二五

夢神 二六

豕異 二七

鄆陵公子 二八

張吳氏 三〇

卷 二

分床太史 三一

于復禮 三六

沙跡 三七

異人	：	：	：	：	：	：	：	：	：	：	：	：	：	：	：	：	：	：	三 八
雙美	：	：	：	：	：	：	：	：	：	：	：	：	：	：	：	：	：	：	四
異足	：	：	：	：	：	：	：	：	：	：	：	：	：	：	：	：	：	：	四 一
異眼	：	：	：	：	：	：	：	：	：	：	：	：	：	：	：	：	：	：	四 一
籬萊漁人	：	：	：	：	：	：	：	：	：	：	：	：	：	：	：	：	：	：	四 二
妖人花氏	：	：	：	：	：	：	：	：	：	：	：	：	：	：	：	：	：	：	四 三
入蠶生	：	：	：	：	：	：	：	：	：	：	：	：	：	：	：	：	：	：	四 四
褚仙	：	：	：	：	：	：	：	：	：	：	：	：	：	：	：	：	：	：	四 七
化鶴叟	：	：	：	：	：	：	：	：	：	：	：	：	：	：	：	：	：	：	四 八
赤壁雅鬼	：	：	：	：	：	：	：	：	：	：	：	：	：	：	：	：	：	：	五 〇
秋宵蟲夢	：	：	：	：	：	：	：	：	：	：	：	：	：	：	：	：	：	：	五 一
盲盲綠	：	：	：	：	：	：	：	：	：	：	：	：	：	：	：	：	：	：	五 二
宋鐵頭	：	：	：	：	：	：	：	：	：	：	：	：	：	：	：	：	：	：	五 四

目

次

三

江勝 …… 五五

保孤義犬 …… 五六

孫巫 …… 五八

米卜 …… 五九

好人歌 …… 六〇

卷 三

鬼廢三事 …… 六三

杜履祥 …… 六五

游琴菴 …… 六七

權穢子 …… 六九

馬和尙 …… 七〇

小洞天 …… 七二

三士辨難	：	：	：	：	：	：	：	：	：	：	：	：	：	：	：	：	：	：	：	九一
龍宮圖考	：	：	：	：	：	：	：	：	：	：	：	：	：	：	：	：	：	：	：	八七
海市	：	：	：	：	：	：	：	：	：	：	：	：	：	：	：	：	：	：	：	八六
官石秋	：	：	：	：	：	：	：	：	：	：	：	：	：	：	：	：	：	：	：	八四
令狐超	：	：	：	：	：	：	：	：	：	：	：	：	：	：	：	：	：	：	：	八三
夏雲峯	：	：	：	：	：	：	：	：	：	：	：	：	：	：	：	：	：	：	：	八一
董和尚	：	：	：	：	：	：	：	：	：	：	：	：	：	：	：	：	：	：	：	七九
邈邈道人	：	：	：	：	：	：	：	：	：	：	：	：	：	：	：	：	：	：	：	七八
今是愁	：	：	：	：	：	：	：	：	：	：	：	：	：	：	：	：	：	：	：	七六
秦鏡圖	：	：	：	：	：	：	：	：	：	：	：	：	：	：	：	：	：	：	：	七五
糜壽圖	：	：	：	：	：	：	：	：	：	：	：	：	：	：	：	：	：	：	：	七三

卷四

目次 五

卷一

跳神



甲申冬，余旅食單懷，悶聊齊至「跳神」一則，嘆其淋漓盡致，聲態俱有。因憶吾鄉此風尤甚，始猶市井爲之，暨至今，雖詩書門第亦有行之者。其俗每冬十二月，延巫者十餘人於家，總謂之「慶神」。張燈懸彩，換舊符焉。巫者以藍布代冠，以紅布代帶，所以成一家也。其深之乎巫者，年雖稚，亦謂之老端公；其淺之乎巫者，年雖老，亦謂之小端公。所奉神祇，有稱元帥者，有稱將軍者，有稱仙娘者，均不可考。遊巫者則能詳其姓氏里居，並修行悟道之跡。祭品則羊一、豕一、鷄、魚、餅，悉取諸豐。每神前布斗一，升一，斗實以穀，升實以米。穀謂之插香穀，米謂之插香米。裹錢百枚，加之升斗之上，謂之「利市」。陳設既畢，老巫以紙錢一握，簪其首，先揖主翁，次揖賓客，次揖諸弟子，然後擊鑼環單面鼓，搖鈴登場。鼓淵淵，鑼闐闐，身曲折如楊柳颯風，頭動搖似花枝弄影。獅蹲虎拜，恭謁四方，謂之「淨壇」。既而縱

聲高唱，節短音長。溯源流則支分派別，弔古昔則室邇人遙。一切仙佛，按圖呼告，謂之「請神」。十里之內，扶老攜幼，貿貿然來。男女聚觀，門牆如堵。謂之「瞧神」。最可觀者，削長竿三丈許，製綠色紙斗於頂，或紅旗，或黃旗，或青白旗，相間棚列，絡繹成采，謂之「標」。先於門外空闊處，供五方神，如青帝赤帝之類。一巫執竿前導，衆巫擊鼓隨之。其徐也相與俱徐，其急也相與俱急。五花八門，作諸變態。好事者燃爆竹隨其後，巫者任其擲掄而步武，無或愆。謂之「跑標」。須臾，豎標中央，一巫握紅羽雄雞，拍其翅，故使鳴，「啣嘍嘍」不其了了，突齧雞脰，身首中分，向空擲去，飛過竿頭，血點點落旗上，謂之「祭旗」。老巫手執令旗，率童男五，童女二，再步咒祝，謂之「領兵」。俄焉神色慘變，齒鳴目眊，四肢冰浸，倒臥道周，謂之「神來」。於是鑼暫停敲，鼓暫停擊，觀者暫去，巫者亦暫歇。余嘗笑向友人謂，此或魯人獵較之遺意歟？少焉鼓復振，鐘復鳴，觀者復聚，且較前紛纒。瞥見燭光閃處，神龍躍出。一巫攀龍首，一巫曳龍尾，一巫跨龍背，更一小巫，束短幅裙，雙手然燈，趨趨引逗，飛騰上下，不可端倪。老巫從旁唱四時節令歌，鑼鑼節奏，隨龍行止。和者之聲，響答雲漢。謂之「駕龍船」。其他若以足踏地，而左右舞蹈，謂之「踩壇」。東卓爲人，而灌以清酒，謂之「祭茅郎」。呼死者而訴以衷曲，謂之「哭先鋒」。迨至猥鄙之中，雜以嫚罵，聞者掩耳，而彼且津津焉，謂非是不足博仙娘歡，則神之謂神，概可知矣。明

日塗墨於面，披紙錢數十提，手執竹鞭，要途人於路而扑之。人喧狗吠，舉目若狂。甚或頭顱破，無敢怒者。主翁肅衣冠而逝之，謂之「接財神」。神曰：「增福增壽，多子多孫，牛馬成羣，金銀滿庫」。賜吉語如牟尼成串，旋以剃刀剃頂，其聲斐然，血流殷殷，聲紙灑之，染作時鮮花樣，黏諸門額，謂之「開財門」。法畢既竣，老巫率諸弟子痛飲大嚼，謂之「散福」。主翁具銅錢數千，紅布巫各五尺，布鞋布襪各一事，再拜致詞，謂之「謝神」。老巫三辭而後受，乃命小巫先收神像，次收利市，次及米穀，次及雞魚果餅，次及豬羊首並四蹄，肩挑背負，拱手出門，仍彈舊曲，又過別院。

賞音子曰：留仙志所聞，此則志所見，雖同一遺俗之筆，而後來直欲屠上，亦如子厚小記，非韓昌黎等所及也。

相思國

滇南花生，名朗字玉山，戊午孝廉，連捷登進士，服官中州，以親老，乞假歸省。積四五年，更無出山之想，感里屢爲勸駕，不聽。卒迫於父命，不得已，斬情北發。行次新野，去滇已六千餘里，逆旅無可攀談，二杯後擁衾假寐，方矇眊間，卽又旋里，甫入門，見堂上雙親，蒼顏含笑，兄若弟慰問殷殷，妻抱子出曰：

「歸耶？」兩妾遠立幃幙間，油然色喜。赤足婢歡聲騰廚下，小奚奴飛奔塾中，喚大兒歸，身之前後左右，玉立如林，盡猶子輩。略一溫存，急趨園中，視所自植花，一時齊放，花間彩蝶，踴躍對舞。池中綠萍蕩漾，所畜魚，呷啜都起，梁上燕，呢喃如訴。無何，父之族，母之黨，妻之姻，姪，以次畢集。素所交契，詩朋若而人，酒友若而人，釣徒若而人，先後並至。廂之東西，院之南北，座客填滿，更無隙地。於是相與敘別況，罄渴懷，啣啣嚙嚙，應接不暇。頃之，列筵張燈，開釀痛飲。會有款門管曲者，命之入。一垂髻女，年可十七八，一頰白叟，眇一目，抱琵琶立門外。座上客點箬代板，令其淺斟低唱。女子巧轉鶯聲，一字百媚，覺霓裳羽衣，無甚嬌豔。生願而樂之，謂侯封博望，無以易也。曲終，女子飛觴勸客，一客戲握纖腕，女子杏臉含噴，回眸睨叟，叟叱曰：「吾誓一日，婢子並雙目瞽耶！我輩原宦場，鼓吹山野中，向未識此。爾自誤入門徑，其又誰怨？不如且去。」天下不少蔡中郎，奚必戀戀於此！言已，輕舉右袂，女子躍入，緩緩攜琵琶而去。時生興致方濃，怒其言中帶刺，跋劍驟起，出門四顧，依稀見叟向北奔竄。力起直追，疾若風雨。比至一處，牌樓四字，曰「東漢開基」。自念又入新野耶？錯愕之間，幾疑夢境。而叟且於牌樓內拍手高歌，傲慢無禮。怒極奮勇，突前揮之以劍，應手而仆。視之，衣履全非，惟一腸僅存，長可丈餘，中空外圓，明可鑑影。其間城郭宮室，闐闐街衢，星羅棋布。傍山一戶，樓閣連互，大似自家門庭。座上客猶未散，一半峙

立開階，望北凝盼，驚喜狂呼，無一應者。卒一小丈夫，手扶雙輪，出自岐途，視生而驚，似曾相識，招以手，停車道左，趨前問訊。生曰：「子適所游何地？」曰：「相思國。」曰：「車中何載？」曰：「載愁。」曰：「所載輕重？」曰：「重則萬斛，輕則或短或長，或新或舊，隨時變遷，殊不一轍。」曰：「行程幾何？」曰：「近在一室之內，遠周寰宇而遙。」曰：「亦有息時乎？」曰：「有。每入醉鄉，暫得休止。君世外人，未知詳細。如不憚煩，請陳梗概。相思一大國也，國之主曰天君，凡諸小國悉供指使。余原官行人，屢承君命，周游列國，天君曰東，東之天君曰西，西之天君曰喜，拜余爲模稜宰相，後奉使貪鄙、奸險諸國，臨河返駕，脫不入其境。天君怒，降余爲轉運使。只今以聚斂之臣使貪，以諂諛之臣使鄙，使奸使險，專以世爵膺之。襲世爵者，大率李義府、曹孟德之子孫居多。至余之所常游，如俠腸國，中多義士仁人；柔腸國，中多嬌女豔姬，傲若秀才之枯腸國，怨女之離腸國，酒人之渴腸國，餓夫之饑腸國，或日一至焉，或時一至焉，南轅北轍，茫無定在。惟忠臣去國，游子思鄉，統屬之相思大國。余則日凡九轉，甚至頃刻百轉，以致蘇州刺史，嫌其擾亂，屢諫天君，是宜鎮之以靜。天君意似嘉納，惜未見之施行耳。」生曰：「敬聞命矣。頃吾父母妻室，盡在此中，欲煩子作洞口漁郎，攝入一游，可乎？」丈夫給之曰：「無須回頭，即是。」生信之，掉頭一望，見新野城中，火烈具舉，四門屋宇，延燒殆盡。縱火人從容立風際，口中似有所語，叱問：「何人敢襲！」

葛故智[？]拭目再睇，則僕人秉燭榻前，謂天色將曙，可以行矣。驚定移時，乃知是夢。後生於管城，驛適與余遇，述之甚悉，且言此後朋從之思，亦稍殺云。

賞音子曰：朋從之思，鎮之以靜。此熱鬧場中清涼散也。作者閱世既深，到處以慧眼觀之，故每一點醒，輒令人十日思，其砭世深矣。

月宮

覃懷張生，名璧，字聯珠，不羈士也。每向人言：「人生世上，安得脇下生翼，飛入月宮。」嫦娥一見，執手殷殷，笑曰：「某兄來耶？」願亦足矣。」東門外，荷花池上，舊有居民。夏日游人如市，因沁水暴漲，民他徙。宅久曠，爲狐所憑，往往作祟。游人漸稀，生偶涉其地，值荷花半開，清香之氣，沁人心脾。繞池柳株，密不漏日。遂坐樹下，袒襟乘風，流連而不能去。忽荷花叢中，一舟盪出，一女坐鵲首，薄羅紅衫，雪膚掩映，左右立青衣二，一打扇，一執拂，腰肢體態，俱臻絕妙。生驚喜不能自持，狂呼曰：「舟中人大安樂，得毋嫌寂否？」其辭未畢，人船並杳。自維唐突，悔恨而已。瞥見彩雲開處，月明如洗，初看猶小，漸看漸闊，愈闊愈近。池水陡湧，直接霄漢。前執拂女撐舟近岸，生一躍而登。破浪乘風，已入月殿。紅衫女珊瑚簪，

來，邊執生手，笑問：「月宮之願足耶？雖然，君欲爲妾兄妾實，不願爲君妹，無已，請下嫁可乎？」生曰：「下嫁之言，出自檀口，恐月中人，或不自媒如此。小生視卿，將毋將毋……」欲言而中止者，再女翹然曰：「是殆以妾爲狐也，夫迎之愈急，則拒之愈深。天下事大抵然矣。向來稱兔者，必曰狡，今乃信然。」言次以袖拂生，生不覺化爲兔，飛升桂樹，如履坦途。自念常居月中，計亦良得，轉視美人，不知何所。而飢焰中燒，殆不可耐，試啖桂葉，味殊帶苦。細審則身在柳梢，依然荷花池上，明知爲狐所弄，且喜面目還真，月色尙皎，盤旋而下，尋徑疾趨。約二里許，燈光閃爍，近之，則自家門也，直入內寢，見妻裸臥帳中，潛就之，似非平時熟徑，竊疑爲紅衫女，熟視果然。徐問曰：「前旣冒名，茲又頂替，得勿更有夾帶否？」言已，捫其尻，女曰：「狂生畏尾耶？不差己之爲兔，而疑人爲狐，狐亦何負於君？」生戀其美，且喜其黠，遂與燕好。女防範甚嚴，不許暫離閨闥，出則反鍵其戶。問舟中二婢，答云：「天上可見之否？」女不應，顧而之他。積十餘日，女他出，聞窗外吟曰：「託身漫擬廣寒鄉，半是花妖半柳狂。密語藍橋迷路者，可堪回首憶糟糠。」生如清夜聞鐘，毛髮森豎，微窺其人，彷彿舟中打扇者。窗遙呼哀乞拯救。女命破窗而出，從之。及出，女已逝，循跡之，得於東偏小室，執拂女亦在。因問二卿蕙質，奚爲服役於人？答曰：「力不均耳。但涇渭自別，君急歸，緩將及禍。余二人久爲醋娘子所錮，同謀於君，君其勿忘！」生尙

逡巡，二女推之出，曰：「途中有所聞，萬勿回顧。」生出門，見荷花已殘，記來時光景，恍若夢醒。遵二女言，踉蹌直奔，聞身後呼曰：「張郎少待，月中人來也。」生不應，奔愈急。繼聞霹靂一聲，心膽俱碎，失魂喪魄，倒斃道周。先是生出游日，向晚不歸。家人訪諸親故，渺無踪兆，蓋半月於斯矣。是日喧傳東門外，雷擊一狐，一秀才驚悸死。家人疑爲生，往視果生，鼻之歸，灌以汁，移時如蘇。其夕夢女曰：「妾以假冒婦娥致干天譴，咎由自啓，亦數所難逃。君如念妾，埋骨於荷花池上，則死且不朽。」明日以夢告家人，欲自往埋狐。家人力阻不果，後亦無他異。生自此廉隅自守，不敢復有狂言。惟月夕花朝，尚思二婢不置云。

賞音子曰：生不自檢，爲狐所弄，若非窗外吟，幾爲妖媚死矣。賴有清夜回首之悟，倖脫虎口，亦危矣哉。

劉小黑

予鄉鳳鳴山關帝廟，銅鑄單刀，赴會像，赫聲濯靈，感應如響。嘉慶三年歲大饑，有游民劉小黑者，乘間竊帝所持刀，甫出廟，右腕已落，擲刀於堦，血流不已。寺僧聞聲出視，問之，具言竊刀出門，後聞將

軍追獲，奮刀劈落手腕等狀。小黑數日旋斃，刀上血痕至今未散。

晉子曰：甚矣！小黑之愚也！縱竊得此刀，將欲何地用武耶？手腕之落，禍不旋踵，亦自與伊戚耳。神豈好爲示異歟！

歌館

洛陽柳生，名先春，不樂仕進，詩酒自娛。妻秦氏，琴瑟甚敦，非寢帟不出戶庭。舍南築一小園，構草閣其上，壁張淡墨春山圖一幅。偶於夏晝，隱几而臥，覺靜細之聲嚶嚶入耳。尋聲跡之，見花柳陰中，一大陰落。數十女郎，圍聚其中。有戲綠樹杪者，有斜倚石欄者，有捉蝶花間者，有掠雲樓上者。屋後峭壁如削，勢不可以階升，而攀藤附葛，竟有人躡蹻其頂。生神情愉悅，疑非人間。院中已覺一媼出叱曰：「何來狂生，窺人宅眷，獨不帶瓜李嫌耶？」生託言迷路，因展姓氏。媼曰：「吾家地主，容白於主人。」媼去無幾，一少年出肅客，一翁扶杖立簷下。生趨前與揖，翁曰：「吾輩鐘不能陪侍，呼健兒好款客，勿相慢。」少年挽生手，轉過迴廊，見蒼苔點徑。又一院宇，婢女七八人，兩行分立。碧紗廚下，隱隱有嬉笑聲。少年拱生入北軒，軒中設色精緻，琴瑟簫管之屬，無不畢具。談次，生詢世閥。少年曰：「此歌

館也。余家殷姓，族最大。其羣萃州處者，不可以億萬計。族中趨炎輩，如蟻之慕羶。家君恥之，攜家於此。母赴湯死，余名健飛，鮮兄弟，姊妹行一十三人，無男僕，惟女婢十餘。顧日寄君宇下而不知耶？生茫然不知所對。一婢近少年耳語，少年視生而笑，問之，曰：「家君適覩光霽，欲以長姊奉衣裳。君其有意否？」生方以有室辭，歛青衣四人，擁一女郎入，視之年可十四五。風致嫣然，向生展拜。生窘極，亦拜。少年命施衾帳，卽以此軒爲新室。生不得已，因亦安焉。問女何名，曰：「翼娘。」「諸妹字否？」曰：「未。」生欲一見顏色，許之。明日少年入，女以生意。少年點頭微哂，日向午，列筵歡會。十二裙釵，一時並致。步搖璀璨，環珮鏗鏘，如遊山陰，應接不暇。翼娘一指，述行字。少年命合三席爲一。坐次以生及翼娘居首，少年居末，姊妹左右各六。生指壁間樂器，謂少年曰：「可得聞歟？」少年視翼娘，翼娘轉視諸妹，諸妹復轉視少年。少年曰：「旣屬姻婭，何妨一樂。」婢女進樂器，翼娘曰：「無須，口肖可也。」於是美唱予，諸美和汝，非絲非竹，如怨如慕。口傳其音，手摹其神。嘈雜之中，雙翅亂點。少年曰：「有歌無舞，未足云樂。」言已躍起，諸婢繼之。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如花片颺風，飛落不定。轉盼間，少年擁一婢於塔下，公然行淫。回視席間姊妹，不知何時已去。惟翼娘倦倚生肱，朦朧睡去。生搖之，相與作壁上觀。陡覺其妻秦軒然直入，見翼娘，揮以扇，旋擊之。翼娘立斃。生大怒，罵醋娘子何得爾！憤欲揮拳相向。

而午夢已醒一蠅死几上，春山圖集蠅數十，兩蠅尙相交未解，其樓閣花卉，彷彿夢中所歷，始知殷者「蠅」也。傷翼娘之死，戲作紙棺埋之，羣蠅飛繞，若送殯然。

賞音子曰：處世若大夢，蠅營者止自勞其生耳。然遽作慧眼，覷破未免虛空粉碎，以妙筆寫癡情，乃覺無處非疊嶂一現。

大石榴

王齋室司馬言，明末時，山東青州屬某縣，某甲，素行不軌。於通衢開一客寓，往來投止者，見其入，不見其出，卽俗所謂黑店也。積有年日，家漸裕，改業爲操刀屠，因之富甲一郡。生子二，俱聰俊，甲陰有悔心，遂棄操刀業而長子不久失明，甲以悔過後，轉無善報，於是造孽如故。久之，次子入武庠，復舉於鄉，爲武孝廉。得與縣令相過從，奔走階下者，以百計。庭前花卉，備極鮮麗。內石榴一株，榴子纍纍，其大如瓜，其紅如棗，被襲者如珍珠在囊，光彩奪目，誇耀鄉里，指爲徵瑞。一日投刺邀縣令飲，甲牽其子，迓諸廳堂外，縣令甫下輿，覺神色倉遽，若有所思，立命將甲父子，械繫入衙。五刑並用，盡得其狀，搜其夾室中，白骨堆積，爲白於大吏，而直之法。蓋縣令入門時，見榴所結子，半是人首，半爲豬首云。

黃音子曰：石榴子之變幻，其天道之好還耶？抑縣令之神明耶？世之素行不軌者多矣，安得如此報應之巧，使有所懼而不敢也！

石三官

盤江人林茂，祖傳道教，至茂不替，故或又稱林道士。性嗜酒，醉後罵座，尊卑長幼，無所擇，厥罵雜均。妻古氏，浣於河，見一石，晶瑩蕩漾，輝映水中，愛而拾之。歸置鞋次，久亦不甚置意。一日曉粧對鏡，左鬟忽簪菊花一枝，方疑其夫之竊戲也，繼思三月中，菊花非其時令，正疑怪問，瞥見鏡中一美少年，拈花微笑，細聲曰：「花須成對。」一舉手，則花簪右鬟，急欲叫號，口噤不能聲。少年已臥榻上，大懼奔走，少年挽之，媚以甘言，不能抗，遂與燕好。詰其姓氏，曰：「我石姓，曰三官，通稱也。世傳坐白，所接皆清流，最惡流俗沉湎。每向晚，則醉鬼盈途，吾不能卜其夜，請與卿卜其晝。」整襟下榻，行至鏡臺而沒。翁疑思若夢，倦臥不起。家人問之，詭以病對。數日後，神情愉快，啣就疲憊，知不可隱，始白於夫。夫怒，召諸道友，規地爲壇，自著道冠，仗劍作法而入。將近寢室，聞空中笑曰：「君家衣鉢，只合於鄉村詐襯寶，今作此態，欲誘鬼邪？」揚塵一斗，迎面撲落。小道擲鏡飛奔，茂亦蹶蹶出壇，毀諸佛像，謂其不效靈於己也。

或言丹霞山老僧，知未來事。茂沐手焚香，往卜休咎。僧曰：「招之使來，揮之不去，要得瀆石點頭，還須醉鄉深處。」茂盡其語，歸以質諸鄉先生。不甚明白通曉，亦姑聽之。無何，怪愈肆。家中什物，向置之樓下者，移之樓上；又因而移之屋脊，廚下石缸水，不汲而自動，往往見少年裸浴其中。婦不出就食，咸疑其飢，僮婢偷窺之，見牀頭佳果堆積，均非時下所有。譴浪之聲，諸廳堂。茂怒極而不能禁。一夕飲於鄰，大醉踰垣而歸。遇僕罵僕，遇婢罵婢；犬當之，則罵犬，貓過之，則罵貓，已而無可罵者，自呼「林道士，爾固偉然大夫，不能庇一婦，致滋他族，實逼處此。白晝宣淫，公然無禮，爾將何以生爲？」罵已，自批其頰，繼之以哭。回顧家人，四散逃去。思不如於寢門外，痛罵三官。數武後，足趄起不能前，轉入廚中，覓酒一壺，且行且飲，踉蹌直達，大呼曰：「何物三官！敢出與乃翁較飲乎？」傾一巨觥，從窗潑入。用力大猛，觥獨擗碎。倒轉壺口，仰面駁盞，拋壺地上，拍壁大罵。一切穢鄙不可入耳之言，脫桶而出。或罵至得意處，卽又鼓掌大笑。久之，酒力大作，喉際格格作響。口中喃喃，漸至有聲無詞。則玉山一倒，已入黑甜矣。婦在室聞夫詬詈，羞憤欲死。忽三官來訣別，曰：「吾本皎皎，偶墮塵緣。今遭濁物醜辱，不堪，雖竭西江之水，不灌此垢。不見酒人吐棄，何礙不食乎？計惟避之吉。」言已化爲石，破窗飛去。乃悟作祟者石也。明日往視之，婦已無恙，而茂猶醺醺未醒。

賞音子曰：林道士以謾罵受污，石三官以淫污受罵，兩不堪乃巧相報，願俱不自咎而尤人。人則何尤，還以問諸辭鄉，更以問諸頑石可也。

黃耀采

黃耀采字白受，談者忘其里居。生平篤實自守，恂恂似不能言。其友孟亞卿，喜談人曖昧事，黃規諫之，不聽，遂與割席。厥後孟生撥巍科，官縣尉，年半百，滿載歸里。黃且潦倒場屋，一貧如洗。偶過市，見孟肥馬輕裘，馳施然來。惡其人，急趨路側東緣廟避之。神龕一額曰：「賞善罰惡。」黃不覺噤然而笑。計孟已去，轉身出門，誤踏門限，眩臥不能起。忽瀾淡之中，現一府署。一王者正南坐，旁列侍衛，相貌猗惡，對之不寒而慄。未審何由，已跪墜下。王曰：「適汝一笑，頗寓陽秋，不爲打破疑團，方謂孽海茫茫，盡成醒觀世界。」時廊下繫一牛，王指謂生曰：「此孟亞卿也，因渠不履生草，不踐生蟲，是以獲報於今世。汝可知汝之前生乎？」生惶懼不敢對。王命扶一畫輪於殿，牛頭鬼推使逆輪上一轉側間，化爲女生，顯宦吳侍郎家，長適同僚子彭生。從嫁婢四，曰嫋嫋豐而黠，曰娟娟癯而秀，曰娜娜其容麗以則，曰關關其容整以暇。女行監坐，禁不與生通語言。舉止稍涉疑似，則鞭撻隨之。生若緩頰，抑又甚焉。爲

此温委鄉變作細柳營，女元戎號令森嚴，怯書生只合望洋與嘆。積四五年，女苦無出生深爲崇禔憂懼。女妒不敢公然問鼎，試詠牡丹以寓意，其詩曰：「牡丹空自起樓臺，一度春深花一開。芍藥與君爲近侍，也應分暖到莓苔。」女見詩微哂，慨然曰：「君屬意諸婢，質言可也，奚必託諸歌詠？」生曰：「恐逢御怒耳，如相憐憫，嫺嫺其選。」女曰：「嫺嫺誨淫，無已，娟娟可。」生如奉丹詔，便請吉期。女勃然曰：「未也，俟予十年不育，而後議之。」生大失所望。嫺嫺娟娟以幽憤成疾，先後俱卒。女如拔去榛棘，一新眼界。惟嫺嫺、關關尙屬君側未清，念不如容其卜妾，猶愈於與僕同升。會外戚有赴杭者，擲千金，囑其物色。比歸，載麗人至，新樣梳粧，容華絕世。近前一步，百媚俱生。問何名？曰「關關」。問何技能？曰「歌舞詩詞，間賞從事」。女駭然曰：「嗚！有是哉！」乃錮諸暗室，日從牕隙一進飲食。如是者半年，生屢請命而不許。會七夕，關關感作織女怨詩，中有「自是郎情淺，天河本不深」之句，每吟一過，聲與淚俱，懨懨一絲，絕粒竟逸。先是嫺嫺娟娟死，嫺嫺頗與狐兔之悲，至關關又死，偶於私處竊發不平。女聞之怒，益殺之。關關知不免，亦赴井死，生痛恨入髓。值選官滇南，隻身赴任，不與通。魚雁，女孤棲八載，一夜澄光明滅，月色昏黃，聞窗隙紙聲窸窣，猛見杭女及四婢排牀床頭，齊笑曰：「夫人寂寞哉！胡不與彭郎偕也？」言已，嫺嫺、娟娟、娟娟、娟娟左挽，關關右挽，霎時玉冷香消，醋瓶立碎。縱目

四顧，五美俱杳，柔魂悵悵，止無復之，聞堂上呼曰：「黃耀采可以歸矣。」轉下重輪，復爲黃生。仰面見王，津津汗下。王曰：「困人一世，淹蹇三生。念子今世平善，力而行之，前案可銷也。」黃頓首謝。王命侍者送之歸，並付如意一對，願賜孟生。黃與侍者約行里許，回頭不見侍者。而身已豁然，仍臥嶽廟門外。起視家人環侍，蓋僵臥已一日矣。調攝旬餘，精健如初。偵知孟生者，夢神用金鈎，鉤起兩腮，懸掛兩耳。左顧，則左短右長，口爲之左斜；右顧，則右短左長，口爲之右斜，此之爲如意。自是孟生以曼卿之舌，不復更能談諧矣。

黃晉子曰：宿世之冤，現身之報，悠悠者每疑其無，讀是應以爲誠有矣。其描寫殘妒處，直乃筆有化工。

吝鬼

嶽陽傅生爲余言，其鄉滕翁，名世祿者，家巨富，性奇慳，綴碎而衣，計粒而食。鄉人咸呼爲吝鬼。長子萬年，次子萬鍾，皆邑庠生，歷任廣文，無覩其面者，權執贄也。故或又稱萬年爲大吝，萬鍾爲二吝，改稱吝鬼爲吝者。齋梓中二吝自雲關達，聞出與世故相周旋，第不食於人，人亦不得而食之。一日偶經

某友之門，邀之入，不允；裂袖而後從之。席未暖，恐主人留飲，方欲興辭，而盤饌已列，勢不可卻，踟躇且留。斜睨盤中，多魚肉之類，本不習慣，計非出自己資，亦何妨放膽一嚼。主人讓之飲，乃饜蹙曰：「余家受禹王戒，禁此杯中物。不惟無飲器，亦且無釀具；自高祖而已然矣。故每逢家祭，亦無奠酒之文。一惜福，二保身，非專爲省費也。」友虛與委蛇而散。二客歸，不敢言於父兄。覺自肉食後，垂涎不已。試市肉四兩，自後門攜入。乃翁瞥見，氣填胸臆，仆地悶絕。喚救移時，始矇矓開眼，捫心叫痛。大客怒罵敗家子，作此破格事，操戈相向，將甘心焉。二客懼，返肉屠人，還缺而歸。大客乃已。惟翁心疾未瘳，或有勸服藥者。大客曰：「易不云乎，『勿藥有喜』。忽一道人，款門自薦，謂能醫翁疾，且不索謝。大客喜，延之入視。道人曰：『此吝結也。』出藥一丸，令翁服之。翁誓死不服，告以不索謝乃服。頃之，胸膈上湧，吐一物。其形曲乙，色若古銅。堅確突兀，彈指有聲。道人謂煨以火，可得巨錢一枚。翁曰：『道人計大左，因一錢而耗數十錢之火，智者不爲。』道人曰：『此母錢也，煨成子錢，不可以億萬計。』翁聞狂喜，如法煨鍊，果得銅錢一巨枚。無孔，有二，曰「散聚錢」。父子如獲拱璧，把玩不已。並道人何時已去，亦不暇問。翁曰：「是錢也，曾與吾肺肝相連，善藏之。他日以殉吾葬。」二子唯唯受命。先是老客寢室後，有密室九間，專以貯錢。於居中間，懸一額曰「錢海」。每歲售麥米之費，登記後，納諸錢海。至是九間皆盈，即以

散聚錢附焉。一夕，狂風驟起，屋頂盡揭，一錢躍出，似道人所新鑄者，繼見九間貯錢，一時飛舞而上。散滿空中，天日爲黑，隨風飄蕩，頃刻而沒。老客曰：「並予所欲殉葬之一枚，亦不可得耶！」氣結而斃。大客數月亦死。至今聞二客尙存，親串中有與往來者，言其大變父風，漸食豆腐云。

賞音子曰：醫者意也，病在錢，即姑與以錢，而翁之病愈。病在吝錢，即散其錢以濟天下之無錢者，而天下之病愈。道人誠國醫也。然安得如許藥丸，乞與世之吝鬼，徧解此結乎！一笑。

狗咬雷

蜀中新出一案，曰狗咬雷。聞者莫不駭然，余因寫致研詰，得梗概焉。某縣趙甲與其弟乙，力田爲活，四無鄰舍，惟遠遠一里落曰南邨。乙固未娶，甲妻任氏，生子穉兒，已七歲矣。一日兄弟自田間歸，見穉兒於屋角席地坐，望見甲，啼不已。問之，則以母不令入告，嚙之起，相將入室。婦人自臥內出，面色紅白，顧視張皇。乙曰：「適於樹影迷離中，見一衣藍人，掩面奔去，誰耶？」任氏厲聲曰：「誰耶？與爾兄結髮十年，亦既抱子，孤村中共誰作桑中約乎？」言已大笑。乙默然而罷。嗣甲以患瘡故，久廢田事。乙亦依依守視，不忍須臾離。甲責其惰，乃負未出門，已顧嫂曰：「善視吾兄。」中心快快，且行且倦，未及隴

時，忽陰雲四合，烈風暴至。一時昏黑如夜。頃之，大雨傾盆，電光閃處，霹靂一聲，山嶽振動。計雨不能
卽止，仍犯兩脚，踏而歸。比近屋角，天光漸朗，雨亦頓息。所畜犬望南而吠，甫入門，任氏哭出，謂「爾兄
遭雷擊矣」。駭疾奔視，面上血流未已，痛哭失聲，悔不合出婦曰：「爾不出，奈雷何！事至此，不爲謀治
葬具，將與天算人心眼耶？」乙恨其言忍，且前日衣蓋人到底不能釋然於懷，因無證佐，又不敢貿然
訟嫂，不得已，赴縣訟雷，令噤其妄，置不理。乙搶地哀乞，叱之不起。役吏四五人推挽之，乙緊抱堂柱而
泣。令心謂「爾家更有何人？」以嫂及報兒對，令爲密喚報兒至，啖以餅。從容問曰：「雷擊爾父，爾
見乎？」曰：「見。」問「何狀？」曰：「黑面，青衣，白襪，皮鞋，鑿吾父時，吾家黃犬齧其腿，阿母爲伊敷藥，束
帛，乃從後門送之去。」令笑曰：「奇哉！雷乎？天上卽多泥塗，諒不愁鐵鞋踏破。最可笑者，威震天下，
而見侮於一犬，且必摻摻者之多情束帛也。」大怒，立拘婦，重械之，至死不承。明日託食烟戶牌，逐次
盤詰，至一鄰曰南鄰，有一戶曰談四，石工也。偃息在牀，託病不出，疑之，強令起，則跛一足，束帛在焉，繫
歸署，一鞠而服。初，南鄰談四，操石工業，路經趙甲門，值甲出作，繞婦而拂之，遂與有染，積有日矣。後以
趙乙見疑，恐事久敗露，日思所以殺甲，而無其術。一日爲某戶修牆，一童戲曰：「此君執業，大似雷
公。」談四猛悟，以謀於婦。婦曰：「君鬼其臉，尖其喙，予黑其肺肝，事無不濟者。」會是日大雷雨，其奸

乃邀說者謂天之助虛，而不知適以敗之也。令請於中丞，即日並戮於市。至今里巷猶津津播爲新聞云。

賞音子曰：聞「鬼其臉……」數語，如聞奸兇聲口，使非趙乙之誠信愛兄，邑宰之明決折獄，其奸亦未必破也。計亦毒矣！心何狠哉！

邵二姑

鳳城紀孝廉，字範齋，少年登第，丰度翩翩，與城北唐建勛爲總角交。唐館紀於園之春生樓，正舉子業焉。一日唐他滴，紀獨坐，執卷沉吟，正無聊賴，忽聞園中嬌婉鶯賦，呼二姑之聲不絕，謂是唐生宅眷，置不問。頃之，語逾詳，勃不可耐。拋卷起，從隙隙俯窺之，見婦女三人，一衣紫，一衣淡白，均約二十許人；一綠衣女，年十五六，斜倚石欄，天然妙麗，際際似有淚痕。紫衣者曰：「妮子亦太憨生，使君自有婦，縱使天從人願，夫人一席，已有捷足者，將甘心作小星乎？」淡白衣者曰：「明日送伊歸去，恐怕思而死。邵家姨能無怨言？」女不語，淚紛紛落，如斷貫珠。紫衣者曰：「愈哭愈高，意中人密遞惠不聞耶？」正窺聽間，猛聞踏梯聲響，知唐生已歸，忙倒榻作睡狀。唐入呼曰：「範齋兄，高唐夢醒否？」生故作轉

側，漫應之。唐以其睡思正淺，復下燈去。生驟然起，仍從隱隙窺之。則春色滿園，麗人已杳。形銷骨立，癯如木偶。細思意中密邇一言，似有所屬。女或邵姓，二姑想其名也。但未審送歸何所。轉念唐生不來，或能知其究竟。思女之切，因轉而恨唐。不覺以手書空曰：「殊堪痛恨。」唐突入，問「何恨。」曰：「以君之擾亂高唐耳。」一笑而罷。自是紀生意中。時時有一邵二姑在。一若碧落黃泉，更無其人者。會臆盡紀父母召生歸。路經烟火巷，見花果舖中，坐一女娘，見生起立，遙遙示敬。秋波一轉，淚盈盈下。生審視之，二姑也。且訝且行，數武回視，二姑已坐。見生回顧，仍又起立，訪於鄰媪，知爲香泉里人，邵姓，異名二姑。適花果舖湯某，不一年而夫歿，蓋寡居而待嫁者也。回憶春生趨所見，是二是一，純鬱莫決。未幾，二姑託鄰媪致辭，誓死嫁生。生父以生故有糟糠，不允所請。媪謂二姑自願下之，生意良殷。生父謂生：「天下多美婦人，即欲卜妾，奚必二姑？且善哭不辭，再醮不節，自媒不貞，二姑面外，惟爾所欲。」生窘於父命而止。媪返，二姑惘然者久之。始媪出門，不知所往。先是鳳城西北三十里白石村，陳生賣訓者，與唐紀二生有管鮑盟，因其弟絃斷再續，折簡相招。紀與唐策蹇同行，至則影與在門，賓客圍戶。主人肅入，各據積。既而禮行交拜，新婦艷粧出。紀審視之，則又二姑也。唐亦睹之，而若有所思。問新婦所自來，陳以娶自花果舖對。紀私付曰：吾國謂二姑而邵姓者，不應如許之多也。向晚，唐與紀對榻語。

紀曰：「君猶記春生樓高唐之戲耶？」唐曰：「然，有之。奚爲至今憶及？」紀爲述春生樓一節，並言新婦與二姑，分之則兩美，合之則獨絕。唐曰：「新婦者，二姑之皮相也。君春生樓所見，乃余嬉之嬉姪女，住香泉里。紫衣者，余掌嫂，淡白衣者，卽荆人也。始余見新婦，亦謂似二姑，仔細端詳，新婦之目豔而淫，二姑則帶一分愁容，轉增三分嫵媚。聞尙待字，回城好道訪之何如？」紀喜諾。曉起，揖別陳生，攬轡就道，一路評頭品足，互贊二姑美。無何，唐以鞭指曰：「過橋里許，綠竹繞簷，是也。」行漸近，有吠犬出籬畔，下馬款門，邵姨承迎門內，笑曰：「唐阿哥甚風吹得來也。」顧問紀，唐答曰：「此前年新貴。」紀曰：「邵姨不待辭舉，唯唯含笑，謂是卽春生樓與阿哥同研之紀翁青耶？聞諸阿姑矣。」紀一揖而外，不能措一辭。邵姨譟坐呼茗，向唐生絮絮問令嬉及諸人好。記生儉視態，憮憮無形影。忽乳燕呢喃，飛入梁際，仰見樓牕半啓，二姑倚窗綠雲撩亂，瘦態不勝。問唐生問二姑字未？曰：「未，未，喜啼多病。有問名否？妮子概不肯肯，余心懸之而無如何。阿哥眼中，有可意郎否？」二姑聞而羞澀，圓睇避去。唐生口中唯諾邵姨，頻頻以目視紀。見其手引杯船，都忘飲啖。笑曰：「飽齋兄又入焉唐耶？」紀乃停杯酬對。須臾，邵姨倩唐生代作主人，設饌款生。飲次，紀低吟曰：「一杯悶酒尊前過。」唐曰：「胡不以梁上燕下之？」相與鼓掌。飯罷，二生與辭，邵姨送至籬外而別。紀曰：「滴梁燕下酒之說，胡爲乎來？」唐曰：

「君以我爲醫目耶？」諺云：『過河棄杖。』今河未過而先棄杖，何也？」紀不敢隱，因乞德修，唐笑曰：「春生讓下衣淡白者，非絕妙冰人乎？」紀大喜，抵家白於父母，卽倩唐嫂爲媒。邵懷初有難色，商之二姑，反覺破啼爲笑許之，涓吉成禮。二姑容工並擅事，大歸唯謹。紀嬖愛之，乘間問春生：「下何啼也？」二姑曰：「君娶夫人日，路過阿姨門，妾一瞻丰采，不知何以忽忽不樂也。幾爲姊妹行嘲謔死矣。」又問一鄉族中有名與卿同而緣花果鋪者，卿知之否？」二姑曰：「無之；或另有香泉里此地，未可知也。」紀述於唐，兩相猜疑，莫明其故。後月餘，接陳生札，謂新婦於某月日，已干天譴，蓋狐也。唐嘆曰：『古來稱狐爲媚，今彼狐者，冒人之貌，以媚人，並其里居姓氏，而亦冒之，狐之計亦良巧，兩卒不免於難噫，噫噫！』

賞音子曰：情之所在，不真則不凝，愈凝則愈真，其傳神寫照處，直如杜子美丹青引內之榻上庭前，畫馬寫馬，蛇向莫分矣。技至此乎，冷然善也。

白先生

登郡故多狼，明末時某太守下車，首殿捕狼之命，獵者獲狼一，膺上賞。不匝月而狼患漸平。一日

有白先生者，投刺請謁。袖中出大吏札，特薦爲幕中賓。守視其人，古貌蒼髯，飄飄有出塵之概。問一切兵刑錢穀，不對，惟毅然以捕狼自任。酒與最豪，日在醉鄉。眉睫間常帶怒氣，有時仰天長嘯，似誰吟，復如鶴唳。夜不設榻，以兩手伏案而臥。守之左右有所觸，輒惡言詈罵。守以大吏之薦，姑容忍之。無何，郡屬覩狼災者沸起，被其害者，大都州之奸吏，縣之蠹役，及州縣之門丁，隨從居多。守請於白，曰：「先生固捕狼自命者也，乃先生未來而狼已息，先生既來而狼轉肆，某滋惑焉。」先生曰：「願聞公之所謂狼者。」守曰：「其形如狗，其舌有刺，其食暴也勝於虎。」先生曰：「公所謂狼，非吾之所謂狼也。吾所謂狼，有貌狼而心不狼者，有貌不狼而心狼者。吾爲公以狼治狼，將次過半，特元兇猶未除耳。公以某爲素餐者耶？」守肅然起敬，而不解所謂以狼治狼之說。值生辰，諸牧令齊集郡城。守設筵招飲，先生以善飲與坐。席間，見諸牧令，顧盼自雄，或標榜衣帶之華，或評量鈔分之美。先生叱曰：「君等徒以此爲民之父母耶！」言已，指座上一客，謂守曰：「此狼中之元兇也，吾爲公捕之。」振袂一呼，化一大白狼，嚙所指客立斃。舉起逐之，不知所往。嗚呼！「良」從「犬」則爲狼，狼去犬則爲「良」，如白先生者，以之捕天下之狼可也。

震香子曰：警世語如清夜聞鐘，爲民父母者，宜敬錄一則，登諸座右！

秃尾龍

文登縣志載縣南柘陽山下郭姓妻汲水河涯，感而有娠，三年不產。一夕大雷雨，電光繞屋，孕雖媿，無兒胞之形。每夜有物就乳，狀如巨蛇，自梁脊倒垂而下。撫之鱗角宛然。以告郭，郭候其復來，飛刀擊之。中其尾，騰躍而去。後其妻死，葬山下。一日雲霧四塞，見一龍旋繞山頂，移時踏躡，塚移山上，墓土高數尺，或以爲龍遷葬云。厥後秃尾龍見，年卽大豐。土人構祠祀之，謂爲龍母廟。廟僧偶取墓石，風雨交至，冰雹隨之。其大如斗，周圍三四里，田禾盡傷，惟廟內花木無恙。

賞音子曰：偶取墓石，卽有冰雹風雨之異，而廟內花木無恙，龍亦孝矣哉！願飛刃之擊，曾不黷焉，豈亦斷以義乎？隨園新齊亦載此事，此則後縣志無所增減。

山東文登縣舉氏婦，三月間漚衣池上，見樹上有李，大如雞卵，心異之，以爲暮春時節不應有李，採而食焉，甘美異常。自此腹中拳然，遂有孕。十四月產一小龍，長二尺許，墜地卽飛去。到清晨必來飲其母之乳，父惡而持刀逐之，斷其尾，小龍從此不來。後數年其母死，殯於村中。一夕雷電風雨晦冥中，若有物蠕旋者，次日視之，棺已葬矣，隆隆成一大墳。又數年其父死，鄰人爲合葬焉。其夕雷電又作，次

日見其父棺，從穴中揪出，若不容其合葬者。嗣後村人呼爲禿尾龍母墳。祈晴禱雨，無不應。此事陶梅軒方伯爲予言之。且云，偶聞羣芳譜云：「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耳墜於地，輒化爲李。」畢婦所食之李，乃龍耳也。故感氣化而生小龍。

右事錄袁子才先生子不語所載照錄出者。民國三十年古曆後六月十五日，銘渠主人於范氏老屋之蔗境軒。

夢神

余幕賓山陰王保真爲余言，紹興會稽縣南鎮廟，塑誕面泥像，曰夢神。俗於冬至前三日，男女迨選，往卜休咎，男居神龕左廂，女居神龕右廂，神於夢中指迷，無不奇中。里有郝搗鬼者，雄踞一方，資緣充斥。至期，總攝會事。有乞夢者，刻求布施，夢驗後，責報尤甚，歷有年矣。是年又屆會期，廟之東邨人吳媪，寡居無子，一女及笄，固求鳳未遂也。遂隙宿於右廂，夜靜聞神呼其姓而語之，謂「西邨錢秀才，爾婿也。今科且中式矣。」媪歸訪之西邨，果有錢秀才，富於學，而家中落，亦求鳳未遂也。倩媒說合，贅於其家。及秋榜發，錢果及第。搗鬼以夢之驗也，往索謝金。錢素鯁，啞其誕。媪以前夢告，錢益疑之。後搗

鬼與其徒擲入室之戈，其徒發其私於錢，蓋搗鬼預伏神幔，至夜靜時，僞作神語也。錢曰：「搗鬼！真搗鬼哉！特其言亦奇中，豈神與鬼朋比爲奸歟？」送縣草其役，自此神竟不靈。

賞晉子曰：此亦楚人鬼而越人機之故習耳。搗鬼竊之以行其詐，而卒以詐敗，詐故敗也。特神亦因之不靈，其理究不可解。

豕異

神州苗民隴阿七，向民人史斌貸銀五金，於署券後，史斌留飲，醉極，蹣跚回舍。明日尋所貸金，無獲。返詢於史史曰：「金納君懷，券藏余櫥，爭不崇朝，將作無賴行耶？」阿七不能辯，悼喪而已。約期將至，史斌追呼甚急。阿七許以牢豕折利。史命長子往驗肥瘠。比至豬欄，見其父身披羔裘，腹漲膨，手足跼跼於其中，心甚駭異，返告其父。父唾叱之。命次子往，亦然。乃同惑疑懼，思所以至此之由。其妻從鏡奩中檢出五金，謂是阿七醉歸時所脫漏者。因喚七來焚券，並不責償。二子仍宰阿七豕，竊察其異，見赤鬣白蹄，糟糠氏踞焉，無復前日人面矣。

賞晉子曰：邊裔之以詐騙激亂者，大抵皆史氏類也。安得盡神其報若此，俾知所警懼耶？

鄮陵公子

鄮陵鄮友仁，其父曾任鹽法道，所遺宦費累巨萬，公子性謹持，戚里告貸，概不應，蓋兢兢守成公子也。一夕路經北邙，覺奇香一縷，自鼻觀直透心脾。路旁磷火，乍明乍暗，隱隱聞呼「鄮公子，入我門來」，稔知此地，向無居人，恐爲山魃木客弄，急趨而歸入門，似有人踵其後，而室中香氣，非桂非蘭，於翻翻覆覆中，雜以瘴臭之味。心竒之，而莫得其故。明日有友自闕來，餽相思草膏若干兩，謂能治風寒，消積滯，並一切山嵐瘴霧，卽俗所謂鴉片也。苦無烟具，因不惜重貲，百計構求。數日，製就湘妃竹槍一管，飾以扭楊之金，結綠之玉。風磨銅盤內，盛滇產大花錫短檠一盞，西番鑲鐵籤數根，雞駭犀盛烟小盒數個。迺於靜室安蝶牀，設鳳褥，垂蝦簾，偃鴛枕，燃燈嘗試。呼吸之間，精神陡健。初如饑人乍飽，繼如醉客初醒，終則斗室中別有天地。消悶忘憂，神仙不啻。自此日在睡鄉，不復能甘淡泊。烹羊炮羔，備極肥膩。餽後疊青錢，四寸許，每烟一口，記錢一枚。以錢盡爲一度，日凡三度。迨後以次增益，無度可記。更兼呼類引朋，挾優宿妓。三四年，力漸不支。於是典田園房產，吸二年。鬻書畫古玩，吸一年。其妻屢諫不聽，至於炊烟不舉，遂相反目。治任游蕪杭間，抽豐於父之同年故舊，又吸一二年。厥後落窳無告，貧

爲酒家傭。一二日內，勉力學早起，後漸不振，主人逐之，以致短褐不完，赤足蓬頭，流而爲丐。惟烟具不肯棄捐，仍拾甌作枕，就廟簷下或古墓旁吸之。所丐錢文，盡以市烟。烟不給，繼以灰，灰不給，亦必挑燈側臥，以槍就燈而嗅其氣。如是又半年。自顧瘦骨一把，與鬼爲鄰。念不如歸去，所有產業，尚可易典，爲賣比歸。其妻僅餘牛欄半間，紡績自度，問典產，則絕賣久矣。他無長策，乘妻睡熟，陰竊其耳環及裙袴賣之。妻憤極，私以雞糞納烟中。公子如遊鮑市，恬不知臭。未幾大病，委頓牆下者久之。遂緊抱烟槍而斃。其妻僮所遺烟具，薄治田畝，苦節以終。公子氣絕時，有臺背瘠鬼含笑承迎。問之曰：「前北邙呼公子者，卽某。願相伴多年，尙未諺耶？」因知身已異物，相與攜手同行。約十餘里，入一土城，見往來行人，面目無不微竊沮敗。臺背鬼指示公子曰：「皆我輩中人。」頃之至一處，牆上粉書「地獄第十九」五字。駭問「吸煙何罪，竟下此獄？」曰：「此非官設，乃我輩自立煙館。仰見門額三字曰「自來軒」，意謂本無死法，自尋死路也。旁一聯云，「太空浩浩容若輩，短檠熒熒了此生」。門內路徑各分，一紳宦，二幕友，三商賈，四公子，五輿臺，六吏役，七優伶，八乞丐，九娼妓，十賊盜。臺背鬼導入公子館，館中人以公子曾吹伍員之蕭，拒不納。導人乞丐館，又以公子竊妻裙袴，類賊盜，拒不納。互相爭執，訟於冥王。王歷數其罪而責之曰：「破敗家產，杖八十。拋棄妻室，笞五十。斷絕宗祧，杖九十。倒行日月，惰慢肢體，

各答四十。答已，問「悔否？」曰：「不悔。」加以刀山油鑊諸刑，仍曰不悔。王曰：「此無賴鬼也。本無重罪，姑罰作犬。」鬼卒擗行數里，向一大壑推下，而身已犬子稍長，聞主人室中香氣撲鼻，斃而窺之，則主人與個中人也。日伏榻前，叱之不去。偶主人不在，輒登榻作臥狀。主人怒，杖殺之，後轉生於河北某家，能記前生事，每向人縷述不諱。

賞音子曰：執袴公子，宜錄一通，以當金鑑。

張吳氏

同里張吳氏，中年寡居，每因瓜果之細，謾罵鄉鄰。其穢至牧夫掩耳，彼猶津津然，如脫桶底。一夕，口脣奇癢，搔之愈熾；愈熾，搔之不已，以至血出。明日，覺口噤不能出聲，對鏡則已成合璧，幾於天衣無縫。惟左角微通一隙，饑時用草管強塞隙中，吮麵水一存活。如是者十餘年。自知口孽太重，致干天譴，而人有所觸，依然畫地指天，面赤目裂，吼聲從鼻孔流出。抑何至死不變也！

賞音子曰：長舌之性，至死不變。使造物者遇此等人，即報以此等疾，豈不大快。無如僅僅一見也，抑懲一警百耶？

卷二

分床太史

古漢際生者，農人子也。丰姿俊美，而性極頑鈍。年十六，不能通一經。向就鄰郝讀，距所居三里許，中隔一嶺，躡嶺而南，迺爲塾處。一日散學晚歸，甫至嶺半，聞歌聲繞林際，立而聽之。其歌曰：「家住萬峯巔，復嶺傍猿依鳥。一千年，橫中久韞無瑕玉。要結人間智慧絲。」生不解所云，覺聲韻清越，心殊羨戀。尋聲而西，山石壑礫，暮雲遮徑，瞥見花木叢蔚中，露一巨第。門外溪泉如鏡，略約橫焉，行予近之，坐一大松樹下。時日已昏暗，惶惑不知所之。忽牕內燈光射出，清風過處，復有人彈琴而歌曰：「有美人兮，天外飛來，胸懷珠玉兮，溷跡蒿萊；蒿萊溷跡兮，只今千載。今夜蓬門兮，始爲君開。」繼聞推琴鏗然聲，又聞起立欠呵聲，已而大呼：「雲院，今夜琴聲，清中帶濁，定有暴客窺聽，可開門放韓盧，出孫談其肺肝，然後放渠歸去。」生聞言駭懼，疾起狂奔，不及數武，身後信信如豹，其勢漸危，偶觸一樹，揉絃

而升。喘息未定，見一小婢籠絳紗燈，一女郎至，一錦毛犬遶樹而吠，女叱犬退，命婢扶生下，憇之曰：「小膽碎矣。」相將入室，互展姓字。女郎自言胡姓，字芳蘭，小婢卽雲兒也。生凝眸四顧，見陳設華好，一如世家。再視芳蘭，灼若海棠一枝。五中迷亂，舉止都無所措。芳蘭曰：「大凡文人迂腐，半由膽狹。適非惡作劇，蓋欲爲君先通膽竅也。」生兩目盯瞠者久之，始誼譎而問：「何謂通竅？」芳蘭笑曰：「君真一竅不通者矣。」窗外有人笑曰：「癡郎自來不通竅，佳人今夜竅大通。」芳蘭應聲曰：「瘋大姊慣作隔壁聽，蚤夜入人家，不畏做盜拿耶？」言次，一美人笑入。雲髻高擁，玉腕半揎，笑問生，何處兒郎，既作賊何畏犬？芳蘭曰：「書生膽怯恆也。若司空見慣，如高鬚子，但畏牀頭夜叉，豈畏犬哉！」言已鼓掌，生亦忸怩附和而笑。大姊笑罵曰：「盲眼兒，一丁不識少時不倩人代鬆衣帶足矣，亦強作解事人乎？」芳蘭方欲有言，雲兒白大姊謂高家姊夫遣人來逐。芳蘭曰：「去你去休，片刻不見，盼殺鬚子矣。」大姊且行且言，謂今日正月十五，至九十月間，安排弄璋，慎勿弄瓦。笑語自去。生問：「大姊何人？」芳蘭曰：「彼障姓，妾鄰居姊妹也。近嫁城南高御史，頗有狂傲之態，妾實不甘下之，於是導入空室，薦枕席焉。」詰且問生：「止此乎？抑願歸也？」生曰：「願止此。」曰：「止此亦得，但勿廢讀。」乃除精舍爲書館，自爲督率若嚴師。未向夕，先焚膏以待，雞初鳴，卽促令起。生日讀二三行，自辰至酉，未能成誦。一

日偶他出，及歸，試於牕外竊聽生朗誦，曰：「焉之曰也，無以異於曰人之曰也。」繼又朗誦曰：「有狐緩緩，在彼淇卵，心之憂矣，之子無膽。」芳蘭憤恨而入，問何舛謬至此？生曰：「適章家阿姊教我。」芳蘭嘆曰：「冥頑不靈，致爲巾幗嘲弄，有婿若此，令人羞愧欲死！」言已，痛哭。生赧然曰：「醜瘠眼見，予何嘗須臾廢讀哉？」芳蘭曰：「恂恂如君，縱吟唔至白首，等之門外漢耳。請暫止讀，容妾圖之。」日向夕，高燒銀燭，開釀與生痛飲。酒半酣，芳蘭曰：「明語子，妾非人，狐也，章亦非人，獐也。今被渠戲侮不堪，誓將致君青雲，一吐悶氣。」爰吐所鍊紅丹於掌，以簪剖其半，令生吞之。諱囑雲兒，此後章來，勿通報。日惟閉戶課生讀，如是半年。生於五經諸史均已雪亮，意欲從高習八股文。芳蘭曰：「無須，諸大家文集俱在，妾已揣摩得之，請自今五日讀經，一日作文，一日游眺。」生奉教唯謹。五日後，文成。芳蘭曰：「雜亂無章，非文也。姑置之。」命雲兒設楸枰，與生圍棋。生三戰皆負。芳蘭曰：「弈亦有道，未落指先凝思，某著宜先，後之不可；某著宜後，先之不可；預算全局於胸，然後得於心者，運於手，疾徐進退，一如有紀之師。」生恍然曰：「文之布局，不當如是乎？」芳蘭曰：「得之矣！」又五日，文成。芳蘭曰：「板滯不靈，非文也。姑置之。」攜子出庭，命雲兒出玉匣二。先啓其一，卽有五色彩雲，膚寸而起，散滿空中。復啓其一，一大白龍，天矯飛騰，躍入雲際。或見首不見尾，或見尾不見首，鱗甲隱見，不可方物。霎時清風

一捲烟雲都化，生恍然曰：「文之變化不當如是乎？」芳蘭曰：「得之矣！」又五日，文成，芳蘭曰：「散漫無歸，非文也，姑置之。」命雲云捉水晶大盃，陳几上，一紫羅囊，盃照乘之珠，約四五十顆。先以一珍珠彈入盤內，其珠迴環圓轉，捉摸不定。繼見各小珠，繽紛絡繹，脫囊自出，飛舞於大珠前後。盃潔如秋荷承露，錯落如疎星伴月。徐用金針引紅線，一一貫之，頃刻成串。生恍然曰：「文之線索，不當如是乎？」芳蘭曰：「得之矣！」外此，或學觀音跌座，謂文之莊嚴當如是。或於月下花前，翩翩作長袖舞，謂文之風韻當如是。如是者又半年，一日文成。芳蘭曰：「持此問世，雖養由基之技，不過是也。」喜極，折簡示章及高欽。席間，出生所屬文，高人加贊賞。章不信，陰欲試之。值盛暑，戲吟曰：「笑語檀郎，今夜且分床。」既問生，二語作何解？生曰：「二語本不費解，阿姊所不解者，或味外味耳。」如云：「今夜分床」，則前此無一夜分床可知，如云：「且分床」，則此後不許一夜分床可知，且分床則分耳，願必含笑而語。而今夜之分不分，尙未可知。願爲阿姊進一策，今夜亥時分，明日子時合，則分而不分矣。」言已，一坐闌然。大姊曰：「『日焉之曰』作何解？」生乃羞阻而罷。章與胡遂爲相好如初。翌日，設餞送生行，臨岐執手，一再囑曰：「他日富貴，勿相忘！」生指天誓日而別。抵家，其父問之，詭以游學對。無何，冠童子軍，鄉閭又捷，公車北上，聯捷南宮。請假歸娶，隱念玉堂仙吏，烏可與異類爲匹。遂紆道歸里，另娶宦族。

女爲室。嶺以南，竟爲馬跡所不到。某月日，偶於郵外散步，雲兒飄然突來，牽其裙，羈絆以行。比至，見重關靜掩，錦毛犬盤踞門外，怒目直視。雲兒指松下曰：「此君刻舟處也，可仍憇此。」飄然竟去。回顧犬曰：「勞爾守伺，但一舉足，即飽爾腹。」生聞駭伏，未敢少動。時既久，寂無影響。又移時，猛聽琴聲淒楚，雜以悲怨嘆息之聲，知爲芳蘭歌也。曰：「有美一人兮，莫我肯來，致身雲霧兮，棄予蒿萊。蒿萊棄予兮，只今二載。昔日蓬門兮，悔爲君開。」生慚愧無地，不覺心血上湧，紅丹吐出。方欲讒之，而芳蘭已至。噙其丹泣謂：「孫貴人不記讀有狐緩緩耶？」正酸嘶間，大姊雲兒曳戈並至，怒罵盲眼兒，薄倖乃爾。合當殺卻芳蘭止之。曰：「彼雖不仁，大義難道。但煩高家姊夫，爲予立傳，俾千秋後知負心者，在彼不在我，斯已足矣。硜硜圖報，則彼既蠶尾，我亦蛇足，均失之也。」揮令去。自與大姊雲兒於邑而入。從此洞口呆深，森不識芳卿所在。生尋徑踉蹌而歸，恚愚一如其舊。迨三年大考，題爲「筆床賦」，終日不能下一字，惟分床之戲，鐫骨不忘。會催卷甚急，大書「笑語檀郎」二語而出。閱卷官紛紛傳笑，竟以此罷職不敘。演人齊呼爲分床太史。此余友釋香亭言。

費晉子曰：智慧緣已結，身是玉堂仙矣。一念之差，忍背前誓，分床之戲，其識詞耶？其論味外味與文中三昧，非絕頂聰明人，不能道隻字，乃作者游戲也。

于復禮

明經呂白言，文之于復禮者，康熙間諸生，嘗發異人書，善驅狐，遠近相延致之。一日有紀綱將主人命，投刺相邀，並備肩輿，促即稅駕。生攘臂升輿，覺步履趨捷，如鴻毛遇風。有頃曰：「至矣。」一雪鬚叟，桐帽樓鞵，服紫蕉衣，搖棧欄拂子，盛氣出迎。及入門，見臺階列戟，兩行排雉尾校衛八九人，各按劍立臺上。階前安膨，巨鼎貯滿碧油。一焦面小卒，眇一目，燃槽楮其旁。又一小卒，口齒齷齪，運送薪束入廳。揖詢世胄，叟曰：「少刻當自知。」時日已曛暮，左右然巨炬千餘，散布於廳堂內外。廳中設東西席二，東讓生，西叟自坐。須臾，饌陳陸海，叟惟舉杯勸飲，寂無一語寒暄。生不能耐，復詢寵召之由。叟曰：「少刻當自知。」生疑懼交縈，方欲吐辭，見左右低語白叟，謂鼎油沸矣。叟曰：「少安毋躁。」仍舉杯勸飲。生察其巨涸，乘叟他顧，急齧中指，暗書「雷」字於掌，握之以覘其變。俄左右復白叟，謂鼎油大沸矣。叟曰：「寂聽無譁。」乃停杯離席，邀生散步，生隨之。比近鼎側，叟忽變色問曰：「君何嫉狐之深？」牛曰：「雄者穢人閨閣，雖者亦促人壽算。」叟曰：「罪不至死，驅之可也。必絕其類，毋乃已甚？」言次，諸校衛勢將用武。生舉袂伸掌，霹靂一聲，人室俱杳。鼎側眇目狐死焉。昏夜不辨路徑，計惟兀坐

以待天明。五更許，倦極假寐。見叟率諸校衛，張弓挾矢而來。生窘中不及戒備，但持空拳相向，而羣狐已竄。既曉，認其地，知爲城南萬石山。野苔中燭淚滴遍，后遭常和尚之變，復禮死焉。

賞音子曰：于生盡節事大，驅狐事小，乃呂明經詳其小，而略其大，何異倒餐都蔗耶？

沙跡

前在山左候補時，賃一民房作寓。局勢不甚寬廠，而牕几潔淨，案無點塵，意頗適。忽一日，晴晝昏暗，漫空下沙，溼濛若霧。街衢往來，雖乘輿不能行。比戶掩扉，市爲之罷。予坐斗室中，三面有壁，一面有牕，而泥紙甚厚。門有簾牀有帳，頂上有簷，不知沙從何落，亦縷縷如密雨散絲。四圍張燈，光焰奇綠，苦無遠照。有履聲來前，未審何人，聞音始辨，不得已擁衾假寐。竊念混沌未開時，無晝夜，無陰晴，無年月，無今古，無南北東西，無城廓宮室，游其中者，如兒居母腹。無梯械險阻心，無恩怨美惡心，無緇銖計較心，無富貴貧賤心，所謂狂狷榛榛者，是耶非耶？天既曙，沙亦頓息。見案几積沙三寸許，色如研細丹砂，雜以硝磺之氣。中間幻出多狀，有如魚龍者，有如蚯蚓者，如花如卉，如草如蟲，如山水，如錢隸，如虎豹，犀象，如鸞鷟，鸚鵡，奇怪不一。及聽鼓入官廡，同袍多人，正談此異，謂滿城皆然，雖窗櫺均向處無不變。

幻如此，此道光六年事也，惜不記某月日。

黃音子曰：猶憶道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住荏平之金雞店，所見如此，次日亦聞晦如昏夜。至二十七日方能開車。詢諸逆旅及道旁老人，皆不知是何祥也。混沌一段，妙想入微，知作者無時無處非學。

異人

濟南南門外，有嶽帝廟。土風於正月初六日起，十五日止，士女赴廟進香，謂之嶽會。友人要予往觀，至則車馬雜遝，男女肩摩，無賴子廁混其中，未堪言述。廟外百戲具陳，略一觀覽，已覺神倦，遂巡東向廟側一門，扇閉甚固。外有二人掌其符，願入者則交青蚨二十枚。怪而問之，曰：「中藏異人，初令人疑，繼令人駭，繼令人笑，繼令人啼，卒令人眼花迷離，歎觀止焉。」其聳聽如此。有自內出者，無不衆口同音，嘖嘖稱異。余與友人逐隊同入，由迴廊再折而西，見一大院落，中施八尺屏幔。屏外一老猿，貌蒼古一矮人，三尺許，年近百齡，廣額闊面，髻與身齊，手搖白扇，說白開場，謂鑼不打不鳴，技不演不熟。關當風則香，人出衆則美。今看官畢集，美人何惜雅曲一奏，旋聞屏中鶯聲漫應，琵琶聲起，矮人叩食器。

應絃音調。雖萍陽江口，應遼一籌。何物妖姬，移我性情，卻又粧嬌作勢，不以身色示。所謂令人疑者，其以此歟？已而請見美人，美人問辭，三請而後許。及撤去屏幃，一赤臉長漢，袒露上身，席地坐，琵琶倚焉。細觀則兩肩無臂，適琵琶殆以足指撥也。始知所爲異人者，卽此所爲令人駭者。亦以此旣而共作葉子之戲，異人以足分取次第，排列如張紈扇，無一葉參差。又戲擲骰子，無一子遺漏。統計皆矮人負，異人勝。矮人故白賴，異人怒，一足掠其髮，一足擊其背，其聲鏗然。觀者大譁。矮人曰：「稔知子別姬一劇，最爲攪場，曷演之？」異人諾。令老猿蒙假臉扮虞姬，自作項羽。矮人吹笛和之，其聲淒清，其狀愁慘，一字一淚，一轉一咽，聽之如置身垓下，烏江之水，爲之不流。衆人方笑忽啼，不知何以一往而深也。問：「技止此乎？」曰：「未也。」平列三竿於百步之外，高約五尺，竿頭各縛碗大竹圈，圈中管活機彩蝶，異人仰臥地上，足撮泥丸，一一擊之。擊左左中，擊右右中，擊中中中。中時彩蝶翻動，如轉紡車，韻聲颯然。老猿撫掌，矮人起，細觀者叫絕。異人曰：「未也。」兩足各握一丸，一時並發，則見左右兩蝶，離圈飛去，尙未跌落，而泥丸繼起，中蝶亦瞥眼隨到，抑何微妙乃爾！異人曰：「未也。」旋以左丸右擊，而右竿倒；以右丸左擊，而左竿倒；以左右丸中擊，而中竿又倒。余曰：「觀止矣！技至此，蔑以加矣！」觀者鳥散，余與友人仍遂隊同出。

賞音子曰：此技之異，余於都城亦見之。一時觀聽莫不驚訝，安得如此生花之筆，傳神阿堵耶。

雙美

歷下洛口某富翁，一胎生二女，官骸各具，而背肉相連，如對蝦然，內子不忍棄，育之。比長，頭首端好，雙鉤尤細，惟是此仰則彼合，此前則彼卻。衣則前襟實而後幅虛，裙則下摺分而腰圍合。好事者作文嘲之，中有云：「花開並蒂，修來定是幾生。樹長連枝，合處翻成缺陷。山川戾氣，天地畫添足之蛇，今古奇談，父母產相持之蚌。幸比肩於畢世，悵觀面其何時！效西子之舉，雖各有心可捧，仲麻姑之爪，同一無背可搔。腫背駱駝，無其累贅；橫行螃蟹，多此頭顱。晚步拜月之亭，若個蓮花倒斲；曉臨畫幃之鏡，問誰秋水先橫。儘可同搖烏雲，只堪反攜玉手。衾裯與抱，最難半夜翻身。酒食相邀，終有一人面壁。赴巫山之會，背水爲城。與天癸之波，鄰國是壑。喜神自有定位，爲底一個向北，一個向南。死期若不同時，豈不半面是人，半面是鬼？」爲此待字十年，無問名者，後不知所終。

賞音子曰：雙美之異，其比目化生耶？得此敘述，覺自來小說家，有其鮮妍，遜此工麗也。

異足

甲子歲，余與二三研友，同赴鄉闈。道出西林渡，瞥見一女，足跟向前，鳳頭向後，履踏自如，略無滯礙。異之，以問居停，爲述其胎生如此。時一友喜吟詠，因指以爲題，應聲曰：「貼地蓮花逐後生，卻疑說法現觀音。分明指與當前路，進步常懷退步心。」一時贊其敏妙，無能和者。後二十年訪之，知其已嫁某郡，兒女成行，且抱孫矣。

賞音子曰：近日宦海中，能知退步者鮮矣。得此當頭一棒，應須耳聾三日。

異眼

丁丑會試，余於闈中見一舉子，貌極魁梧，右眼脰長一肉角，約高四寸，角端生眼，略細於左，而閃灼啓閉，仍與左眼消息相通。維時笑向同號生，謂此公若令衡文，定能獨具隻眼，不虛爲黃沙罩也。亦奇。

賞音子曰：試官衡文之眼，關係人之窮達，自當放出慧光，勿使明珠見遺，否則與瞽何異。

蓬萊漁人

蓬萊漁人入海捕魚，偶失足墮水，爲巨魚所吞。始惟氣悶而已，漸覺熱甚，如坐沸湯。自分萬無生理，幸腰藏利刃，力剖一穴，探首而出。仍攀魚脊，與之上下。頃之，魚浮水面，氣息已微。徐視之，長可四五丈，闊約一二丈。隨風飄至榮城石高，居民見之，爭欲瓜分其肉。於是先用鐵錨鉤緊腮際，次以粗麻繩續長鐵練，數十人力挖上岸，因得相及以生。惟兩耳及十指，則出魚腹後，漸化爲鳥有矣。此文澄余生爲予言。因嘆曰：幸哉！此漁也！業已將死，而卒不死。死之日，反爲生之年。冤哉！此魚也！本以養生，而卒不生。生之機，卽爲死之道。漁人旣遭滅頂之險，脫不暫寄魚腸，早化作波濤之鬼，是其生也。當以巨魚爲恩星。巨魚若無大欲之存，卽或偶觸釣艇，何從操入室之戈？是其死也。轉不得以漁人爲怨府。漁人本有意於魚，加以機械害心，故罰及枕流之耳，執竿之手，亦足小懲之矣。巨魚原無心於人，徒以口腹之故，遂裁及藏書之腹，化龍之身，可不深戒之哉！

賞音子曰：漁與魚結不解之緣，得此判亦可不怨矣。

妖人花氏

蓬萊一案，懸久未決。後借妓者之力，其奸始破。錄之以見聽訟之難。先是監生吳起仁者，以妖人亂閩等情，連犯解縣呈控。縣令某，受詞准理。甫坐廳事，而男婦老幼，爲觀妖人來者，塞滿於階之東西。吳起仁率其健僕十餘，各持木棒，監押所謂妖人者，自頭門蜂擁而進，及視所謂妖人，則蓬臉飛春，柳腰橫翠，含羞下跪，極口稱冤。陰念此固美人也，何妖人之云。據吳起仁供，妖人於某月日，自稱花氏。黃縣李某之妾，以不見容於大婦，哀求止宿，某不合容留，以致亂及閩閩。吞吐之際，似有未忍盡述者。訊之花氏，又以吳起仁謀姦不遂，因而捏詞妄控，力辯實係女身。令媒氏於暗室驗之，皆曰：婦也，非男也。無已，以命後堂侍婢驗之，皆曰：婦也，非男也。令怒，痛責監生，將欲褫其衣頂，而移查黃縣，並無李某妾逃之事。疑之，遂成游案。凡歷三任矣。後某令接任，吳起仁仍具前詞請控，令示意妓者，僞爲伴娘試之。妖人初猶堅忍，後漸狎昵，不覺技癢，則偉男子也。返命於令，重械之，仍執前供。適漁人獲一海狗，送縣。迺牽妖人於馬房，絆其手足，褫其下衣，驅海狗舐之，約半刻而人道下垂，蓋運氣踏陽法也。始吐道孽所及，原不止吳氏一家云。因案懸日久，礙難具詳，遂拔筆判云：審得妖人花氏，幻可女可男之身，設乍

陰乍陽之局，形同蝙蝠，混入粉蝶羣中；性類鴟鴞，飛落流鶯隊裏。試探香之手，俏男子，巧學壽陽粧，作入幕之賓，莽佳人，硬闖天臺路。武陵春暖，尙津者是梢婆，不是漁郎；銀漢波恬，拋梭者是牽牛，不是織女。穴藏狡兔，爲底有昔出頭。身現觀音，那容如此說法！天網難漏，惡貫已盈。無淫具，豈有淫行。非前任之虛堂鏡閣，以僞成，仍以僞敗。儘女將之幃幃機深，海狗本類饑貓，瓦鑪徐繇，馬房修成裸國，玉杵低垂，惹火燒身，彼花氏之合投諸東海，開門揖盜，爾監生亦難濯彼西江。判畢，反縛妖人沉之東海。合郡快焉。

賞音子曰：人妖之案屢見，然未有如花氏之狡者。使不遇蓬萊後幸，則其奸終不破矣。故知老吏斷獄，總不外「精細」二字。

入甕生

入甕生，談者忘其里居姓氏，因一段奇逢，得自甕中，故以是稱之。云：生粗涉詩書，家中不中產，年逾三十，尙未有室。一日，有老翁造訪，自言吉姓，系出匡山，今以秦岱尊神之薦，得柄此一方。柯郡不遠，肯從吾游乎？言次，從人抱一甕置牖下，曰：「請君入此。」生不知所指，試一窺之。其中山川闊淡，樓閣蕭

疎毒霧昏霾，迥非人世。正猜疑間，倏見影仗朱簾趨迎道左，一金甲神扶翁上馬。自不覺衣裳冠履，煥然一新，玉轡雕鞍，隨翁馬後。一路綠慘紅愁，無敢諱者。有郁嫗犯鹵簿，執而蹂躪之，須臾氣盡，則雙轡也。生腹誹其暴，乘隙潛逃。翁令鐵騎追回，挾持一行。無何，路徑漸曲，天光愈晦。側聞兩部鼓吹，已至府門。一白毛銀鼠揚眉吐氣，迎於東階；一金絲黃犬，舞爪張牙，迎於西階。翁與生下馬登堂，館於東院。飲饌供帳，備極華美。生始而狐疑，繼而兔脫，至此乃如雀之躍也。比夜，有抱衾相就者，初不敢納，固逗之。遂及於亂。詰所自來，則翁長女而嫁白左司者。問：「翁何如人？」白左司何如官？此何如地？翁之要余以來者又何如事？」笑而不言，竟去。明日翁使人將意，謂少女未字，願以生爲相仗之選。迨吉巳卜今宵矣，於是羅綺織天，氎氍貼地，昨金甲神，指揮匠巧，繫彩樓於甬壁前，傳集梨園，聽候演劇。時剛正午，見紗籠十餘對，各簪金花。笙簾細樂，由內院導引彩輿，直過東院。旣而羣公子來，孫公子來，翁及兩翁皆來，兩婿者，一稱白左司，一稱黃右司，即昨之迎於東西階者。旣而白夫人來，黃夫人來，翁夫人偕少夫人、孫少夫人皆來。男各數僕，女各數婢，僕又有僕，婢又有婢，一時步履雜踏，環佩玎冬，簾內啞啞，簾外啞啞。生耳目眩亂，酬應都乖。已而昇筵旣設，副未登場，檀板金箏，唱「劉阮天臺」之曲。白左司曰：「是不足以博翁歡。」命演「楚霸王咸陽坑降卒」。接演「張獻忠當筵斬美人」。黃右司曰：「是

仍不足博翁歡。攘背起，隨意於彩樓前，縛一人於階下，指爲巨盜，挾其雙睛以獻。翁乃掀鬚離席，大笑曰：「黃右司眞吾快婿也。」簾內外依次各散，侍婢導生入房，再演天臺焉。異日，女言於翁，以生爲左右虎衛，居然衣紫拖紳，與黃白同列。白夫人不時來修舊好，女知之，亦不爲怪。甚且當關者一夫，而同心者二女。明張旗鼓，大肆戈矛。半年後，則弩未不穿魯縞矣。女厭惡之，屏諸廊下，不許入闈，而不禁慾火之中燒也。商於大姊，欲遷就白。大姊曰：「是叱噫者，何能爲！無已，其黃右司乎？」於是引蜂入室，既卜其夜，又卜其晝。彼右司者，本歡場健將，每於爛觴之餘，繼以舌戰。以此女懷大暢，愈厭惡生，生忿極，陰使人洩其事於二姊。二姊怒，率健婢十餘，操戈入室，正值狗苟之行，固結而不可解。撻之數百，始曳兵而走。詬誶之聲，直達內院。翁偵知其故，立縛右司，先以巨斧脫其牙，使不能噫，然後從而醜之。羣公子不待翁命，溺女於井，及婢之通緜索者，厥後翁夫人傷二姊之寡，又以之再醮生。詎生初猶蛙怒，繼而蠶眠，漸且如龜之踏也。未及半月，依然門外漢耳。會有以大姊之亂，譖於翁者，翁命左司鞠之，於是幕中容翻爲階下囚。私念諱焉，而勢將不可生，不如承焉，而法或不至死，毅然曰：「猥承俯就，不合仰攀，和姦是實。」左司曰：「此間有律而無例，盜賊無首從例，姦情無強和例，但有犯則死。」生曰：「某爾則姦容妻女者，未審與淫惡同科否？」左司怒，請翁坐堂皇，縛姦夫於東柱，縛姦婦於西柱，各

納一緇於棍而牽繫之。彼東之貓，觸其私以爲鼠也，咆哮而恣屠門之囓。西之貓，嗅其私以爲鼠穴也，爬爬而奮于王之爪。觀者大譁，而翁怒不息。方將磔裂其肢體，突一黑面將軍，自天而下，指翁曰：「爾乃匡山老狼，謬託衣冠，野性未改，何爲肆其毒以害民也！」言訖，刀舉首落，搜其子若孫，及左司誅之。謂生曰：「余爾尙未助惡，可速去。吾將碎此城矣。」生得釋，絕塵而奔。約四五里，忽霹靂一聲，天光大霧，身在甕外，而甕已粉碎。他日過斜邪里，有賣笑於門者，酷似白夫人，但經大創之後，不敢重閱武陵云。

賞音子曰：匡山翁卽中山狼也，使遇東郭先生，將不待詢三老，蚤嗜之矣。積惡肆凶，上干天怒，寧多妖狐，行同短豕，黑面將軍一喝，翁迺自入甕矣，生無尤焉。

褚仙

鄂州縣治之東，有客寓一所，相傳樓中多怪，曠無人居。有褚姓名仙者，毛遂於候補童別駕，頗爲崑崙奴，力勸主人移而家焉。每向夕，輒聞膈膈膊膊之聲，以問褚曰：「侍女振衣耳。」後值上元夜，褚曰：「聞女輩習有薄伎，敢當筵一獻否？」童曰：「可。」倏見樓門開處，書燭千條，有金盃金甲女將一

員，手執紅旂，率所部長戟女軍一隊，排列於東。又銀盔銀甲女將一員，手執白旂，率所部短刀女將一隊，排列於西。杏黃帥字旂下，校衛多人，護一道妝元戎，捧劍登壇，勢搖山岳。童曰：「太平家宴，何勞孫子教軍。」褚仙曰：「是」。於是解甲偃戈，羣動俱息。旋有歌妓八人，朱脣皓齒，奏萬國朝天之曲。繼有舞女八人，弱腕纖腰，進六合還淳之舞。褚仙曰：「歌舞且停，羅漢過江矣。」則見龍女揚旛，龍王稽筭，趨迎道左。一尊者騎虎前導，一尊者坐獅後隨。中一白巨象，屹若山立，赤鼻紅牙，衆尊者護衛以行。象背之上，立者、坐者、俯者、仰者、飛錫者、拈花者，褚仙一一指點，謂誰爲跋陀羅尊者，誰爲迦理迦尊者，誰爲伐闍羅弗多尊者，不必十八，不必不十八，由形而影，影盡而沒，惟龍女之旛，歷久愈明，上繡大金字。四曰：「富貴神仙」。童樂甚，命以紹酒百罈勞之。突有唱採茶燈者，蜂擁直入，鑼鼓大振，一時驚懼各竄。褚仙化一白蝙蝠，其大如扇，破空飛去。明日跡之，鼠糞滿樓而已。

賞音子曰：褚仙果有異伎，留與宴飲爲樂可也。叱以爲怪，雖常亦怪，那得如許花園鏡簇文字？

化鶴叟

齊安城北十餘里，故有荷花池。其地曠蕪，有物凭之，未嘗爲仙，爲狐，爲花妖，爲山魃也。某年月日，有巨公遂非氏者，於父死百日後，偕一清客，攜棹往觀。至則紅嬌白膩，間以綠蓋碧筒，薰風徐來，水波不興，三五浴鷗，清香浮動。堤上垂楊，大可合抱。就陰濃處席地坐，開樽痛飲。遂非笑謂清客，古以蓮爲君子，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真不吾欺也。清客阿諛之，相與叫五呼六，決勝負於一拳。忽良苗葱翠間，有人踏歌而來：「人生七十古來少，先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涼與煩惱。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白早。」比近視之，貌古神清，非塵中人也。尚之曰：「不速而至，來作索飲惡客耳。」跌踟竟坐。遂非曰：「適叟所歌何詞？」曰：「此徽州唐皋勸世歌也。其詞未竟，願爲明公續之。」乃擊枹載歌曰：「中秋過了月不明，清明過了花不好。花前月下高歌，及時忙把金樽倒。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幾度埋芳草。芳草高低新舊墳，可憐寒食無人掃。」遂非沉吟久之，覺末二語，一似譏其不守墳者。勃然曰：「叟於飲酒外，更有何能？」曰：「但解狂歌，別無他技。明公正讀，請歌蓼莪。」遂非曰：「朽腐之詞，徒亂人意，願譜新腔。」叟曰：「山塋邨夫，恐觸君怒，應一句一觥以示罰。」手執仙提，速飲四觥。朗吟曰：「哀哀我父正披麻，醉倒山巔又水涯。墳土未乾君莫笑，豪情一點爲看花。」吟已化鶴飛去。此門人馬生爲余言。

賞音子曰：昔原壤母死而歌，遂非氏豈其流亞歟？何放誕若是！化鶴叟爲名教起見，非尋常遊戲比也。

赤壁雅鬼

黃岡歐陽生有睡癖，借榻於赤壁之二賦堂。一夕聞東坡亭上笑語之聲不絕，出堂窺之，一聳肩叟，龐眉皓齒，倚欄作推敲狀。一脫帽客，前顛後仰，唱「萬事不如杯在手」之句，趨前相見，各不相識。通問畢，知聳肩者爲府學司馬生，自言有詩癖。脫帽者爲靳水謝生，自言有酒癖。生亦以所癖告。司馬曰：「余三人雖萍水交，應各抒所嗜，以永今宵。某不敏，敢拋磚爲引。」抱膝吟曰：「秋風起，逸興飄，身已化，習未消。扶吟杖，泛詩瓢，鬚慢撚，頭輕搖。思乙乙，著超超，嗤鶴膝，忌蜂腰，賢四十，曲六么。擬樂府，續歌謠。懷遠道，別朋僚。花樹下，月明宵。灞橋雪，海門潮，局格老，風味饒。茶多飲，酒頻澆，廢寢食，忘暮朝。生啣啣，死嚶嚶。泉臺影，慘如魍。」生曰：「詩則佳矣，奈何作鬼語？」謝曰：「鬼而雅，何與人而俗？」滿引一斗，拍手高唱：「秋風起，酒旗飄，腸正瀉，客見招。三升榼，五石瓢。風雨夕，花柳朝，初筵什，歡酌謠。嵇谷海，類生潮。舞雉雩，樂陶陶，捉水月，吹洞簫。乾坤大，歲月遙。太白樓，杜參橋。醉潭詩，杜參橋邊載酒還。」誰荷

鍾，此連鑣。賈廙詩：「暮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鬪時。」秋城破墨塊澆，生阮籍，死王喬，傾三卯，凌九宵，形骸放，貧賤驕。九泉下，伴詩妖。漢書：劉歆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吟未竟，生已隳隳睡去。謝勃然曰：「詩酒之場，豈容措大舛睡？」刻燭於此，如詩不成，罰依金谷。」生曰：「頃實眼倦，願俟異日。」客固強之，因拔筆書曰：「秋風起，睡味饒，拋身世，屏塵囂。微醺後可憐宵，雨浙瀝，風飄蕭，溫紙帳，絳翠翹，高支榻，淨泥窠。心旌偃，智燈消，遊廣漠，陟喜峽，羅浮近，華山遙。甜且黑，暮而朝，盧生枕，尹母綯。唐文類聚：尹喜母嘗書睡，夢絳綯身。袁安雪，鄭人蕉，蝶栩栩，蟻寥寥，松間鶴，限上貓，生諸葛，死焦饒，日三丈，未伸腰。」陸遊畫睡詩：伸腰午飯餘。司馬曰：「先睡心，後睡眼，實得睡中三昧矣。」謝曰：「今夜樂甚，恨不與琴操偕來，渠故癖於色者。若使操觚，定多麗句。」生方欲致詞，詎雞聲喔喔，二客已杳。

賞音子曰：結習未消，死猶技癢，良可悲矣。琴操之說，令人神往，妙在曲終不見，江上峯青。

秋宵蟲夢

探奇子秋宵假寐，覺新涼初試，餘暑未消，念不如小步迴廊，一抒積悶。比出戶，見花影迷離間，燈光數點，一綠衣女倚樹長吟，其音淒切，蓋行香子詞也。一秋夜無眠，愁緒縈牽，江城夢似斷仍連，哀音

逸響，者樣清圓，似機上絲，縷上笛，馬上絃。游徧華林，開口誰憐？況螿螂一卻一前，不如脫骨，作個飛仙。受一林風，一天露，一溪煙。迨尋聲跡之，則老桂婆娑而已。正猶疑未釋，又見怪石嵯峨中，燈光轉熾，有聲唧唧，一似遙答前響者。但前則疎而朗，此則靜而細。松陰跌坐，聊作顧曲周郎。其詞曰：「楚塘寥落晚風輕，一曲悲歌噪月明。錯認鶴樓弄笛聲，最關情。一半兒嗷騷，一半兒冷。斯時如置身廣漠，神怡心曠。而池邊草際，復增無數燈光，風_神處又有人按箏而歌：「浮踪一向踢晴沙，呀，一個波查，呀，一個波查，撞破乾坤波打查，打波查，共一家。用五燈會元句呀，一個波查，呀，一個波查，鼓吹只今鳴兩部，呀，一個波查，呀，一個波查。冬烘猶自波打查，打波查，罵淫蛙，呀，一個波查，呀，一個波查。歌竟，一躍入水。細釋詞意，知前所聞者蟬琴，繼所聞者蛭笛，終所聞者蛙鼓。其往來引逗，忽聚忽散，乍明乍滅者，螢火也。皓月在天，人影在地，審視明白，豁然夢醒。

賞音子曰：凡物各有性情，即各有聲口，絕不相蒙也。解此然後可以賦物，似此然後可稱工於賦物。

盲盲緣

致虛閣雜俎：唐明皇與玉真，以錦帕褻目，互相捉戲，謂之捉迷藏。今兒童以手蒙眼，名按盲盲，卽其遺意也。盤水許生攀龍，美丰姿，十三游芹水，偶於門外散步，見鄰里諸女伴，正於月下按盲盲。就中一女，約年十二三，靚雅莊妍，嬌若雛羣之鶴，瞥見生，趨欲避，生曰：「等稚子耳，何避爲？」詢之，知爲李姓，棲鳳。生撫掌曰：「棲鳳，攀龍天然妙對。」小生何修得此！女似嫌唐突，歛袂含嗔而去。生恐其述於父母，頗懷疑懼，及他日遇之，並無慍色。怡悟前之含嗔者，或謂女伴之多言也。正擬因緣委幣，詎女忽病狂，行曰：「盲盲」，坐亦曰：「盲盲」。父母詰之，不應，但以手蒙眼曰：「盲盲」。如是者數月，延至中秋，絕粒竟死。女不自知死，覺冷然御風而行，恍惚入一茅舍，一婦適臨蓐，轉側間，身忽縮小，張目四顧，老少四五人，奔走於室。一媪以指逗其頤，女朗言曰：「盲盲」。舉家駭怪，謀欲殺，而玉貌花凝雪膚，月映，愛而育之。曰語花，誌生初也。自此嚙不出聲，一如啞然。許生聞鳳死，並悉病中憨態，哭之痛，誓以不娶報鳳。十八領鄉薦，二十一捷南宮，二十八擢南陽守。中饋乏人，淡如也。楚有鄉榜同年孔生者，會試歸，便道相訪，生款留於署。梧酒間，孔以內助不宜久虛爲言。生備述端末。孔昂首如有所思，既而曰：「異哉！有是事乎？果爾則鳳故死而未死也。請浮一大白，吾爲子了此宿緣。」生如醉如迷，進叩所以。孔曰：「吾鄉，玩遠帆者，貧士也。中秋夕，內子產一女，甫墮地，以手蒙眼曰：「盲盲」。今合生死年月日

證之，非棲鳳而誰？幸猶待字，惜石不能言耳。生樂不可支，謂奇緣果就，則一十五年癡夢，何殊破鏡重圓。雖嫫母無鹽，方且鑄金事之，於啞鳳乎何尤？孔毅然以冰人自薦，不數月，魚軒臨署，賦好速焉。花燭時見女豔似前生，戲蒙其眼曰：「盲盲」，女亦嫣然曰：「盲盲」。於是語花真解語，啞鳳成鳴鳳矣。孔賀以詩曰：「漫將兒戲傲明皇，隔世猶憐妃子粧。不止洞房添韻事，新詩借可補迷藏。」過庭錄載小兒迷藏詩，末二云：路郎有意嘲竊股，惟有迷藏不入詩。後生官方伯，鳳生二子皆顯貴。

賞音子曰：兒女至十歲後，即當加意防閑，但使一見所欲，則石爛海枯，此情不死。龍與鳳其明驗也，誰謂兩小無猜耶？

宋鐵頭

楚人宋鐵頭，以拳棒游於濱黔間，自詔得少林遺傳，手握鉛丸，大如鵝卵，兩腿縛鐵瓦，縱步上屋，輕如燕雀。腕懸百鈞不墜，運氣於頂，頭堅如鐵，觸壁碎，觸牆墮，故人以鐵頭呼之。嘉慶某年，道經普鄉，有譚某者，貌魁梧，有膂力。宋見而偉之，謂肯從予游，禹夫敵也。譚糾其黨數人師事之。先習拳，次習棒、鞭、調、戈、矛，以漸而及，顧藝未成而命案出，譚自投首焉。集同學諸人證之。蓋宋與譚演棒，方成門

戶譚舉棒揚聲曰：「師尊照棒」棒落而頭骨破，腦漿流，不須洪爐鎔而爲液矣。鐵云乎哉！噫！宋以頭獵名，卽以頭殞命，豈運氣之法，有時而疎耶？孟子謂「術不可不慎」，於斯愈信。

賞音子曰：宋之教不立實，宋之術未精也。近有弟子而與先生弄筆頭者，豈譚某階之厲耶？
羿亦有罪，可不鑑歟！

江勝

江勝，營伍兵書子也。居游府署側，纏綿時，聞署中鼓吹聲，輒張手作擷笛狀，啞啞以嬉。比長，自言前生爲游府伶人，某名某姓，父教之書，亦穎慧，惟性耽樂器，琴、笙、簫、管之屬，購求維備，而於笛尤爲羊棗之嗜。側聞嵒歸僧海覺，號辨笛聖，往訪之。覺曰：「善音者師音不師曠，子具有宿慧，歸而求之，徐當自得也。」勝歸，厭居城市，袖笛游於幽林遠澗，或風清月朗，叶長松謾謾之音，或人靜夜闌，流老竹嘒嘒之韻，豁然曰：「此天籟也，笛亦順其自然而已。」試迎機一吹，疎越如桐間晚風，瀏澆似焦上曉雨，自覺四大怡怡，一性申申，長笛而外，不知天地爲何物也。漸且由一器而通之凡器，由一曲而通之他曲，志得意滿，復往見覺。覺亦極口揄揚，相與考官商，究徐徐孜孜不倦。一夕，正對榻臥，忽有敲月下門

曰：「余李謩也，聞二子善笛，不免見獵心喜。惟余有三不吹，非其時，非其人，非其地，皆不吹。此地山多而莽，水淺而濁，天下惟九龍二泉間，迥非塵境，曷乘興一游乎？」言次，望空招手曰：「鶴來！鶴來！」覺與勝不覺跨鶴輕舉，隨李東向。須臾，雲蒸霞蔚中，曇華現焉。一閣縹緲空際，上可摘星辰，下足吞湖海。閣中銀燭高燒，檣俎盛列，歌者四人，衣青紵衣，躡五絲履，裙拖六幅，倚檻而待。見李與客至，譁然曰：「是卽所謂笛聖者乎？」李曰：「若輩僻處邊隅，足不到吳越歌舞場，無怪夜郎自大。余之邀以來者，正欲其見秦岱之高耳。」於時李南面箕踞，四姬東西分列，覺與醉踞踏參末座。酒三酌，歌者度曲，自出玉笛和之。萬籟俱寂，行雲不流，能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嘘吸。彩鳳迴翔，游魚出聽，所謂天上僅有人間罕聞也。曲終，謂覺曰：「滿招損，毋勳曰聖也。」謂勝曰：「謙受益，毋自謂得也。」振袂一揮，兩人仍臥榻上。海覺從此焚笛，勝亦嗒然若喪。家故貧，仍循循爲游府伶人，朝暮吹將軍令云。

賞音子曰：王充論衡謂涉淺水者見蝦，其深者嘗魚鼈，尤其甚者觀蛟龍。入道淺深，胥猶是也，獨笛也歟哉？

保孤義犬

乙仲秋，讀徐仲光先生義犬記，因憶丁卯棘園，同號生某，談其鄉保孤義犬，心誠之，未嘗忘也。黃平州某甲，與其弟乙，薄有田園，未析居而乙死，妻有遺腹，族鄰咸知。甲夫婦恐生男而業將二也，中以蜚語，逼令他適。乙妻曰：「青蠅所汗，常在素練，吾誓以守，骨可碎，志不可奪也。」比產，男也。嫂大恚，謂是呱呱者，鼻祖眉眼，均不肖叔，知爲誰何種。明日抱詣公庭，問孀婦何自生兒，恐千人指謫，唇輔笑破耳。乙妻不堪其詈，夜半啓後戶，棄兒於埜，不知所之。先是家中牝犬，一胎將六雛，乙妻憫其雛多乳少也，且暮以米漿飼之，至是盡去其雛，搖尾逐乙妻後。約三四里，形影俱邈，乃叫號作哀痛音，如不勝情已，而啣所棄孤，藏於密林廢窰，人不知覺也。甲與婦，置不問，轉於人前嘆弟婦不仁而已。時州牧爲余房師普齋亭先生，有廉明譽，放告曰：「一人人立而前，據地嗥嗥，若有所訴，先生嘗其異，擲籤於階，諭之曰：『如有冤抑，可啣此往，余差役爲爾助。』」犬驟然興，啣籤趨出，待於大門之外。役至，乃踴躍前導，且走且回顧，以慮役之陽奉陰違者。迨至廢窰，則蒙茸枯草中，孤兒在焉。一役抱之起，仍循來路，施從所之。詎犬忽西折突入甲室，盤旋飛舞，繞甲身如健驢轉磨，役拘甲，相將入衙，始吐籤於階而伏。先生問狀，訖，並集族鄰訊之，無敢飾者。惟乙妻蟬脫，且不信兒之以此存活也，試臥兒於地以覘之。適兒正啼，犬驚起，趨就兒所，屈腰側臥，首與兒首相撫摩，四足環抱，翼而哺之。其聲呶呶，宛然慈母。先生拍

案叫絕，環橋觀者，如演藏孤以迄觀畫，莫不嘖嘖於屠，而嘖嘖於程與杵也。斷令甲，踪跡乙妻獲日另結。畫田園各半，選族之賢者，令撫孤。犬則簪花於頂，結彩於背，鼓吹送之，以獎忠義。於時爲韓廬，爲宋鷓，爲繫尾反噬，爲投骨相牙，獠獠者，胥跳躍於義犬左右，與有榮施焉。他年，詢之里人，謂乙妻終如神龍，只見其首。豈犬依棲孤兒，至死不過甲門云。

賞音子曰：程嬰，杵臼人也，其保趙孤，亦人臣之分也，然已卓越千古矣。此犬以畜類而踵其美，目爲忠義，夫豈愧歟。

孫巫

孫某，業巫，自言受異人傳，能白晝見鬼。病家多延致之。入門，故左右視，語主人曰：「陽氣盛，無傷也。」既近病者居，若驚若訝，忽叱曰：「何物妖魅，作祟於此，欲以骷髏試法耶？」主人詰之，謂鬼闕於室之某隅，或男或女，年約若干歲，衣何色衣，病者某月日時，於某地相犯，犯時不寒而慄，痛苦是何部位，言鑿鑿可據。主人懼，求禳解。曰：「利用烹。」規地爲壇，貯油盈釜，燒黠炭焉。俟火候十分，沸沸如風，滾池水，試以楫樞，飄焦灼，乃擲袖探釜底，旋轉一匝，出手示人，皮膚無恙，觀者咋舌。於是腰束紅布，以

楮錢一握，簪髮際，潔明水一盂於掌，敲令牌者三，口呼太上老君及師祖師父等名目，以足蹬地，吸水向鬼在方位，噴之。伸右手作擒獲狀，捧之於釜，聲啾啾然。已而曰：「滅矣。」傾去碧油，枯骨在焉，封入瓷瓶，投諸水，或墜於堦，病亦旋愈。屢試屢驗。六十年於茲矣。一日作法於某鄰某戶，當探試時，若有物從中牽制者，腕糜爛而氣亦絕，說者謂同類陰破其術，然歟否歟？抑厲鬼實擲榆之歟？夫孫某老於巫，其志亦將以求食也，詎晚歲時乖，罹此慘報，執斯業者，能無心灰氣阻耶？

賞音子曰：釜中枯骨，巫於探試時早下之也。斯世駭俗，死有餘辜。

米卜

苗媪安氏因訟來城，能以米卜休咎，比戶延請無虛時。余曾於鄰家見之，年約五十許，問者需米一合，裹於巾，兩手撫摩者再四，口喃喃若誦咒狀。如問者爲男，則悉其父母存沒，兄弟多寡，妻子賢否，功名有無。問者爲女，則悉其爲妻爲妾，爲貞爲淫，爲夫榮子貴，爲孤苦零丁。批卻導窳，無絲粟爽。時有勸余試問之者，如前作用，訖，曰：「是父沒而母存者，是早歲龍驤而暮年豹隱者，荆樹本四，剛折其一。桂子現三，將失其二。」餘亦奇中，而獨不喜其三子失二之語。詎越數月，而一雙孺穉，先後妖亡。夫

談命相者，信於理，精占筮者，信於數，茲則理數兩無可憑，果操何術，神妙乃爾，或曰，是有樟柳神，而記之米卜者，是耶非耶？

賞音子曰：樟柳神之說，由來已久，特旣曰神矣，顧不用之於正，而甘爲米賊作鷹犬，依然鬼狐之流耳。

好人歌

里正爲我響鼓鑼，村村徧唱好人歌。果然人人都學好，人意回天物自和。好人歌，歌詞徑，好人一聽油然喜，好人孝爺娘，好人和妻子，好人篤宗族，好人睦鄉里。爾曹休認老生談，古來聖賢誰逾此。我歌編與好人吟，好風吹入好人耳。好人歌，歌聲長，好人自有好心腸。好人不構訟，好人不抗糧。好人不偷盜，好人不殺傷。輕罪也須問流徒，重則秋後要填償。我歌奉勸不好人，到底兇頑沒下場。好人歌，歌再續，當頭一棒醒須速！一家有好人，一門享清福。一鄉有好人，爭競化和睦。好人官府敬，好人神鬼肅。不信但看訟庭上，那有好人坐圈圍。蕩平王道好遵行，莫甘暴棄走荆棘。好人歌歌未終，聲聲如打五更鐘。好人不械鬪，強乃禍之宗。好人不包漕，世代罵蝗蟲。酒多能亂性，嗜賭產業空。別有一種吸鴉片，

耗財促壽害無窮，好人不隨流俗轉，士安爲士農安農。願影不罹三尺法，布衣也可傲王公。好入歌，無多囑，婚姻從來爲詞續，嫁雞應與雞相逐；如何一貧便賣休，不及鴛鴦交頸宿。好入歌，有尾聲，荒地荒山莫浪爭，爭來要有子孫耕。千金謀得牛眠穴，心雄一虧形變更。好入歌，歌完了，生事何如息事好？小忿輕易莫與詞，雞肋焉能供虎飽。第一認師心計狠，閒立乾岸看船倒。不如及早唱我好入歌，唱到熟時身家保。訟費留爲朋酒費，社鼓琴琴樂到老。我亦調琴和一曲，相將譜出太平稿。

道光十七年，蒞任黃岡，作此化民語。雖俚俗，尙不失懲勸之意。

卷 三

鬼戲三事

天地一戲場也。忽晝忽夜，忽晴忽陰。古今一戲譜也。忽生忽死，忽廢忽興。人生一戲齣也。忽歌忽哭，忽辱忽榮。故流水行雲，盡屬幻境。卽嬉笑怒罵，咸有文章。從未有以鬼爲戲者。以鬼爲戲，鬼又以人爲戲。始而假，既而真。戲中有戲，鬼外生鬼。若余所聞三事，可洞鑿焉。貴陽教授都勻楊劉南夫子言。當其未仕時，設科於枕莊別業。門人中有奚姓莫姓者，各居一室。莫木訥而勤，奚荒廢而嬉。一夕莫正，奚塗墨於面，僞爲入寢。黃能以戲之，莫驚見，叫號不已。奚曰：「我也，非鬼也，勿畏。」莫曰：「非畏子也，畏夫猱而逐子之後者。」奚掉頭則藍面赤髮，真鬼在焉。舌出脣者尺許，竟以怖死。此其一。明經任理亭言：一市井無賴，日盤踞於四達之衢。婦女過者，評頭品足，恣其諧謔，無忌憚也。偶與二三儕輩，出郭郊游，遙見歸寧新婦，騎款段馬，緩緩踏花而來。一友曰：「若素儂黠，能有術令新婦笑，衆當醵金爲

壽。無賴子曰：「是奚難哉。」拾穀草一莖，執其兩端，擬於喉，向空戲作縊狀，笑呼「救命」之聲不絕。新婦見之，果改顏微哂。無賴子仍屹立弗動，尙以爲戲也。逼視，則顏色慘變，氣已絕矣。此其一。少時聞諸父老里正某，每干涉他人事，一日與某道士談，問曰：「汝歸必以夜，道經教場刑人處，亦畏鬼否。」答曰：「鬼畏道士耳。道士畏鬼，是猶鹿制於犬，貓制於鼠也。」里正陽許之，而陰實不服。攬盛穀斗羅凡若干，糊以雪色竹紙，乘月黑夜，運至教場刑臺之上，倚梯於梳，以待之。誰鼓報三鼓，道士施施然，籠燈而來。乃覆斗羅如加冠，層層積累，高與梳齊。又戲作鬼聲，謂足破道士膽矣。詎俯首而過，若罔聞見，坦坦如也。里正轉爲鬼擊死。耳鼻竅泥沙塞滿。此又其一。三一溪漁人曰：天地有正氣，古今有正軌，人生有正道，一乖於正，則欹斜隨之。奈何紛紛然羣出於戲也，戲焉而無害於己，尙恐不利於人，況自速其死乎。「若罔聞見」四字，乃制勝密訣。強似疊訣誦咒，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非有識膽，曷克臻此。惜不傳道士姓名。

各別。

賞音子曰：妖由人興，理固然也。得此輕鬆曲至之筆，遂與道子寫生無二。中設毒見嘲，語情文

杜履祥

城隍廟大門內，東廊塑丈二無常泥像，白衣白冠，冠高尺五，上書「你也來了麼」五字，俗誤「無」爲「吳」，「常」爲「長」曰大耶，畏而尊之也。西廊一像，皂衣皂帽，肩荷雨具，曰地方，卽地保里正之義。相傳應死魂魄，皆二鬼奉牒追攝。東西泥馬各一，由來舊矣。兩廊中，東廊尤著靈異，往往於夜深時，挈氣沾於賣酒之家，且視所償價，則紙灰耳。又幼童賀某，戲騎泥馬，股膠於鞍，自午至申，苦不得下，其父兄以冥鏹薦東廊，乃解。歸而兩足赤腫者匝月，餘多倣此。近傳杜履祥一事，與聊齋席方平小異大同，錄之以見留仙之談，非盡屬子虛也。廟之東北隅，杜履祥者，爲府衙書吏，竊而有膽，每夜歸，多與吳造久之習，漸涉語言。一夕，舉瓶向杜曰：「此中醫藥，市沽味薄，子有家釀，能波及否？」杜接瓶，令姑待，入室灌滿，持付之，謝而去。此再三之瀆，慨然應，不稍厭也。父早逝，惟老母僅存，忽病瘡，特與吳善。黃昏後，捧牲酒詣之，並約西廊者，相與共酌。乘間以母瘡告。吳曰：「此寒暑往來，或飲食不檢所致，以爲有物憑焉，孰執其咎矣，如實有緩急，」自指鼻並指西廊者，「區區兩人，拚以四腿受刑責，總不勾拘投到，雖官府無如何，況下焉者乎？」杜信不疑。無何，病愈劇，又以牲酒往。吳幡然曰：「若

以我爲徒鋪啜者耶？爾母爲縉紳譚某所控，不卽設法關說，欲赤手了事，試問陽曹衙門，如何關書隸輩，有吸西風而枵腹從公者誰耶？杜唯唯，願受教。吳曰：「神之腹心嚴某者，能操縱紳，若以千金賂之，再以五百金，分潤各執事，環而攻之，雖鐵壁可推倒，一譚某何能爲者。至余與西廊結契在先，多寡維命，勿錙銖較也。」杜歸市金銀冥財凡若干，焚諸東廊，以爲母可期頤壽矣。詎越日而母不起，哀痛之餘，恨吳之貪而誑也。操白刃以往，剗泥腹，而蹂躪之。旋赴神座前，指數之曰：「吾聞聰明正直之謂神，今聽劣紳託而虐平民，不聰；失察家丁等詐贓，不明；不聰不明，又何由正，何由直乎！行且叩九關而上窮耳。」時家人尋至，扶掖以歸，似睡非睡，時聞嚶語，或強起大叫，已復倒臥。如是者已一晝夜，忽聞放聲哭曰：「哀哉吾母！竟不返耶？」驚定移時，始歎歎述之：「初家人扶歸時，卽有一人躡余後，視之，衣冠類官吏，以曾相識，其人曰：『吾汪某，生時充戶房吏，且晚覲，何善忘耶？』曰：『然，今何爲者？』汪曰：『某現爲城隍吏，將神命，願吐金勿上訴也。』答曰：『吾願母生，不願妖還。』拂袖起，且號且奔，約二里，至東嶽。方喘息於土地祠下，詎汪仍躡余後，附耳語曰：『願倍吐金，勿上訴。』答曰：『母死謂何，以爲利，鼠子有詞矣，是陷阱我也。』拂袖起，搥鼓以聞，須臾，帝升堂，鬼卒捉余跪捧下，問何奇。自白之，帝查母壽，一赤鬚判捧冊呈案，帝覽之，令轉示。時眼花迷亂，莫辨之無，判指第七行，乃指

眼視之上註「杜馬氏，應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亥時卒年七十」。因泣血稽顙乞帝與齡，帝諭曰：「人生七十，已臻上壽。天數早定，端不可開也。」城隍神，貪枉溺職，撤回聽議，另揀廉明代之。杜履祥辱官殿差，罪有應得，姑念孝心所激，從寬薄責四十，押令還陽。余受杖訖，求一見母，爲鬼卒推出，遂甦。恨母永訣，是以悲也。或問受杖時亦知痛否？曰：「如之何弗痛？」視視兩股，瘀血在焉。只今兩廊泥像，悉易以石。余見而哂之，謂不改心而改泥，石雖堅，恐有以鐵錘鑿來者。

賞音子曰：鬼域伎倆幽明一轍。其類上添毫處，忍若輩見之，無地生活也。與聊齋席方平，其人其文，俱稱雙絕。

游琴菴

琴菴名文科，饒於庠，貌清癯，目光滴滴，居恆慷慨悲歌，恨不掬萬斛秋光，爲大千世界療俗。少失怙，家貧，授經以養母弟，詩文得夏秋新，歲科南試，輒冠軍，尤見知於陸平泉先生。當闕卷時，自於密圈細點處，縱聲高唱，手揮目送，不以公堂束縛也。余賦冠，卽與爲忘年交。問嘗以菊分題，余得菊淡，限「淡」字，末二云：「不是化工慳澀色，本來秋意不須濃。」琴菴得菊瘦，限「肥」字，領聯云「晚節

何妨梅比瘦清姿不倩雨添肥自註：法伯仁詩：花瘦雨添肥其他唱和，茲不盡載。持己在夷惠之間，時而清時而和，恆以善氣聯知己，而以盛氣凌勢豪。猶記丁卯鄉試，一同寓執綯目攝之。呵曰：「時說者何爲耶？余游燕，耳目鼻不異位，所不同者，執毛錐一管，馳驟文場，能使千人辟易耳。」詎賈誼才高，劉賈運蹇，凡歷十餘科，竟於榜花無分。卞和泣玉，同此酸楚，天乎人耶！後應程學使之聘，代司文衡者二年，陡發狂疾，忽笑忽啼，重以老母在，薄言澄歸，比至家，妻子出迎，嚙語曰：「余舊蘇秦也，今肘六國相印，不效迎三十里，而俟我於庭乎？」老母叱之，匍匐跪膝下，疾亦頓瘳。其喜占勿藥，乃得之於孺慕之試，則平日之承顏順志，樂妻孥以慰親心者，概可知矣。嗣余遠宦，易簣時，不獲臨棺一奠，至今怛怛。家一兒伯曉曰：「是未足以盡琴菴也，琴菴曾割股以活母，不爲表而彰之，而但惜其才之不遇，營之相馬猶皮毛耳。」余愾然曰：「嗚呼！噫！噫！琴菴之不可及也，其股也，雖例不得旌，以視生死任命，徒號泣於昊天罔極者，其賢不肖，何啻霄壤！獨是余以琴菴相去僅五六里，酒食相徵逐，詩文相切磋，所謂無知不言，言無不盡者，乃今日挑燈把筆，聊於行行費墨間，一寫梗概，而偏遺其大節所有，余固憤憤，實琴菴秘焉，不以示人也。其他可及，始終不令人知，不可及也。然則家伯曉又何由知之？曰：蓋棺後，其弟徵露於友，因舉以告伯曉也。潛德幽光，終不可掩，如是夫！」

賞音子曰：琴庵不以才選，而得以孝傳，死且不朽矣。作者可謂於友無負。

襍襪子

杭州人吳梅仙，與河北觀察綺堂先生有世誼，往依之。時余謫次東河，曾與同院居，得識荆焉。梅仙能詩工書，年近知非，猶嬉戲作兒童狡獪事。襍襪子其自稱也。就杯中物，薄醉後伸臂狂嘯，禽鳥驚飛，山谷響應。或舉快意詩文，呀呀唔唔，仰面向碧落誦之。已而曰：陽春白雪，自難與下里爭妍，奈何夢夢者天，亦開震若聳乎？其風情邈穆如此。與人交，肝膽相向，人有片長，讚不絕口。最喜余重過震嘉詩：「此地來山笑客，他鄉易醉酒欺人」之句，恨相見晚也。頷其節曰：「亦是行窩」，每於月下花前，約二三知己小飲，凡猜謎射覆聽敏有大過人者。惟癖於斷袖，奚奴中眉目稍有可觀，輒心嚮往之。嘗謂男女之際，徒以其能滋生耳，若以色論，則宋朝繡子輩，確有一種天然風韻，非簪沐爲容者比也。時刑席倪某亦同此好。倪之嬖曰彩官，吳之嬖曰翠官，皆徽部中一時翹楚。一日於觀察席間，倪偶脫翠，梅山灑酒於地，拍案起，撲彩於懷，而接其吻曰：「若戲吾歡，吾亦戲若歡。」互相謾罵而散。倪之外雖執手長談，知其無他不妒也。從此杜門謝客，日惟淪茗燕香，與翠相守若夫婦。飲不論朝昏，不計多寡。

几上設糟蝦笋尖之類，約三四品，置一甕於牀頭，興至則酌，興盡則止。會十指沸沸時，翠研墨，伸紙縱筆寫楷格大字，粘之四壁，或以贈翠之儕輩。仕宦有以尺幅求者，必先白關翠，否則寶若珠璧。有贈翠七律八首，日必一再讀，密詠恬吟。翠從旁以鶯聲和之。余有時於花陰悄聽，嘆其風流蘊藉，可升破仙之堂，而嘖其馘，所不同者，翠雄而琴操雌耳。翠善病，親爲剪藥煮粥，嘗試冷暖，然後偃於肩，而手奉之。甚或慮其死，則嗚咽以泣。翠亦泣，謂緣盡今生，盟邀來世。絮絮然若明皇之於馬嵬。又頻頰以絹拭啼痕，不自知其青衫溼也。亦癡矣哉。後聞禪縣百泉，爲豫省名勝第一，攜翠往游。余亦易轍山左，不知所終。

賞音子曰：樞機子長才久抑，寄傲於杯酒歌童間，其哭也有懷，當有能辨之者。嗚爲海畔逐臭之夫，則失之矣。

馬和尚

鸚鵡寺在城東北五十里，周遭皆千年松栢，幽靜爲宛溫梵刹第一。余於卅年前，避喧於寺之巖齋。有馬和尚者，混混沌沌，沙彌中抱樸全真之選。異之以問老僧，答曰：「夫夫也，未知何許人，突於

嘉慶初散髮林間，摘食松子，詰譎不能言，惟依稀吐一「馬」字，憐其癡，收養之，無法名，羣呼爲馬和尚。教以釋典不省，聞叩魚聲，但合掌作念佛狀，今司牧事垂二十年矣。余曰：「是有靈蒂安知非羅漢化身，曷留意跡之？」一日雪後乍晴，見馬首不戴笠，袒臂裸襟，荷挺於肩，叱犢驅羊而出。余曰：「和尚不畏寒乎？」點頭微笑，以手指示其暗。時余少年喜動，扶一奚奴，滑滑逐其後，三五丈外，至牧所。馬口中若曰：「止、止、止、牛羊止不行，一時皆回首望馬。」馬畫地爲牢，已倚挺於樹，側身向殘雪石上，曲肱而臥，雅不辨余之逐其後也。余尋一偃蓋虬松，令奴撲落澗花，撫之以覘其旣。於時耳溼溼，角戢戢，類聚羣分，嚼淺草於碎瓊散玉間，無或越畔者，非誠能動物，曷克臻此？忽牛羣中一肥臍水牯，與一折角而羸者鬪，馬驚起，制挺撻肥臍者，擗擗之聲，與叱咤聲相應，挺中折，仍分執其半，若搥鼓然，鬪解乃已。余喟然曰：「鋤強扶弱，如是如是，使移馬之牧牛者以牧民，何虞頑梗不化歟？」性嫉惡，有好險負心者，不論僧俗，視若讎。寺隣某，肆毒里閭，而質於馬，無所犯，偶相值，目眦髮指，輒飛石擊之。又淫僧某，多斜邪行，馬與爲吳越，若將洗焉。一夕淫僧出，稔知歸必夜半也，虛掩禪關，操戈而待，比至，擊之不中，則裂吻紅暎，以戈指天者三，又以畫地者三，已而泥首佛前，嗚鳴以啼，句掉其力不勝耶也。後舍牧事，結茅於山半居焉。至何時涅槃，余遠宦，未之知也。噫！和尚若馬者，即以爲羅漢化身也可。

賞音子曰：馬和尚率性而行，一團元氣，於牛羊馴御之以道，使之伏於匪徒則戒之以威，使之懼。其不言也，有守瓶之學，其流涕也，有憫時之心，以是爲癡，真不知烏之雄雄者。

小洞天

州誌載碧雲洞中，有石龍，石田，石瓜，石獅象之類，此士女所共見者。惟俗傳洞之深處，有小洞天，二仙人於石上彈碁，曾見於藝文誌。曹遠詩曰：「又聞此去尙有小洞天，落落幾著仙人碁。余亦有爛柯，樵人今何處，寂無一蹤不敢去。」之句。曰：「又聞」，曰：「不敢去」，均得於耳，未嘗遇於目。蓋陰深窈窕，恐爲龍蛇窟，從無一人涉其地者。柎子海靜，性好奇，與其徒智圓於仲夏中浣，藜糲糧，燃松炬，同往探之。初入甚湫隘，漸行漸闊，而凄風凜凜，徹骨生寒，非葛衣所能禦。悔之，欲中止，圓曰：「天下事，多敗於怯，而成於勇。既入虎穴，棄之可惜。」於是抖擻再進，約十餘里，漸如將曙之天，已復霞光四射，有禪衣冠而修髯者，揮塵自空明界來，問客何往，以求仙告。其人曰：「一身無累，卽黃梁飯熟時也。可以求爲。雖然，有一人焉，居凸元之府，號解脫真人，是能幕天席地，游心於太初者，可仍從來辟尋之。」解脫乃回頭北轉，互相精度，謂來時無所謂凸元府者，抑交臂失之歟？一路或沿溪走，或傍崖行，五隴

千奇，未可言喻。少焉，鶴鳴猿嘯，一仙翁冠明月冠，衣翠雲衣，飄然於鏡石危坐。仙童二分侍左右，辭趨前和南，仙翁曰：「汝非福斗亭鬻棺者耶？既比立矣，久孜孜爲利，且不顧人長生，而欲人速死，佛門慈悲之謂何？重以吾友常寂子之意，姑與一見，俾世人知冥冥之中，自有昭昭者在。至若安葬，豈倩桃非道旁苦李，任人攀折，醜如若輩，雖欲爲淮安雞犬得乎？」命童於真如亭畔，採瓊花十餘，再於菩提林中，伐玉筍二本，運送小洞天外以賜之。嗣後勿復來，此中人多不死，間有屍解者，外物內棺，皆以石木爲之，朽更誰與汝交易也？」靜與圓浸浸汗下，倏忽已離湫隘。仙所賜物，悉在石象之旁。玉筍各長丈餘，瑤瑤如畫脂，鑿冰，蓋千萬年石乳所融結者。瓊花亦石乳瓣類，菊晶瑩酸潔，棗之則積雪一片，分之二則皓月一輪。竊幸此行爲不虛焉。懷花出，僱農人扛筍，滿意而歸。一時觀者如市，余購其石筍一，以豎知樂池中。且晚對之，頗不俗。其一爲老友張匯川所得，瓊花亦市錢供醉，無一存者。

賞香子曰：鄭圃蟬游，漆園蝶舞，貯悠悠者可萬一希冀，靜鬻棺利徒，不值仙家一盼，殆巧借其方，特以玉筍置知樂池耳。

慶壽圖

小洞天 慶壽圖

黃霖世家子，石禪山，舊藏羣仙慶壽圖一軸，仇寶父筆也。境類蓬萊閣，三神山近在眼底，列三星於瑤臺之上。階下排所謂上八洞，拐李等七仙，而漢鍾離不知何往。王母馭彩鳳，自天而降，劉海坐玉蟾泛海而來，東方曼倩荷仙桃一枝，率所謂下八洞等衆。由望仙橋先後馳逐而上，詎漢鍾離袒上襟，揮羽扇，氣喘汗流，催促於其間，一似噴其遲誤者。始悟畫家生動之法，全在於此。若必與拐李等比肩爲八，則索然無味矣。禪山恐爲識者竊取，什襲於櫝，十餘年不以懸壁。一夕，忽聞櫝中語曰：「久錮此中，令人悶悶。盍同出一游乎？」於時祥雲瑞霧，散結一室。王母先導三星繼之，漢鍾離執珠瓊鉤，張果老擎千歲韭，遞至麻姑，劉海輩凡二十餘仙，一如圖所繪像。鬚眉異態，衣履異色，無不春風含笑，光豔動人。加以鹿啣芝，猿獻果，金童張蓋，玉女揚旛，宵繚繞於秦階左右。蓬島屹然，海水湛然，以濡謾謾然，瑤草油油然，闔所有盡有，闔所無不盡無。不知斗室如芥子，胡爲納須彌而裕如也。惟曼倩所荷桃，如於陵井上之李，蟾食過半，是所不解。明日取軸視之，則桃爲蠹魚蝕云。夫蠹毫無知，其網已甚，乃圖中如純陽劍，湘子笛，拐李葫蘆，采和花籃，均不蝕，而獨蝕桃。豈欲襲曼倩故智歟？彼曼倩者善繪桃，而不能禁蠹，心不蝕其桃，鍾離室中有鬼祟，吾欲起滑稽之雄而問之。

賞音子曰：晉顧愷之謂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也。吾於此圖亦云。

秦鏡圖

鄂渚賂明經，名驥，字德圃，又號學董外史。至毅然以直筆自命也。有秦鏡圖一部，專主創懲於卷端繪菱花一具，註以秦時甲子，除載在史冊及散見於稗官雜記者不重錄外，舉凡十犯父妻犯夫，弟犯兄，奴犯主，一切元凶大慝，無不據事直書，而於未著之隱惡，尤必揭之於誅其心。曰秦鏡，明其無微不照也。或曰：天地無子也，故無咎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今子是圖，似非惡惡欲短之意。賂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權衡設而後輕重無可欺，繩墨正而後曲直無或爽，秦鏡懸而後善惡無可逃。孔子作春秋，亦扶世翼教，且予以一介經生，不獲擅生殺之柄，而見見聞聞，竟有天不覆，地不載，日月所不照臨者，雖漏法網於一時，難寬清議於萬世。曲爲包荒，何以遏亂萌乎？故以「中書君」爲明刑之官，「楮國公」爲記過之史，「玄香太守」爲斧鉞之誅，鐵面尙書爲檣杌之鑄，洩人神所共憤，補雷霆所不及。期於世道人心有裨耳。奚暇市恩羣小哉！奚跋其後云：蓬草燭奸，禹鼎衆物，列斯圖者，爲鬼爲蜚，奈何不流芳而遺臭，致令巷伯詩人，投豺虎而不食其肉。

賞音子曰：賂明經其古之傷心人乎？一腔熱血，胥於一圖洒之。

今是樓

鳴琴里古之愚名直倦游後構一樓於半邨半郭間曰今是用歸去來辭字也張墨蘭尺幅一聯曰「嘗未飲酒而醉以不讀書爲通」俱鄭板橋真跡明鏡一奩以正衣冠有時相視莫逆而笑止水一盃東海文石禪映中央書籍或子或史或曲譜或畫譜不爲其繁惟其要印章或玉或石或銅或竹根不爲其多惟其古此外一榻一案一几筆床茶竈位置咸宜寢與食息恆於斯親朋罕有至者客有問於之愚者曰「吾聞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故夏蟲不可語寒井魚不可語大拘於墟也子以盈丈之樓視冥冥而聽漠漠不病其隘自矜曰是亦有說乎」答曰「今是者對昨非言也日之夕也冥月之晦也魄蟾之朝也晡冰之春也泮數極則返理所必然如某者悠悠忽忽其雖伏於雞臆風雨者勿論矣及其壯也足跡半天下濫竽仕宦凡三十年今老矣墓木已拱未來之歲月是有大焉莫能自主特以一樓爲三休之所居焉而形神俱適故名其如此試卽所爲今是者爲子縷析言之名山勝水人情所樂也以予所歷如滇之碧雞金馬踏之銅鼓飛雲京城之金甃玉洞山左之釣澗湖借可游目騁懷者指不勝屈第南北異域究難供嘯傲於一時也今以臥游萃之不煩

舟車之費，而蓬島、泰山、鶴樓、晴閣，無非几席間物，是昔勞而今逸也。炮羔煎鵝，衆口所嚙也。即以魚、如黃河之鯉、江漢之鱖、文登之鯽、樊口之鮪，其脆膩爲水族冠，然而飽仁義者，不入鮪市。文王嗜菖蒲之苑，勝於熊肝，有以也。今則齋有味外之美，尊具滑柔之珍，天特生之以爲哲人山居之祿，是昔臭而今回香也。天不因人之畏熱，而輟其夏也。當夫赤日燒空，火雲蒸岫，或驅車於靈北，或揚帆於楚水，非隴山而落帽，類裸國之無衣，方且團扇無功，揮汗如雨，今則古槐垂蔭，修竹引薰，此心不投熱惱，覺瓜蔓豆棚，皆盛暑時一服清涼散，是昔熱而今涼也。天不因人之畏寒，而蠶其冬也。猶記道光六年，之官不夜，正值雪花如掌，山色皓然，雲霧淒淒，衝風言邁，於時鬚眉成凍，手足皆瘡，古人於柳往雪中，馳驅鞅掌，同此情景也。今則斗室春溫，雖有重裘束之以飽蠶腹，三冬一絮衣足矣，不緜袍以受憐，每負暄而思賦，是昔寒而今暖也。至若駟馬高蓋，僕隸雲從，紆朱懷金，亦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然而手版高擎，心旌低束，腰折膝屈，猶恐不得當以報上官，蓋分在則然耳。今則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無罪當貴，喜我者無從伸攀雲之手，怒我者未必下墜淵之石，塵視軒冕，以月爲隣，是昔辱而今榮也。鑿此五端，以概其餘，曰爲今是，夫豈妄哉。一客曰：「已矣，南金不爲處幽自輕，瑾瑜不以居深止潔，持今之是，補昨之非，其人其機並堪不朽。」銘曰：碧樹留雲，青蘿裊烟，一樓屹起，在四明巔，中有幽人，安穩高眠。

花以爲壁，夢以爲年。筆以爲未，硯以爲田。月以爲東，雨以爲錢。鶴以爲伴，風以爲絃。平以爲福，醉以爲天。晴嵐一指，苔石幾拳。非僧非道，亦佛亦仙。半真半假，若智若顛。不夷不惠，忽方忽圓。問詩讀畫，尋茗品泉。友松師竹，妻梅寵蓮。其懷落落，其致翩翩。與樓終始，他不問焉。

賞音子曰：古音古節，如讀桃花，謝記別有天地，非復人間。

邇邇道人

黃鶴樓後爲斗姥閣，又其後爲仙棗亭，皆羽客蒼萃之所。內一道人，俗姓李，未悉其名，年約五十許，不櫛髮，任其散亂，垂於眉前。腦後不塗面，眼脂糊兩眶，垢膩盈痘坎，似戲臺所演「風波亭」類僧狀，而醜髒過之。一破碎衲衣，長與踵齊，遇雨雪則挖泥帶水而行。坐臥不擇地，雖溷廁之旁，一如蠅蛆。不知臭恬如也。羣呼爲邇邇道人。一日，正於樓前捉蠅，舉頭見從者數十人，蜂擁一貴公子，飛纓躍馬而來。從者呵曰：「五少君至，可速避。」伴應曰：「謂是五閻羅耳，五少君何避焉？」從者曰：「五少君亦盲不辨耶？汝其死矣！」笑曰：「吾自見蠅蟲則明，見癩象則蔽，生既不順，死之爲安。」少君怒，命捉至仙棗亭前，問何污穢盛地。答曰：「道人穢此一塊土耳，視穢及一方者，香臭固自有間。」少君愈

怒，自以馬策箠之，仍送縣究治。時縣令爲傅星垣，用小竹杖撻至數百，初猶白眼相向，漸且駢齟徐發矣。姑停杖以俟其醒，已而欠伸曰：「快哉撻乎！足爲吾掃塵一斗。惟一部大清律，未識遺漏犯何條，而敲扑若是？況吾邇邇其貌，未嘗邇邇其心。彼自謂清白者，其中藏皆吾之見於面者也。」明年春，冰山且倒，吾謹具瓣香，送若於皇華舟次。明公職在保赤，縱不能爲強項令，奈何刑人以媚人乎？今心動陰縱之，以在逃報。至明年，而冰山之言驗。意者，張三丰之流亞？」

賞音子曰：道人其隱於邇邇者耶？其語帶鋒芒，似辯士受辱才，熱似勇士。至冰山之言，以連斷之，蓋橫暴未有不敗者也。勿遽疑其爲仙。

董和尚

文登甘泉寺，在城南四十里，一極富禪林。自常和尚變後，稍遜於前，歲入尚三四萬。住持僧於二三年後，攜靈遠竄，潛於他處蓄髮娶妻，公然作富家翁，比比然也。有董和尚者，笑彼遺俗僧，恥爲遁逃客，身則常依三寶髮亦不留一絲，宜若此善於彼矣。乃僧不僧，俗不俗，不居積而富，不冠蓋而榮，人或儉半日之間，彼則一生閒。人或尋一時之樂，彼則一生樂。余知縣事時，曾與幕友王葆真談，謂天公若

容交易，竊願以我墨綬，易彼袈裟。葆真曰：「果爾，僕亦願投座下，作一小沙彌，更無須筆硯生涯也。」相與撫掌，孽僧貌姣好，有機智，自七歲剃度，至十六歲即專擅寺事。衣則夏葛冬裘，雖裏衣不以布。食則山珍海錯，非異味不入廚。代步不以馬，懼其駭也，必以轎。小坐不以簷，懼其風也，必於室。鼎焚柏子，所以去穢。茶煮龍鬚，所以滌煩。寺之東西，田連阡陌，山之前後，樹接雲霞。耕其田者，男若僕女若婢，種其地者，春獻花，秋獻果。田地所在，各有行館。居館日多，居寺日少。所交皆縉紳先生，及縣之少尹，營之分司，學之廣文，年有年禮，節有節規。每屆生辰，衣冠雲集，與馬塵飛，一揖外，即令童僕伺酒麪。自於花木深處，與所謂乾子、乾媳、乾姊、妹等，飲長生酒，結歡喜緣。他客何時已去，不問也。至八十大慶，抑又甚焉。某顯宦贈白玉如意，某巨室餽紅錦壽屏。四方大老，在三百里內外者，或桃、或酒、或燭，各有所執，絡繹於道。寺外，彩棚高捲，百戲具陳。婦女來觀者，好醜雜出。蒸蒸然如蟻之慕羶，肩相摩，踵相接也。另於有斐水亭，鋪地衣，圍錦毼，女清音四，伺應其中。客之黠者，故使唱思凡下山之曲，和尙見之，亦恬不爲怪。廚下，庖丁解牛，膳夫包蒸，禽羽山積，米漿河流。司茶、司酒、司粥各執事，熙熙攘攘，蜂往蝶來。於是清淨場，真成極樂園。曰富，曰壽，和尙有焉，所少者多男子耳。或曰：不然，彼曾於醉後，自詡瓜瓞之盛。有禪師爺者，一十七人；稱師祖者，三十六人；稱太師祖者，四十二人。日高未起，晨省者，已鶴立於寢門左右。

聞嗽聲，急捧唾壺以俟，起時，或振衣，或進履，爭先恐後。一下榻，則視几者，授杖者，侍盥洗者，奔走不遑。稍有疾痛，環視湯藥，嘗而後進；甚有割股者，嘗糞者，焚香告天，願以身代者。諺云：「和尚無兒，孝子多。」爲其徒言也，今乃知非爲其徒言也。

賞音子曰：墮和尚自謂天堂中人，不知地獄十八，專爲若輩設也。苦行僧見此，應合掌三稱曰：南無阿彌陀佛！

夏雲峯

比丘尼雲峯，姓江氏，滇之白水人。齠齡時，談子評者，謂命犯孤鸞，月下老未以赤繩繫足，而子星宮中卻有桂樹二株，是可怪也。父母鄉里，咸嗤其妄。詎六歲失恃，七歲失怙，貧無依，視髮於辮，鬻嶺之白衣菴。其師慧照，育若女，教以經典，過目成誦。比長，貌娟秀，盈盈兩眸，盼若秋水澄清，菴隣故多無賴，照慮爲強暴侮，錮諸窳室，開後軒以通荷池，池外峭壁千尋，迥非人蹤可到。所習者惟游魚飛鳥，借以縛住心猿，一意潛修焉。一日，於池畔洗鉢，忽聞空際歌聲，立而聽之。其詞曰：「巫山迢遞兮，巫峽雲深，去故壤而游滇兮，夢遶巴東，解語言而慧黠兮，壽且千歲。記標名於荃賓兮，亦號山公。賜緋袍於明宗，

兮，班列供俸，玉環於山僧兮，霧隱遙空。肆技巧而善戲兮，跳出圈外。羌碎裂其冠裳兮，不入籠中。遊由塞之夫兮，與鄧芝之琴。揆長條而寒吟兮，飄西南之晚風。舞妙常之寂寂兮，孤鸞獨宿。來潘郎於月下兮，靈犀暗通。乘老僧之入定兮，宵緣俱淨。話三生於石上兮，曠世情同。琴總曠於今夕兮，見此樂者。諧魚水於蕭齊兮，獨影搖紅。一歌竟餘音繞林表，縱目四顧，則虬松萬行，夕陽篩影而已。是夜，一玉面丈夫，含笑登榻，頰言同夢。問之曰：袁姓，來自巴蜀，善擊劍，與有宿緣，故相就，勿視為拾粟儉果輩也。自此來往甚洽，惟雲峯見其形，他人雖偶相值，亦如瞶者之不開雷霆，盲者之不見日月耳。逾年，一索得二男，呱呱之聲，漸達於外。照謂諸無賴，許其短，許不如謹之。於是袁糾其類，有長臂者，金絲者，純黑者，蹲而逐之，而嘯者，凡數十輩，相與前挽後推，自峭壁連臂而上，迨至有徑，可尋袁背負一子，懷抱一子，一仰鼻而善舞者，扶雲聚於鹿餘，或擎兩蓋，肩行李，晝夜行，從於迤西某地，收妝蓄髮，唱隨以居，乃噴紅繩之繫，不於人而於猿，前之談子評者，猶猶未精也，然而大段不謬矣。二十年後，袁入山不返，二子一騰騰，一騰龍，以善射入營，有戰功，均官至參戎，奉母命，遣使迓照，照不往。

賞音子曰：始亂之，終成之，猿也而勝於人矣。其食報於後，有以也。至慧照之不趨勢利，亦女

冠中嬌嬌者。

令狐超

子姓，爲文登巨族。縣治前，有天官第，規模宏敞，門庭高華。宅東一大院落，前爲社，將衛，後爲藏書樓，又東爲亦樂園，中有戲蓮池，上有碧玉亭，修篁千竿，掩映左右。數傳後，傍東一帶，曠無人跡。惟七月七日，曬書一次而已。其正宅爲武孝廉宇，豪修者，與其子生員璣並妻孛八九月居焉。某年值曬書之會，璣率族弟瑤輩往。甫及門，見卷帙滿比，已散滿於臺階上下。一叟儀表出塵，衣冠樸樸，指揮僮僕，悉書於陰者，以就陽，自於字爐旁執炬，效秦人之焚。駭極，奔告修。修趨視之，則牙籤萬軸，頃刻收貯如恆。爐中烟猶未散，就將館有兒童讀書聲，傍圍一室，紗牕四啓，陳設精緻，額懸漢藝「裁雲畫劫」四字，是向所無者。頃之，叟出肅客，笑曰：「看竹不問主人，在昔以爲美談。今以細弱數十，誦諸字下，一似風竊狗偷，可笑人也。」言次，紀綱獻茗，璣等侍於修側。修曰：「叟從何來？適所焚何書？奚爲不先關白乎？」曰：「僕令狐氏，名超，來自青丘，嘗居停樹林之處，留戀於此，已數月矣。不腆房金，久約君隱，尙尙陋存。所以不先關白者，吾族行徑，苦爲蒲留仙所短。不指爲奔，即嗤爲擾，况之顯然可考者，祇阿紫耳。因阿紫而謂在在皆淫婦，何異因豺狼而謂山無麒麟，因鷓鴣而謂林無鳳鳥，因盜跖而謂世無君

子乎會神女於巫山，明託諸夢，弔湘娥於漢水，亦步於虛。其知者以爲屢樓戲筆，不知者卽借爲雞窗談柄。僕是以寧寂勿譁也。至若書樓載籍，可謂大觀，然而拾珠不棄蚌，澄涇不辨渭，雖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終如窗牖之光，半明半晦。吳海之論曰：「楊墨老佛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治道之賊也；遺氏外傳，史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推廣言之，窗稿誦卷，子弟之賊也；淫曲俚歌，婦女之賊也；卦例羅經，地師之賊也；巫祝梵咒，世教之賊也。今日所焚，大率類此，餘則寶貴不暇，豈若蠶居於書，而反爲書害哉！「修與子姪，肅然起敬。視園亭花木，較爲暢茂。叟曰：「非僕來，草其宅之矣。本擬梅花開後，再決行止，奈泥爪已露，留恐駭人聽聞，請從此辭。白雲明月，又不知何處是吾廬耳。」送客出，適童子六七，正散學出館，徐行後長。見客拱立，彬彬如也，讚嘆而別。比至家，於匱得白金廿四，其不欺如此。此家伯曉聞於少府王學之者。

警音子曰：令狐氏其來無跡，其去無蹤，學識品行兼而有之，爲自來說狐者一翻新樣。

宦若秋

若秋，樊口宦孺中女，國色也。女紅而外，兼工吟詠。見者以比越之鄭旦，特讚其貌，未悉其才。長適

羅田夢，名希莊，癡於情，而短於視。結褵之始，琴瑟頗調，詎當境厭境，漸欲吐棄梁肉，別尋異味。於室後構一小樓，移襖被以居。所冀黃泉碧落，或有如聊齋之青鳳，蓮香筓肯來游，未可知也。故名其樓曰「降仙」。若秋置不問，敝衣亂髮，下與鬢婢伍，無半駢語，無懊惱容。夫婦分上下床焉。一夕，生搖筆伸紙，擬作降仙樓詩，甫得二句，曰「素娥何處弄珠游，晚倚危闌望十洲」。忽聽外續曰：「鸞轡不來春寂寂，月華如水滿仙樓。」生驚起，恍惚見一仙姬，衣銀泥衣，拖金縷裙，雲髻高聳，以紈扇掩面，珊珊然來，笑曰：「一步之外，障霧千重，乃欲遠望十洲耶？」生覺鶯聲似若秋，而柔脆過之。徐應曰：「何來飛仙，見輒嗤人所短，吾望以心，不尤切於望以目乎？」仙曰：「妾宦氏，小字亦秋，系出秦隴，寄跡西山，與尊夫人爲姊妹行，聞君豁達多情，不嫌自媒，來作伴讀賦友，未審標諸門外否？」生意亂神迷，不及致詞，遂與燕好。床第之間，活潑潑地，轉念拘墟如若秋，一印板美人耳。繪趙家燕於圖，何如掌上歌鸞，時耶？其鍾愛若此。惟來必夜闌，去亦破曉，遮遮掩掩，不輕以玉貌示人。蹤跡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如是者年餘，忽告生曰：「緣盡此矣，請辭。」生執手欲歔，解所佩三獅玉墜以贖，問何期曰不遠，遂別。此後玉冷香銷，雖欲通之於夢，渺若河山矣。居無何，若秋報生子，生大駭，入室謹譯，謂二年不屬內，圖何自飛熊入夢，不與辨，出所贈三獅玉墜，問是物胡不脛而走？歸視良久，則抱雛而乳者，亦秋而實若秋也。

自憐堂堂鬚眉，反爲巾幗所戲。歸其咎，莫不良於眸子。然而弄璋之喜，卽於暗中摸索得之，差足爲會人。嗚呼！奈何人而狐者之爲此狡狴乎？曰：豈得已哉！竊見世間男子，往往愛狐媚而憎荆布，愛則加諸膝，憎則墜諸淵。唱隨之正，而誨以冶容。贈茨三章，何莫非士也。縱之因現，狐媚身而說法，俾知床頭自有一狐，不獨在深山古洞也。生於是折樓。

營音子曰：昔人短視詩，有「妻立傍邊問是誰」之句，初嫌形容太過，今乃得一註腳。至篇中，忽人忽狐，忽棄忽取，忽暗忽明，以造樓始，以折樓終，化筆墨爲烟雲，極行文之樂事。

海市

前過登州時，三上蓬萊關，不獲一遇海市，中心快快。以問蓬萊明府劉子立，謂何緣之麼也。曰：「昔東坡守登三載，將去禱於呂純陽祠，始獲一見。子何談之易乎？雖然，難則寶鑑深藏，易則曇花立現，可無心遇，不可有心求也。」後宰文翁，暇時登秦皇招文臺，道者指老父牽狗處，葭葦一片，亦惟望洋，氣噴耳。道光七年五月朔日，奉上官檄，赴海陽公幹，一路沿海行，約三十里，日剛正午，天際無雲，林表無風，炎蒸之氣，殆不可耐。正神疲思睡，忽從人以轅東指，謂海呈樓臺矣。予聞，神陡健，憑賦而望，見

離岸百步外，突起三峯，中峯高插雲漢，左微低而勢右環，右南走而勢左抱。塔與見此，又當目爲三台展翅，个字中抽之形。峯前，星羅棋布，煙火萬家，有亭有榭，有畫閣，有寶塔，雲樹蒼茫，百雉繞之。鼓樓三座，縹緲空際，游其中者，蝸步蟻趨，蠕蠕然，在有無隱見之間。城外，虹橋洞列，長可半里。亞字石欄，倒影蕩蕩。橋上車者，馬者，步行者，危坐者，眉目衣履，均不可辨。畫家所謂遠水無痕，遠樹無枝，如是如是。橋外塵縈細柳，一似教軍場。將臺黃旂飄颻，東西排馬軍二隊，步軍二隊，短刀長戟，各二隊。旂分五色，映日愈明。頃之，烟凡三起，知爲中軍號炮，卻又寂無聲響。於是馬軍紅旂先動，步軍白旗繼之，短刀、藍旂、長戟、黑旂，又繼之。五花八門，令人目眩，奇觀哉！時路將南轉，余舍輿坐石，回看城後三峯，有變爲玉龍者，彩鳳者，青獅、文豹者，餘亦以次將變。而日色西墜，匆匆遂行。竊念造物弄奇，一至於此！倘得置身峯前，據一亭一閣以自娛，雖老是鄉可矣。栖栖何爲乎？越日公還，重過其地，則嗟然若鏡，協海不揚波之頌而已。

賞音子曰：記海市之文多矣，此則有天然之致，無斧鑿之痕，結處忽欲置身其中，尤爲奇想。

龍宮鬧考

巴陵夏侯生蔚，素以文藝自豪，而細行多不修。某歲正月，因舊館已失，欲謀一授經新館，尙未就緒。一夕，睡思正濃，有使者將洞庭君命，以鮫綃十端，龍馬一匹，聘爲司文總裁，考期在邇，促卽稅駕。生令王使先行，藏綃於匱，養馬於廐，匆匆出門，升轡遂發。約五六里，卽有緇衣大夫，遣使投密札，賂以蚌珠一囊，爲其子大椿打關節。旋有河伯從事，亦遣使要於路，許以南金萬鎰，爲其子永年通線索，生皆首肯。比至洞庭北岸，意必舍輿而舟，詎入水不濡，朗朗然如行玻璃屏中，一片光明。又五六里，將近宮門，瞥見輕裘大帶，白玉橫腰，似是武將者十餘人，連鑕而來。復有腰金拖紫，曳組攢簪，似是文官者八九人，鳴鸞並至。正欲下輿酬應，忽有神者者，率王命持紅錦封條，搭於輦前，笙箏鼓樂，送至玉尺樓。有紅妝翠眉，盤龍鳳髻者五六人，侍立於左。又彈絃擡管，瓊花豔服者五六人，執役於下。一切棋帳筵宴，備極豐華。夜則扁鎖外院，魚更疊鼓，關防甚嚴。翌日黎明，王升寶座，廣收鱗屬，介屬，應考生共八千餘名，由龍門轉至玉尺樓，分左右兩廊，各依號次就坐，無敢譁者。王乃遣神君將意，謂命題取中，悉聽鴻裁，勿令魚目混珠，致茲物議。三日後，專候放榜。言畢回宮。無何，題紙飛下，一爲乘龍辨，一爲齊物論，生於樓牕俯視，有隱几臥者，有遶階行者，有垂首構思者，吟詠之聲，如泉流石，如風入松。歐公以下筆比春蠶食葉，洵妙喻也。午初，卽有投卷者，申末卷齊。生旋閱旋評，窮兩日目力，大都平通者十之三，舛謬

者十之七，無甚出色驚人之筆。後於第三日，忽執一卷，故作驚喜狀，曰：是可作狀頭矣。首題云：《易》之乾卦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蓋以六龍喻六位，明天道之間關，憑聖人之運用，如輪推轂，無適不宜，所謂乘也。至若王建詩：「五色雲車駕六龍」，亦極言馬之神駿如龍耳。周禮注：凡馬八尺以上爲龍。蘇詩：「詔賜天池八尺龍」是也。詎韓非子不察，猥以龍可狎而騎，夫龍，四靈之長也，超騰雲漢之表，婉轉河濱之間，變化不可測，銜轡不可施，聖人代天理物，乘之將安之哉！杜詩：「女壻沂乘龍」，言得壻如龍也。孫綽子曰：高祖御龍，龍指韓彭之類也。況自來以馬比龍者，不一而足。李疇詩：「金穴馬如龍」，此一證也。揚雄賦：「乘翠龍而超河兮」，註以翠龍爲總天子馬，此二證也。南史曹景宗曰：「我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此三證也。他如謝靈運之「方駕控龍馬，平路騁朱輪」，蘇東坡之「佳人自整玉花驄，翩如鸞燕踏飛龍」，乘龍之說，庸待辨乎？次題稱是，中有「戴角之驪，元難與麒麟爭雄長；九尾之狐，豈得與彪虎稱雁行」之句，遂加評點，以前三名進呈，餘則略分甲乙而已。至第四日，旭日方升，候揭曉者已塞滿於龍門內外，及榜發，則龜大椿第一，鼈永年第二，鼈步虛第三，所取皆世家大族，微賤如蝦蟆，蓋在沙汰之列，觀者大譁，有無腸公子，首發不平，謂是趣趕者，腹無點墨，徒能七十二鑽以玷此錦標，有知其弊所從生者，宣言毋隱，用仲公憤，或曰：傳題換卷，弊在左右。或曰：受賄徇情，弊在司

文。或曰，南金尚虛，蚌珠已賈，一辨一論，悉由夏侯挺刀。不量其爲瑾瑜爲瓦礫，而公然以之壓卷，可恥孰甚！一時喧嘩者，怒罵者，奮臂者，脹腹者，趁趨翔舞，浪湧波翻，勢將烹龍煮鼉，斬鯨刺蛟而甘心。於幕中客也，岌岌乎殆哉！王聞變出宮，遙見玉尺樓已折去大半，倉皇失措，思所以解紛而無術。適神君在側，趨而前，附王耳語。王曰：「善。」乃以誤用匪人，先下罪己之詔。仍硃書一牌，懸於宮門高處，令人揚聲唱曰：「夏侯蕙衡文不公，奪回聘禮，驅出境外。龜大椿等，貪緣鑽刺，永不錄考。所有前榜，剗卽塗銷。候另延公正，補行考試，勿再恃衆滋鬧。」於是衆情始洽，雖忘聲忘躁，黠類縮項者貫而出，烏啄蝗化者躍而往，餘亦鳥獸散。王謂神君曰：「是役也，非若有應變之才，斯時尙有恬鱗乎？」先是玉尺樓奉有魁星神像，當衆怒難犯時，生大伏神變，自分萬無生理，至是忽聞神叱曰：「文人無行，幾葬魚腹，今驚魂已定，不去將何爲？」言次，筆塗生面，豁然遂醒。起視，匱無絞綃，殿無龍馬，惟神筆塗處，有錢大黑點，終身不散云。

賈音子曰：夏侯生謀館心切，結而成夢。復以一念之貪，變美境爲怖境，雖錦心繡口，未足多也。文亦雅與題稱。

卷四

三士辨難

研友石處晦讀書於洗心泉後之潛靜亭。其地多長松瘦竹，間以老梅，宛然歲寒三友。余有一聯云：山澗露冷松眠鶴，月白亭空竹倚人。愧不如「竹外肯松竹下梅」，爲能一句而三者並舉也。甲辰仲冬，石子挑燈夜坐，忽聞亭前笑語，窺之，一叟貌含古意，自稱巢雲隱士，一少年玉立亭亭，自稱淇園韻士，相與於月下縱談，似有兩不相下之意。韻士曰：「子固蒼髯叟也，或又稱支離叟，未審何繇？」忽曰：隱士，昔者入丁固之夢，十八爲公，休徵猶在人耳。若秦皇封爲大夫，則鼎足而三者，身受之矣。倪岳詩「露華猶拂御街松」，李夢陽詩「退朝曾對掖門松」。溷跡廟廊，而託名巖穴，何異盧藏用之於終南，令人譏仕宦捷徑耶？」隱士曰：「時地不同，志向各別，信如子言，勢必使螻之屈者，蝨龍飛，豹之隱者，皆虎變，不且白雲冷，青山孤哉？吾也，礪刃多節，自量非棟梁材，含星瀟月，聊作陶潛宅裏之一株以

視低或拂檻，老尙出牆者，孰優孰細，當自有辨。杜子美曰：「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謂非詩史歟。韻士曰：「固哉，叟之爲詩也。去惡竹，正以愛美竹，不求其解，而第泥其詞，是竹無子遺也。然則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獨非子美詩乎？夫化龍棲鳳，言近於誇，而不俗見許於騷人，有斐竊附於君子，大用大效，穢竹爲笛作笛吹，是也。小用小效，乞竹寬編養鶴籠，是也。間嘗以渭川勁質，與齊魯千畝桑相抗，叟眎爲蕭寒郡假節侯一流乎？」隱士方欲致詞，突有廬嶺傲士，芳香襲人，舞袖而前曰：「二子袁酒之會，獨少青梅，無怪口舌爭長，迄無定評也。請仍以古詩斷之：五言如『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疎』，七言如『徑松參漢周官肅，鳩竹藏雲商易深』，此以平列見者，分之則二妙也。又五言如『松竹生虛白』，七言如『雪竹風松醉格高』，此以統舉見者，合之則雙絕也。奈何君子攻君子，刻意吹求，致類桃柳爭妍耶？於是兩情方洽，茂對如初。韻士曰：「文人之筆，半屬子虛，卽如傲士，謂不脫寒酸風味，則有之，詎趙師雄託之於夢，林和靖寵以爲妻，宜若月姊化身矣。乃梅兄之稱，又疊見於詠花諸子，袁豐曰：冰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而巡簾索共，及江上梅花冷笑人之句，又若善笑莫如海者，是皆無足深論。惟神既不二，盛亦難逢，盍各賦短章，卽煩亭中人記之，以爲歲寒佳話。」者曰：「謬士首唱曰：『月下流寒影，風中抗古音。淵明不歸隱，誰識後彫心。』韻士繼之曰：『落落數

竿直，脩脩，千個綠雅人對之雅，俗子對之俗。傲士曰：「小橋流水外，雪擁一枝斜，曾試和羹手，羞開
御酒花。」時，陌子寂，總已久，至是不覺失聲讚曰：「妙哉！」出亭跡之，木猶如此，三士香然。

賞音子曰：眼前景，口頭語，一經運用，分外鮮明。

張可人

張可人，本良家女，遇人不淑，抑而爲娼。初如學語鸚鵡，羞澁向人，嗣聞太平旦花月教主唐
氏者，雅擅風箏，老於世故，遷與對門，居執弟子禮焉。於是花逐其嬌，柳輸其媚，色藝爲姊妹行冠所交
皆靡，顧於王生潤之，情好尤濃。生貌奇麗，風流似張緒當年，間嘗並立於樓牕高處，途人自下
望之，咸目爲神仙佳偶。後有流妓馬媼，來自西南，稅居於朱氏之樓，適與可人爲比鄰。長女大珠，次女
小珠，俱豔奪芙蓉，非尋常鶯燕之比。某明經元宵竹枝詞，有「十五盈盈樓上女，看燈籠，看燈人」
之句，爲其姊妹發也。自二珠逼處，可人之門，車馬漸稀，而一壁之隔，笙歌聒耳，在彼之翠被新歡，悉在
此之烏衣舊侶，相形之下，尤極不堪。一再遣伴邀生，終不至，抑鬱憤懣，以訴於花月教主。教主曰：「與
魚善而鄰忌之，與鳥善而鷓嫉之，與西子善而東鄰妒之，恆也。雖然，習不可自燒，明不可自賊，何物妖

姬敢將春色關住。攜可人手，登其樓，相與從壁隙窺之，則匡床之上，三蛇踞焉。伸之可長數丈，目閃電，牙森劍戟，各吐徑寸靈珠，吹氣弄之，灼若火毯飛舞，紅滿一樓。忽踏梯聲，似是王生叩門。頃之所見，一無所有，一轉瞬而馬媪趨出應門，二珠則朱顏綠鬢，皓齒明眸，且故作海棠春睡，殊不知窺其隱者，早已肺肝知見矣。躡足下樓，同往密室商之。可人曰：「殆或王生喪無日矣。」教主曰：「否否，即用王生爲餌，再煩可卿爲綸，老身持竿其間，玉京子可釣也。居爲奇貨，不亦可乎？」可人曰：「願受教。」曰：「不觀越之所以滅吳乎？吾等略師其意，雖驪龍領下，方將探之，何有於尺澤之鱸？」翌日，相率過門，持玉帛爲媪壽，致詞曰：「妮子可卿，仰慕頌德，願依膝下爲箕帚婢，尙其勿拒。」言次，可人長跪待命，執禮甚恭。媪已首肯，小珠曰：「幣重言甘，得毋有詐？」教主笑曰：「素無嫌怨，詐何爲者？」人以禮來，而小姑疑之，屈殺可卿矣。」小珠曰：「可人先與王郎善，安知非入撞秦廷意，在趙璧？」可人暗驚，起向教主曰：「一點丹誠，專爲修好，小姑見疑，只合退休。」媪及大珠排解慰留，始具饌款客，並於後樓放出王郎，大珠左右挾之，以坐，微睨可人，低眉不敢仰視，醋意乃釋。大珠彈筵篋，小珠援琴爲數弄，生歌司馬溫公西江月詞，有「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之語。教主曰：「有堵如此，得所天矣。」至而請生，書生何福，遽此楚美，尚疑心未足，再於他處妄行一步，老身慣爲司花使，能以羅

帶牽來，任教踞跪妝臺，無人緩頰也。」盡歡而散。自是三日一饋鼎肉，五日一送酒醴，凡可以博媪母女歡者，無不屈意承迎，將之以順。以此日近日親，非可卿，則食不甘味。聰明如小珠，亦顛倒而入其玄中矣。俄而壽陽節至，教主曰：「褰旗破陣，此其時矣。雖然，斬蛇容易，得珠爲難。事至此亦惟放膽爲之耳。」先是生之迷於二珠也，未嘗不眷念可人，無如花關深鎖，若牢豚制於飢虎，曾不得舒展一時。迨半年之後，剝喪太甚，痿不能入。二珠漸厭惡之，遂不待逐客令下，辭媪出門，憤不復往。然已薄產蕩盡，瘦骨一把矣。可人館之別室，療以藥石，日澆脩瀧調攝之。前日壁隙所見，且不令知。懼其洩漏債事，至是始以所謀告。囑令屬垣靜聽，如約遵行，毋遲毋躁。乃隨教主，攜榼登媪樓。教主曰：「妮子可卿，咸承恩庇，承茲佳節，聊備小酌，爲姥及二姑壽波。及老身亦得一潤渴喉，莫使食指不應。」媪曰：「阿姥作客之心，切於主人請客之心，敢不整頓食神，一助清興。」維時依次列坐，理鶻政焉。無何，飲入深際，可人請媪行令，媪曰：「自來歡喜場，視我輩惟知唱曲，今日僮學誦文，且喜坐無酸了，雖錯讀弄璋，無傷也。」隨於案頭抽得六麻詩韻，宣令曰：「信手指一字，居左者誦古詩一句，居右者誦子書一句，令字落誰，飲一巨觥。」教主曰：「妙妙！」媪指「蛙」字，大珠曰：「身鳴蛙不屬官。」陸游小珠曰：「辟逢怒蛙而軼之。」伊文可人指「鶻」字，皆落可人。媪曰：「吾代一觥。」飲畢，令至大珠，指「鶻」字，教主曰：「臉

橫秋水髻盤鴉。孟遲嫗曰：「鷓鴣嗜鼠。」陸子皆應教主飲。大珠曰：「吾代一觥。」飲畢，令至小珠指「葩」字。嫗曰：「俗骨變換顏如葩。」蘇軾。可人曰：「春葩含日似笑。」湘灘新論數之，皆落。教主曰：「商鞅作法矣。」小珠曰：「有緹縈在。」阮航連飲，不餘點滴。嫗曰：「岳家父子兵，豈畏人哉！」教主指「瑕」字，可人曰：「趙璧前時誤指瑕。」方子大珠曰：「乘瑕則墜者瑕。」管子三瑕字皆落。可人嬉大笑，可人跪求代。嫗曰：「妮子可憐，吾母女分飲可也。」令至可人，指「蛇」字。小珠遲遲，教主曰：「吾代誦二句，『劍挪妖蛇裂』。」阮藻又曰：「蠅蛆食蛇。」關尹子嫗母女如聞霹靂，神色陡變。教主，可人急趨而出，反扃其戶。初聞據案呻吟，繼聞滾樓叫號，久之，聲息俱無。教主拍壁者三，突有三健兒，各負雄黃一囊，應聲而至。啓戶，其人則蛇形已現，僵若死籛。健兒各以一囊壓其首，可人剖腹取珠，懷之以歸。蓋行令時，壺分鴛鴦，嫗母女所飲，盡鴛鴦毒也。挖出焚，腥聞數里，怪遂絕。後以三珠易胡人十萬金，拜教主爲母，合爲一家焉。

賞音子曰：妓家以假而向人，是其恆態，不虞爲虺爲蛇，又有如馬嫗母女者，檮壁獲罪宜也。然而唐氏之謀，毒於蛇矣，食於人者，可不慎歟！

段邢氏

白無玷言：遊義段雲章，家小康，而艱於嗣，年元知非，始舉一子，曰如松。妻邢氏，好今無間，距松甫五齡，而邢忽染病，謂雲章曰：「夜夢不祥，殆將不起。他日其新孔嘉，休使暴虐吾兒。」章曰：「何遽至此，高一不幸，有子承宗，奚必狗尾之續？」邢曰：「義夫坊吾見亦罕，竊有請者，設遭焚廬之謫，君弗抱薪以助，則存歿均感矣。」言訖歎。日竟死。雲章殮以絳衣，葬於北阜，往往著靈爽於夢中。一再以如松爲言，謂泉臺之下，萬緣皆空，惟此耿耿難忘耳。厥後雲章娶前鄰吳氏女，三五年間，先後生二子。曰如柏，曰如竹。吳氏心在柏竹，而貌示慈愛於松。恆曰：「閔子蘆花，吾弗爲也。」雲章以此坦然，加以寡年多病，家事一任吳氏主持，巨細概不過問。先是吳於待字時，卽與鄰人趙巫有染，出嫁後依然藕絲不斷。如松漸長，未免爲眼中之釘，思所以拔之，而無其由。會雲章大病，延趙巫於家，作種種祈禳之法，已而曰：「段氏之神告我矣，必得親生一子相代，尙可延三十年壽，否則續命無方，空費參苓耳。」時松十一歲，柏竹一七歲，一五歲。吳氏曰：「汝三人誰能代者？」柏竹皆曰：「能。」吳氏曰：「家有長子，汝二人烏可僭越？」於曰：「父苟獲生，兒何惜死。約於兩日之夕，焚香告天，夫然後行。」松退而

自思死期已迫，禮宜一辭母墓，含淚出門，望北而走，約半里，遇一絳衣婦人，迎而謂曰：「親汝面有晦氣，惟南城鄭秀才，能脫汝難，盍往求之。」松聞言南轉，黃昏時已抵鄭門，鄭以教讀爲業，性侃慨，喜通文，如松亦在弟子之列，旬旬登堂，跪請曰：「松不見容於繼母，願先生教之。」因以巫言告。先生曰：「嘻，孝哉！得死所矣。雖然，生而致死之，父母之心，爲不若是想，君且去，明日俟我於庭乎，而我將召吳國拔趙幟焉。」松歸，仍以辭墓告吳氏，喜匿柏竹於外氏，蒙蔽雲章，備棺以待。次日，鄭與其徒數人，赴友人席，貪杯中物，竟忘如松之約，乃倒傾偏提，而酒不下注，依稀有一絳衣婦人，舉袂中攔，條又不見，乃大叫曰：「吾過矣，吾過矣！」急率其徒，奔赴段氏，至則門已緊閉，破牖直入，先將趙巫擒獲。吳氏避入後園，爲絳衣婦人擠落井中。視如松則繩縛於椅旁，置毒酒一卮，尙未飲也。鄭手解其縛，嘆曰：「儼職哉！世路也！蛇因蛙，蠃因蛆，螻蛄因蝶，螳蟻因蟬，不意母子之際，動此干戈。」解已，曰：「出乎爾者，斤乎爾者也。」命縛道巫於椅，即以其所欲飲於人者，還令其人飲之。嘆曰：「幽深哉！天道也！雀爲蛤，雉爲雁，鯤爲鵬，人爲虎，不意反掌之間，貽茲果報。」揮令其徒各散，攜松而逃，隱於西蜀者十年。患難中仍課如松讀，冒咸都籍，得登賢書。一日，接其父雲章札，謂年逾古稀，尙覺健飯，如柏、如竹均餼於庠，前事官以情出，遂憤，久置不問。乃奉鄭歸里，父子弟兄，猶及相見。雲章泣曰：「娶一胭脂虎，幾殺千

里。鄭先生恩不可忘也。一他日述及當年所見絳衣女鬼，雲霧撥然悟呼，那夫人者三，一病而絕。

賞音子曰：趙巫狗肺，吳氏狼心，那夫人則慈雲一朵也。卓哉鄭生！在義俠傳中，是劉勳一流。

某配軍

沈有欣言：盤水配軍某，不記爲何省人，在配日久，露魄無依，露水自給，以其粗通文墨，憐而問之，答曰：「自作之孽，其又誰咎？」備述犯案之由，亦可醜也。初配軍在本籍時，貧無妻室，調蒙廟口，學館四無居人，茅簷竹籬，聊蔽風雨，一身之外，祇一牝犬相隨。雖血氣方剛，不爲徒之好，而既慙東鄰，有誰窺宋，徒喚奈何而已。一日者，慾火大熾，陰念古人中亦有與異類爲偶者，降格而思及其犬，又懼其不馴而噬也，繫於柱，更以股底之糞，分執糝兩足而淫之。如是已非一次，門人中先有瞥見之者，後一九齡幼童，漏攜書本，去而復來，見柴門靜掩，從笆籬疎處窺之，則狗苟之行，方與未艾，童子何知，排闥直入，配軍怒其敗乃與也，耳根一拳，刻即殞命。有人報知其父，霎時哭泣而至，配軍曰：「爾子不遵約束，爲吾失手致斃，請赴有司，甘罪無詞。」其父曰：「師之於弟，如父之於子，撻之者正以愛之，也不幸而死，奈何訟乎？」收屍掩埋，其事已寢，惟天陰雨溼，輒聞鬼哭，所淫犬，往往向之而吠，方謂楊布之

犬，亦嘗自吠其主，恬不爲怪，乃無何而齧其衣，又無何而齧其腿，怒極，仍以脫底桶束縛之，而絕其飼。明日跡之，不知所往。童之父，自理兒後，每夢其子牽一帶桶黃犬，掩面而泣。醒時詳之，不解所以。一日晨起，忽有黃毛牝犬，帶桶奔入，正夢中所見也。疑之，徧加訪察，略得梗概，乃赴縣申訴。縣拘配軍到案，初猶支飾，又見犬與桶，知有物憑焉，天網未可倖逃也，供吐實情，發配於此。其悔過詩曰：「昏室冥冥一念差，頻牽意馬入姦邪。坐懷誰信良爲狗，翻手方知腹似蛇。鬼使虛堂明有鏡，天教穢骨老無家。三千里外回首，慚愧婁豬與艾豎。」後竟老於配云。

賞晉子曰：昔帝女以犬爲家，此配軍人又以犬爲室，皆異事也。觀繫柱束桶情形，卽應判以強姦律，況因而致死幼童乎？雖晚節自悔，何補前愆。

醉鄉侯

丙午仲春，家伯晚兄，從故紙中，檢出陳文一道，曰答醉鄉侯，未審何人筆也。驟讀之，似與辨姦論同一用意深刻及察其大旨所存，則溫柔敦厚之中，寓勸善規過之隱，不易一字，以附映影集中。其文曰：

客有醉鄉侯者，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擅班馬之長，奪歐柳之席，實則囊錢滿車，不足爲道，玉屑滿篋，不足爲寶。因其有劉阮嗜酒之風，王四嬭罵之癖，是以見者影駭，聞者響震，桑梓莫敢與競。一日者，辰飲過量，似睡非睡，放言於文宮外。土地之神，恐其入而狂悖也，遂入廡下，與之坐而問焉。曰：「子何不平之甚乎？」龐然曰：「帝君掄材之宰也，乃龍廢之中，不皆上駟，鐵網而外，竟有遺珠。如某者，特時命不猶耳，豈戰之罪歟？」神曰：「嘻！吾語子，子其少安勿躁命之說，由來久矣。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後論者雖多，要不若劉孝標之辨爲甚。詳其言曰：『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無虔劉之志。』又曰：『靡顏膩理，哆囀頤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吾以爲殒壽也，彼夫好勇鬪狠，自經溝瀆者，非命也；貧富命也，彼夫博奕蕩產，遊戲失業者，非命也；窮通命也，彼夫樽櫟自甘，砥礪自磨者，非命也。夫宗廟瑚璉，園林鴻鶴，雖不見用，而自然可珍，如仲尼見忌於子西，子輿見阻於臧倉，尙不聞怨尤乎？天人顯困而不知勉，不足而不知學，昏昏然日惟酒食是議，迨至繩短汲深，三戰皆北，輒譁然以時命自解，是何異混敦窮奇，檣杙饕餮之徒，不自責其不才，而曰命固不如蒼舒、隕獸、檣戴、諸昆季、伯壘、仲璫、叔獻、諸賢人也。豈不悖哉！且夫德行本也，文藝末耳，躬行君子，寧使文藝不足，而德行有餘，不使文

漢吳良詩獲父亦解哀吟。揮子亦知長嘯。其不爲樵夫之笑者幾希矣。醉鄉侯聞而氣阻，怒欲擗拳相向。值帝着透張桓侯出，問何刺刺不休，神具白之。桓侯曰：「是豈可以口舌爭哉！」用丈八矛刺之，於是酒驚爲汗，午夢亦醒。

賞音子曰：酒在前則鑿鑿，酒到口則奇。酒入腹則樗枿，酒後依然混敦。一人而兼四不才子之長，亦不可以口舌爭也。德行二語，亦與桓侯之矛同利。

馮汝霖

雋水馮生汝霖，字雨人，數歲能詩。值春明其父問曰：「春在何處？」應聲曰：「梨院暖風飛燕燕，柳橋微雨囀鶯鶯。」聰穎大率類此。十四補弟子員，書學破仙墨光飛動，凡十戰棘園，不售，遂放浪形骸，縱情詩酒。有時學阮請之哭，有時類陸雲之笑。又或於山間林下，歌屈原山鬼篇以自遣，所謂騷則風不如我，窳則得過且過也。一日辰起，瞥見妍友黎曉堂飄飄然來，蓋判袂已十餘年矣。茲忽變儒爲道，趨前執手，笑曰：「故人角勝之心，至今略平否？」曰：「盲不忘眇，跛不忘履，此心如窮兒呼盧，雖屢負之後，猶勃勃作得意想，曷云能平？」因問一別多年，渴棧正濃，仰瞻丰度，得毋仙乎？黎曰：「野人心

近雲鶴，足不踏毀譽之域，未敢云仙，顏亦不俗。吾子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曷易輒從吾游乎？生唯唯。一時乘輿出門，隨黎所之，覺足下雲生，耳邊風吼，雖快馬下峻坡，未足喻其輕捷。俄至一處，城臨大海，一閣高插雲漢。黎曰：「此蓬萊也，方丈瀛洲，近在指顧。」二人游覽未竟，適宵衿數人，正於閣中請亂，以戲樓落成，乞題額聯。生與黎在旁作冷眼觀，須臾仙降，署一「呂」字，題額曰：「作如是觀。」聯曰：「不點地爲家爲國爲天下，布成夫千世君。這幾個入，忽鬼忽怪忽鬼神，演出異樣文章。」生笑曰：「額聯自可，亦人間語耳，奚必託之天上。況十處請亂，九處有呂，何呂子之不憚煩耶？」衆怒，詈何來狂生，強預一舉。黎挽生袖，急趨而出。衆衿追之不及，乃已。黎謂生曰：「本爲避喧而來，奈何自尋苦惱。」且行且勸，日漸西沉，生曰：「吾子初學道時，卽不食人間烟火乎？」曰：「何邊能爾。」曰：「果爾，則余入焉能如水滸傳，李鐵牛之隨神行太保，只圖步快，不管腹枵也。」黎大笑，向東一指，洞府大開。凡歷數層，見琪樹灑翠間，一童迎而致語，謂師尊傳諭，客客飢矣，塵氛未淨，可免入見。黎爽然者久之，轉歸私院，早已燈燭煒煌，華筵肆設。生西向，主人東向，豹胎鮐腴，窮極水陸。生意修道者，不應如此奢靡。黎曰：「款客則熊鮮魚美，自奉則鷄儉鷓廉，殊非一致。」席散，導入精舍，支榻奉客。自於對榻設蒲團焉。生問：「此何如地？」曰：「此三島之一也，吾師含真子主之，門下弟子，不下千人。子果誠心向道，

明齋再晉詞吾師」。生口中唯唯，陰念積學半生，未獲一展抱負，且平日有三善，一見色不亂，一臨財不苟，一買螺放生，現雖年逾四旬，倘聯步登瀛，富貴方長也。此念一萌，反側難寐，連呼隣堂，已在匪鄉。再思合屬子高自位置，豈屑仰彼鼻息，秋試在邇，不如歸去。披衣起，躡躡出洞，且喜月明星稀，來路可辨，約十餘里，天光漸曙，迎面牌樓曰「萬緣關」，關內酒帘飄處，一婦當鑪，體敷皓雪之光，臉奪天桃之色，見生而驚，向內呼曰：「月娥！月娥！薄倖郎至也」。一女自簾內出，各執硃紅短棒，要遮於道，口中呢喃腕底瑋琮，未審何由，而鳳共打鴨也。值渡口二郎神經過，帶往行宮查詢，婦人曰：「妾鄭氏，前娘不幸與彼爲隣，被渠淫詞挑逗，已有幽期矣，因夫家防閑甚嚴，懼禍而止。此女名月娥，亦與彼爲鄰，相約於岩桃花下，既解帶矣，探其肌理欠細，敗興而止，兩人皆懷春身死，控於本境城隍，謂一止語言講戲，一止手足勾引，均未及亂，但去科名而已。妾等不服，知今日渠必經此，故借寓於賣酒之家，以雪此憤耳」。神曰：「狂生既品愧魯男，汝等亦節遜羅敷，既經判斷，何又重翻」。叱令役卒，押往薄輪投生。一馮汝霖尚有茶客一案，就此歸結可也。俄而茶客帶至，訴曰：「某林姓，九江人，歲往通山販茶，路經通城，與馮汝霖相識，歷有年矣。某歲又往，馮豔稱通城葛布之美，販之利甚於茶，某因留銀二封，計二百交馮收存，先往通山販茶。迨回時向取，則封數是而銀數非矣。蓋渠隱去百金，以百金改爲二封

也。控於縣，縣驗印章不認，將某杖責，以渠贖財不苟，花紅獎賞。某含冤歸里，憤恨而亡。訴於冥王，王以一偏之詞，不准，是以奔赴行轅也。問生，則俯首認罪。神怒曰：「狂生既獲利，又邀名，抑何狡獪，仍爾！」命用鋸將渠身中分，一半還伊人面，一面現彼獸形。生痛楚萬狀，魄散魂飛，再合爲一，則獸形一半，已成殘廢矣。正追問賊私，忽聞行宮四圍，紛紛沸沸，如山雨初來，如潮頭乍空，一轉瞬而臺階之下，湧成螺山一座，一螺人言而前曰：「螺等散處溝渠，本無死法，慘遭汝霖假盜跖之財，襲宋襄之義，致令漁利者流，始則掃地而致之生池，繼又竭池而饜諸食館，半年中死於放生二字者，不可億萬計。敢投明鏡，照此覆盆。」神謂汝霖曰：「農者斷蛙於鋤鑿之下，蛙不得與農爲仇者，無心也，無心故無過，是故下車泣罪，禹之放生也，網開三面，湯之放生也，不網不射宿，仲尼之放生也。今汝名爲放生，實以殺生，況意在獲報乎？」移文南極，減壽一紀。生泥首叫屈，謂爲善而得咎，是阻爲善之路也。神怒曰：「口銳者天鈍之，目空者鬼障之，至今不自懺悔，尙曉曉置辯耶？」鼈堂一敲，萬緣俱寂。生如夢方醒，身臥廣莫之野，半巖拳大硃書曰：「欲平心，先平氣；欲平氣，先平情。」未暑「黎驥堂題」詢之土人，則爲海陽地界，去通城在四千里外，不覺放聲大哭。幸右腕活動如恆，一路賣字餬口，越半載，始抵門里。再向人言及，罵妖道黎驥堂不絕口。

賞音子曰：馮汝森飾三惡爲三善，蓋閒居無所不至，小人之尤者。黎曉堂猥欲度之出世，尙非知人，含眞子屏諸門外，可謂不惡而嚴。

產異四則

某婦懷胎時誤服游方道人藥，及臨臨，連產三蛇，驚怖三死，而腹中鼓動，猶若有無數蛇者。

某婦產一猿，墮地哀啼，鬚眉粲白，繫送於梵僧掘穴埋之，比穴成，失猿所在。

某婦產一雄雞，冠高三寸許，出胎時，伸頸長鳴，鼓翅飛去。

牛屠某，其婦產一物，一身四蹄，兩端皆牛首，四角見風暴長，不逾時而盈尺，某懼，焚瘞埋之，自此

改業

賞音子曰：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似異而非異也。似此與妖作怪，迥出常理之外，則人事之反常可知矣，詎無懼歟！

鷓鴣

武弁某，有鸚鵡四翼，一綠羽，曰翠衣娘；一白羽，曰雪衣娘。調養多年，善解人意，能詠千家詩十餘首。廟事一聯，「出牆老竹青千個，泛圃輕鷗白一雙」，逐日教令誦之。比至爛熟時，翠衣曰：「輕鷗泛圃一雙白」，雪衣曰：「老竹出牆千個青」，雪衣曰：「竹青千個出牆老」，翠衣曰：「鷗白一雙泛圃輕」。翠衣曰：「一雙泛圃輕鷗白」，雪衣曰：「千個出牆老竹青」。信口吟來，頭頭是道。主人異常寶愛，有人欲以名馬寶劍換之，弗許也。一日自公退食，連呼伴當不在。翠衣曰：「伴當在奶——」雪衣不待詞畢，急止之曰：「毋多言，毋多言」。詎翠衣卒曰：「奶奶房裏」。雪衣曰：「糊話！糊話！該打！該打！」幸主人不察，顛預竟罷，而奶奶則聽之昭昭也。明日，翠衣中毒忽死，以問雪衣，不對。惟兩目盈盈，絕粒亦死。

賞音子曰：一言不慎，遂至殺身，翠衣可洞鑒也。如雪衣者，其識見遠甚，卒以心傷同類，義不獨生求之衣冠，不數數觀，何意於羽旌得之！

八 哥

八哥一名鷓鴣，字書謂之嘲嘲鳥，五月五日，剪其舌端使圓，教令學語，遂能人言。兩人多喜養之，

巖生者，謂之巖八。樹生者，謂之樹八。日則放之出籠，或飲啄，依人左右；夜則入籠栖息。至白露日，以幔圍之，謂之躲白露。否則多有死者。安黑塘塘兵桂尊，畜一樹八，名曰樹生。歷有年矣。遇有羽遜文書，常使樹生將事，無或貽誤。以此他汎塘兵，多與樹生識，樹生亦能悉甚姓名里居。一日與繁花塘修貴遇，修曰：「樹生，汝在桂尊好？」曰：「好。」曰：「曷不來吾家？吾多以牛脯啖汝，不勝似常食豆腐乎？」答曰：「樹生性與豆腐近，不願食牛脯。」歸以告諸桂尊，尊曰：「虎可德化，蠶可文驅，若而人者，不可以情禮喻者也。奈何犯之，禍不旋踵矣。」詎爲時無幾，聞門外呼曰：「桂公來！桂公來！樹生遭難也。」桂出門，四顧渺無蹤跡，尋聲而東，約三四里，則柳陰之下，修貴憩焉。桂曰：「見吾樹生否？」修不及對。樹生應曰：「在修貴袖裏。」修怒，捽樹生於地，挽桂尊髮，餽以老拳，穢罵而去。桂喘息稍定，匍匐往視樹生，宛其死矣。痛哭失聲，如喪幼子。忽樹生躍起曰：「莫哭，莫哭，吾詐死耳。雖然，勢不可以再留，留恐爲桂公禍，請從此辭。」言已，迴翔者三，直冲霄漢，不知所往。後聞修貴於睡夢中，被黑衣人扶其雙睛以去，終身成聵云。

賞音子曰：不厭故，不喜新，其詐死也，有應變之智，其報仇也，無反戈之痕，樹生可以傳矣。爲問青衣中有甘食豆腐，久而不渝者誰乎？視此能無愧死！

鴉

巴陵鴉甚多，士人謂之神鴉。猶記舟泊洞庭，鴉集帆檣，舟師以飯撒之，張口接食，略無驚畏。及去，舟師賀曰：「神鴉護舟，安穩無恙矣。」又河南下北廳廟工，爲河帥防汛之所，四周皆合抱松檜，無數鴉巢其上，節屆霜降，河員齊集，遇有鴉靈落冠裳者，羣指爲鸞遷之兆。而靈貴等處，一聞鴉噪，睡爲不祥。所謂北人喜鴉惡鵠，南人喜鵠惡鴉，風土然也。楚有在官某者，死之日，鴉攢其屋，驅之不去，聯翩翻，一偃百和衣靜時，如聞男號女哭之聲。入棺後，忽分四隊，按東南西南朔四鄉飛散，竟不知主何休咎。賞音子曰：古有鴉絲，以占吉凶，似有一定斷法，乃在北爲吉，在南爲凶，其理又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判案有膽

大凡決獄，賞有識，尤貴有膽。前在中州時，同袍曾談一案，至今誦之，猶娓娓動聽云：初，河邑鄧生士吉，愛其氏，氏生一子，妾邵氏生子若珠，美如溫玉，夫婦愛憐殊甚。四五歲，猶在懷抱，嘗言晚景對佳兒，

不餐亦飽，不裘亦煖也。以此年十三四，不使出就外傳。每屆夜燈紅時，妻續於左，妾紡於右，自於其間授章句焉。所謂相依爲命者。若珠居營，請問知東南尤村爲嫡母外氏，西北邵村爲生母外氏，相去僅七八里，而父不命往，因亦安焉。一日，生將他出，諄囑尤、邵，好視岑珠，勿令擅出庭戶，日夕當歸也。珠請於母，謂兒年已長，幸不庸煩，奈何輾駒久繫，履數尺之地，睇一線之天，身本冠纓，行同粉黛，雄飛之謂何矣。兒欲乘此一省渭陽，計父日夕方返，兒於日中先回，似亦不致違迂也。沈與邵憐其詞意，慫恿且天日晴和，途皆坦許之，貿然遂去。詎日中不至，以迄人影散亂，倚閭望穿，而謬言還者，下爲其子，而爲其父，甫入門，回環四顧，首問若珠安在。尤與邵相對失色，疑若木偶。詰之至再，始以實告。同村村乎，抑邵付乎，又惘然若陶犬不吠，瓦雞不鳴而已。生轉解之，謂或舅氏止語耳，明晨跡之，不得於沈，必得於邵。然口如是云，而心旌飄忽，慮愈亂。迨三向盡，三人白眼相向，各無一語。忽聞慈鳥夜啼，聲隱竹裏，中隱隱有呼爺喚娘之聲。生曰：「吾兒歸矣。」大呼珠兒，山谷響應，燈在四照，影影杳然，恍惚至天明。尤曰：「吾奔東南。」邵曰：「吾奔齊北。」乃奔至東南，東南曰歸之。尤於是趨幸西北，奔幸西北，西北曰歸之。邵於是趨幸東南，二人相遇於離娘臺，詢悉南北兩無之也。執乎，並曰：「吾二人者，何以見我夫子乎。」遂於道左各攀一樹相向，而縊生自妻妾去後，徘徊中庭，久無香氣，乃託

門戶於鄰媼，自往尋之，奈山路絕少行人，苦無問者。約四五里，見瓦屋二楹，曰山神廟。廟外白蓮十畝，花葉正濃，恐少年貪看風景，或致失足。繞池一週，茫然無覩。惟垂楊樹下小艇橫焉。懊惱再行，又約三四里，未審何由，仍轉至山神廟前。廟門兩扇，係婦女紮足紅帶，拴住鐵環。疑之，解帶直入，見若珠藉葭葉爲蓆，側身酣臥。身旁花瓣隨風飛透，喜極呼之，不應，搖之，不動。急撲於懷，嗚呼！死矣！膝下人道閻割血積成餅，正放聲痛哭間，值尤、邵二村，適以投環凶信來報。生魂飛氣結，逾時方甦。含泪赴縣，搗鼓鳴冤。時邑宰羅公，字虛谷，老吏也。聞鼓升堂，錄供附卷，傳諭里正謹守屍身，足帶寄庫。俄據里正稟，郎生於投詞後，轉至白蓮池，瘠子悲妻，投水身死。羅公惻然。明日，次第於雛娘塚，山神廟，曰蓮池，驗看各屍，均與報詞無異。再查廟內，並無僧道，廟外四無居人。白蓮池，係民人何姓之業，住宅在二三里外，歲惟藉歸業主，花葉任人採取，不禁也。勘畢回署，細思此案，證佐毫無，憫此一家四命，欲爲昭雪，何從著手？聞令隱几而臥。方朦朧中，見一總角書生，手執白蓮，叩頭不已。公曰：「爾非郎士吉之子若珠耶？」倏忽卽又不見。續有三蟹，橫行沙際，突來三麗人，一執李，一執桃，一執柳，各捉一蟹而去。公醒而參詳，莫測端倪。既而里正來，見謂某於六月二日，路經白蓮池，見姑嫂三人在池采蓮，未審與郎姓之案有涉否。問：「姑嫂何姓？」曰：「巨族也，現有爲中丞者，爲御史者，甲科鄉榜，指不勝屈。」公曰：「得毋封府

乎。曰：「然。三人者，一李氏，一桃氏，女名柳姑，皆絕美，里有狀元榜墨，探花之目。」公曰：「噫！誰謂夢景難憑哉！李、桃、柳姓名適符，三蟹，三鼎甲也。特不可牽夢入案耳。」以訪聞爲詞，差役持票，逕赴府提人。封族大譟，抗不聽提。公具稟上聞，奉批：「案關四境，虛實應由地方官推問。如審確，務專拖累婦女。該縣亦干未便。」封不得已，始將李氏三人送縣。城鄉遠近，爲觀鼎甲來者數千人。公驅逐各散，暫於宅門內，擇靜室三處，各以女官媒監守，戒不得一通語言。夜靜時，隔別提訊。知李年二十，桃十九，柳十六，無不妖豔絕倫。而柳於柔媚之中，眉目帶有殺氣。至應對之便給財，又並鷄齊鳴，聲不啻是夜無供。次日，先提李氏問：「封莊去遠池幾許？」曰：「三里。」六月二日，姑嫂采蓮，有語：「曰：『有之。』」轉問采蓮何罪？公曰：「采蓮無罪，殺人有罪。」曰：「誰殺人？誰爲見人殺人之人？」公曰：「侍無人具，所以殺人。人雖不見，神實見之。」李笑曰：「以上偶爲殺人見證，公能以是達上官乎？」公曰：「不能以是達上官，終須以是破奸宄。」諭令長跪東廊。次提桃氏，供詞與李氏略同。諭令長跪西廊。乃提柳姑問及瓜少女，不守閨訓，乃於三里外采蓮。耶曰：「與嫂同行，人三成衆，朗朗青天，又非晝夜，公法雖嚴，何至有晝行之禁？」公曰：「晝行雖不禁，然或因淫奔，甚或因而殺人，如汝等之於郎者，既現，有敗葉殘花爲證，及早供認，尙可從寬。」柳姑曰：「何謂淫奔，何謂殺人，皆所不解。又甚

得耶妹耶？珠耶玉耶？馬牛不及無勞下問。公命將足帶擲於其前，問此爲誰何物？曰：「是物也，織造鋪以萬計，賃郎擔以千計，可趙可錢，不限不李。今物出自公，意者公夫人物乎？」滿堂駭然，而公無怒容，但令長跪。是日又無供，連審十餘堂，始而跪，繼而立，終而坐。或給李曰：「桃、柳吐實矣，而李不搖如故；或給柳曰：「桃李吐實矣，而柳不搖如故。騙以術，嚇以刑，而李、桃、柳不搖均如故。維時封族又大譁，謂事既莫須有，應將婦女發還。似此有心鍛鍊，豈不置死地不止耶？烏集公庭，立誓領人。公與之約，再三日無供，卽當解綬聽議。封尚噴有繁言而退。公焦灼已極，一官已置度外，所慮三犯有一不測，則致死平人，獲咎滋甚。是夜，許公座於城隍廟，自扮閻君，選精館書吏扮鬼卒，煩少尹蒙假面，掛赤鬚，扮判官。再煩二尹扮山神，三更許，閻君升座，鬼卒提犯跪捧下。閻君曰：「汝等因姦閹割郎若珠一案，早據山神詳報，何於陽曹，狡不成招耶？」柳姑曰：「公智亦窮矣，公之聲音笑貌，妾等聞見已稔。堂堂百里侯，不能決一獄，而作兒童嬉戲事，可笑人也。」李與桃同聲和之。一時堂上堂下，意致索然。閻君拍案叱曰：「淫婢尚懵懵耶！吾日則理陽，夜則理陰，已有文移知山神，今渠帶引一千冤鬼，約於此時會審，想應來也。」俄而判官唱山神至，閻君離座承迎，拱而向右坐定，姑嫂竊視之，儼然山神廟中泥像也。神色陡變，伏不敢視。閻君曰：「郎士吉夫妻父子，曾否傳集？」曰：「現在廟外。」呵令放入，一聲雷動，陰

風四起，殿角生涼。李氏等辱身後，嗚咽咽，聒耳。心山神曰：「汝等淫污吾地，罪已難追，況復逞凶殺人，波及三命，天理昭彰，豈容漏網！如再狡展，寬宥報寬可也。」忽見李氏、桃氏自批其頰曰：「郎先生，我說，我說。」柳姑亦自批其頰曰：「郎小官，我說，我說。」爰將致死情由一一供吐。先是看珠之母出也，曠若離籠之鳥，翩翾奮飛，比至山神廟，因炎威正熾，入廟暫憩，詎封家姑嫂接連已罷，看珠花籃亦赴廟納涼，適與若珠相遇，睹之物而移情，邪能亂正，具色身而賈禍，女反先男初，柳花爲戲，漸且握手言歡，翻而淫之，禮李翻風於前，天桃鼓浪於後，迨至小姑問渡，則春意闌珊，柳絲無力矣。撫摩再四，依然入定之僧，恨極願取籃中剪刀，閣之若珠遂死。李與桃驚懼先奔，柳姑埋剪刀於石香爐下，解足帶拴住門環，跟踏亦逸。至是，見若珠一家四鬼，並山神齊來對質，莫能再隱，甘服厥辜。壽羅公命取凶器驗之，血痕宛然，其案乃定。封族亦無能置喙矣。或曰：此案介在微茫，公何堅執不移也？曰：屍身衣冠具在，其非盜殺可知。足帶爲婦女隨身之物，爾與她連，而柳姑等探蓮日時，又與若珠交闊日時，相印證，不於此中跟究，尙何處捕風捉影乎？至三蟹之說，以爲吾曾夢焉，可以爲吾未曾夢，爾當託焉，亦可。於是中州同袍，僉服其有識，尤卬其有膽云。

賞音子曰：步步虛聲，層層疑影，翻空出奇，文境絕佳。

枉斷殺身

湖南某孝廉，該者忘其郡邑姓名，登第時，年甫十六，父爲議婚某氏，亦盛族也。迨吉之日，紅錦織天，花鬪貼地，笙簫盈耳，朱履充庭。而女家妝奩之富，亦復百兩以將。填塞街巷，以此蝶鬧蜂喧，賀客多有不識者。昧爽紗牕日照，孝廉尙未出堂，謂是宴爾新婚，眠不覺曉耳。遲之又久，試令婢媼窺之，則新婦笑兀坐，間以新郎，嬌羞無語。衆共跡之，得於洞房後之圍室，然而身首異處矣。舉家駭絕，其父母如摧肺肝，新婦亦噤痛欲死。檢點箱篋，凡金銀釵飾，失去無存。以愬於宰，宰詣驗，並查洞房門戶，毫無撥動情形。顯有開門揖盜者，心疑新婦，帶歸署，細加研鞫。據供，新郎歸房，未卽就寢，且從容展卷恬吟，旣而秉燭出，約半炊許，履聲入戶，則燭已滅矣。摸索登床，賦好逮焉。此後身在睡鄉，新郎如何遇害，則端委漆黑，惟有痛哭而已。宰曰：「旣與同衾枕，覺其軀體肥瘠，果有異於人乎？」曰：「無以異也，惟兩手食指並無，僅八指耳。」宰曰：「汝於待字時，曾知親串中，亦有八指其人否？」曰：「有之，表兄某，兩次斷指戒賭，只今僅存八指。」宰大喜，立拘至案，則八指也。大怒曰：「汝二人，先有桑中約，至是戀姦情熱，謀殺親夫，難逃吾鑑。」二人仰天叫屈，剖白甚力，宰忿怒重械之，不承。加以三木，遂誣伏。問賊物，

曰鎔償博債矣。問囚器曰：存懼盜破，亦鎔之矣。鎔供通詳，屢奉嚴審，而始終強詞，謂兩山可移。此案不動，由是而府，而司，而院，犯供均未翻異。蓋翻則仍發本縣，未死於法，先死於刑也。處決時，大風拔木，天日爲黑，而宰且悻悻然，自詡明允事過已半年矣。一日坐堂皇，有偉大夫，頎然而長，突跪階下，稱係某邑刼鞘首盜。宰又大喜，意以拿獲鄰境盜犯，例得晉職，氣盛言誇，頗著矜驕之色。盜曰：「居官得免過幸矣，有心見功，適足致過。故卿大夫造福蒼生難，造孽蒼生易。如明公者，造孽大矣，竊笑爲者！」宰聞而氣阻，怒叱曰：「兵已在頸，尙病狂耶！」曰：「是言也專爲盜發歟？兼爲明公發歟？兵在盜頸，盜知之矣；兵在公頸，恐未之或介耳。」於是宣言於衆曰：「殺孝廉某者某也，冤哉！新婦與其表兄乎！高擎兩掌，則八指也。宰汗流浹背，退入後堂，束手待罪。兩死者之家，控於大憲，提盜親訊。盜曰：「盜非生而盜，其初窮迫之，其既勢逼之也。某當孝廉親迎日，豔具嫁費，頓萌貪念。乘賓客錯雜時，混至洞房窗外潛伏，意在得財而止。四更許，忽聞啓門聲，倉卒避入圍室，詎燭光漸近，一時恐被擒獲，突起殺之，非得已也。轉念既已殺人，則何事不可爲，滅燭入房，更添罪惡。新婦實不知其僞，俟其睡濃，攬其臂珥而逸。某月日又於某邑行刼，原可遠竄異域，因聞屢殺二命，某如萬刃攢心，奔赴本邑投首，如是者，豈爲滅等計哉！誠憐新婦者，玉本無瑕，死非其罪，某以空窳小人，殺其夫，辱其身，致令蒙不潔之名，干至重之

典雖宰之，竊突爲之，實則造端於某某不爲之昭雪，千載下更誰知此奇冤乎？請就市曹，萬死無悔。」
供竟，呈出七首，曰：此凶器也，賊在某處，典肆乞取驗。如言取至，令女家驗之不謬，除盜並案正法外，院司以下分別議處落職，而以邑宰擬抵入情實云。

賞音子曰：官之喜怒，民之生死，關焉當打鼓升堂時，不以爲可懼，而輕喜輕怒者，不知兵之在頸者也。至盜之投首雪冤，則盜亦有道，其良心猶未盡泯，居官數語，直可爲邀功者當頭棒喝。

一肩花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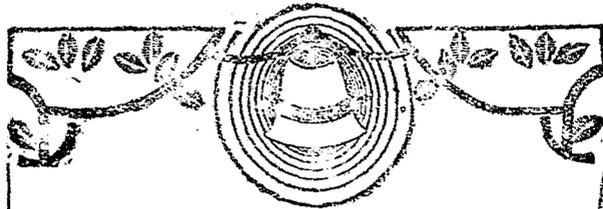
花郎，鳳嶺人，鬻花爲業。日向雲林深處，採取松柏桃梅之有畫意者，先以瓦盆培養之，待其花葉濃翠，或市錢或易酒，以此謀生，卽以此行樂。人呼爲花郎，彼亦暢然志滿，花郎應之也。年近八旬，鬚眉蒼古，每朝敵初上，備冠草屨，肩花入市，擔頭掛酒罇，一旦遇酒友，則中衢開樽，以醉爲度。帽簷簪筆一管，遇詩朋，則懷出一卷，標其籤曰「詩酒帳」，笑指某頁某行，爲某日新得之句，立請推釀，不穩不止。而某年月日，沽酒幾何，亦卽相問開列，字跡或大或小，或楷或行，不拘一格。薄醉時，縱聲唱大江東去，足踏手舞，旁若無人。生平與物無忤，一團和氣。家雖貧，覺莖根自香，絕不向綺羅叢中，作搖尾態也。其

松下睡起一絕云：「一肩烟露活生涯，枕石眠陰到處家。午夢匆匆春有腳，細風吹綻擔頭花。」又曰：「占云：『風來蝶舞衣，雨到荷擎繖。鋤月種梅翁，一肩生意滿。』」故或又稱「一肩花郎」歟。後乃郎裴業，自稱小花郎，惜以無根假本欺人，所謂菑虎不成者。

黃音子曰：人生行樂耳，儻卒者何爲似此磊磊落落。若海外神山，可望不可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啖影集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范興榮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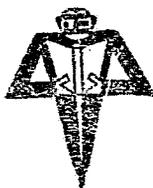
(1857)

校對：張翠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免審證證號字第二六一號

82

441179



2.00